

342
342
489ほ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始



342-48912



笹川種郎編

史料通覽

山槐記三

日本史籍保存會藏版

大正
7. 2. 8
購求

山槐記 三 目次

治承四年二、三、四、五月.....	一頁
同 年秋.....	一〇一
同 年冬.....	一〇三
養和二年(壽永元)正八月.....	一〇五
壽永二年二、三、四月元暦元年十一月.....	一〇七
同 年十一月.....	一〇七
元暦元年(壽永三)七、九月.....	一〇八
同 二年(文治元)正、二、七、八、九月.....	一〇六
文治二年三、七月.....	一〇三
同 四年正月.....	一〇四
同 六年(建久元)正、十二月.....	一〇四
建久三年四月.....	一〇五
同 五年正月.....	一〇七

兩段再拜、如形事也、次入御、予退、儲宮去月廿日有御着袴、今日御禊可着御奴袴哉否事有議、此事承治有沙汰、然而着御哉否之條不分明、仍可申沙汰之由先日示權大進時光、時光奏聞、被尋傳、所見不分明之由被申、昨日時光示送云、先例不分明者、傳予可計申之由有敕定者、予不着奴袴可宜歟之由申了、今日參宮之時時光曰、傳被申之旨如予申狀、仍不可着御也者、着御直衣之時令六借給、可緩御紐之由示時光、時光申女房、閉長御懸紐、御覽餽馬以下、引入南中門、引廻畫御座前、主殿官人四人炬火、副西東砌立、使不渡、先馬副二人引餽馬、次馬副四人、次府隨身二人、次蠻繪隨身二人、柳半比下重、而白鬚青、此事有兩說歟、常儀無面、只青練張也、青末濃袴、打懸緒、無繪尻鞘、差次手振十二人也、不具雜色、嘉承顯隆卿兼三事、爲春宮大進勸春日使、至于雜色并共官人渡南庭御覽之、此事雖有先跡、猶有夜物、召入畫御座前之條、非別仰者不可然歟、仍其旨仰時光也、各巡廻歸出中門、雨衣用標打行膝、尻皮以熊皮爲鱗云々、看督長四人括菓、

光長云、嘉承顯隆不令括菓、依不入陣中云々、存此旨不可括之由雖下知、猶聞誤歟、然而又括之不可有難者、光長用螺鈿細劍紫淡平緒、予退出之時於陣遇中宮使權大進光綱也、陪膳亮通盛朝臣、役〔送〕大進宗賴云々、
 二日甲申 陰晴不定、朝間時々小雨、春日祭也、仍奉幣如例、後聞、今日卯剋春日神主時盛死去云々、年八十四、自實光卿辨別當之時居此職、中比解却還補者也、兼知死期、雖勸念佛不承引、高誦心經、稱可候大明神御共、正念乍端座終命云々、
 今日祭、於祓所、中宮使著東宮使上、於庭座依位次云々、
 三日乙酉 天晴、春宮權大進時光來、申剋着陣、去年十一月任春宮大夫、歲末年始忿々相障、自然遲引之間、去月又敍正二位、仍所着陣也、去月廿八日依除目參內之次、觸藏人左少辨大夫史隆盛等、又雖無殊事、仰大外記賴業、如官人爲令誠候也、剋限送了、

參內、五條東洞院經敷政門代、床子座無人、然而垂裾過、立宣仁門代外、令官人問殿上時、歸來申云、申剋者、即着與座、辨未參、然而移着端座、令賦相待之、依下名參殿下云々、頃之歸參、申文史又遲參、左少辨仰史盛景遣召、即參入、辨於床子座見申文、大辨不候之由兼知之、仍不申請歟、辨着參議座見申文、予揖許、辨顧面、史跪小庭、予目、史稱唯着賦、申文儀如常、史退、次辨退、即辨下藏人方吉書、內藏寮請奏即返下畢退出、左少將兼宗、侍從忠季在共、今日不相具前駟、

四日丙戌 天晴、帥大納言隆被示送云、遜位之後初度御幸延久元年、寬治元年記可申請者、送延久爲房記借送了、又被命云、東宮藏人二人兼內非藏人、遜位之後、以非藏人可補藏人、事體參差歟、件二人進渡內如何、予答云、於院藏人者、雖不被傳之何事之有哉、至于東宮藏人者、一薦時房立坊日補之、三薦邦隆、四薦親家又同日補彼闕、而時經邦隆爲內非藏人、讓位日不補新帝藏人者、下薦各可超哉、爭有此議哉、又被命

云、保安先人御記、院號以後事、目六許可注給者、粗注送了、
 五日丁亥 陰晴不定、帥大納言隆被示送云、初度御幸直衣御裝束自何所令調進哉、御服所未定之間不審云々、御服所、年預相兼例候了歟、付之、後院別當之中、可爲年預之人、今度許令用意之條如何、答、今度彌關白被調進可宜歟、且御車ナド先例被獻之故也、

又云、御直衣文未詳、無左右可用浮線綾丸歟、猶小蔡如何、童親王直衣幾如此、又被聽禁色之人或又用彼文、即下物之由云々、先朝令用此文給之條、勿論之最歟、彼此之間賢慮如何、答云、兩條共不可有難歟、但讓位後日、新帝拜觀舊主之時、舊主不着黃檯染、着御青色袍、若因准此儀被用浮線綾如何、
 頭辨示送云、今日被仰下後院別當畢、帥大納言隆大藏卿雅隆朝臣等也者、頭辨先日所補別當也、來廿日可有御讓位、依爲執事、此人被仰下歟、帥大納言者法皇執

事也、令籠居城南之後、此人猶依堪其器、可仰執事云々、傳聞、爲法皇執事可有憚哉否之由、豫有內議、不可憚云々、

今日申剋、始着直衣參內、去月廿一日所被聽、今日日次宜、仍所着始也、左少將兼宗、侍從忠季在共、暫候小板敷、大理^時頭辨經房言談、次參中宮東宮御方、乘燭之後退出、

主上自去夕御咳病云々、非殊御事、但明日可被始御祈云々、頭辨申沙汰之間、出納尙親爲御祈行事不候禁中、向西京、頭辨自午剋至于乘燭數度遣召、逐參入、召籠小庭、

頭辨云、來廿一日御讓位未定候之由、內々奏聞、一定之由有敕答、藏人方事令申沙汰也者、

六日戊子 天晴、申剋着直衣參內、^{五條}先參東宮御方、次參中宮御方、次參內御方、御惱非殊御事云々、但陰陽頭在憲朝臣參內可奉仕泰山府君御祭、^{○參內可三字野本大本無之、}藏人左兵衛尉信政爲使、大膳權大夫泰親朝臣參內可

御所歟、猶同所可宜歟者、舊主、新帝、母儀讓位日御所事、行隆成不審、仍于於東宮殿上暗以示之、朱雀院以後、行隆染筆書取折紙畢、

九日辛卯 陰晴不定、朝間時々小雨、大原野祭也、奉幣如恒、祭事予分配也、而新宰相定能朝臣始奉行、仍不參、先日所觸予也、辨左少行隆云々、

十日壬辰 天晴、亥剋有燒亡、主稅助時晴朝臣、掃部頭季弘朝臣、天文博士業俊朝臣、陰陽大允泰茂等宅云、土御門北町西半町燒亡、火起泰茂宅云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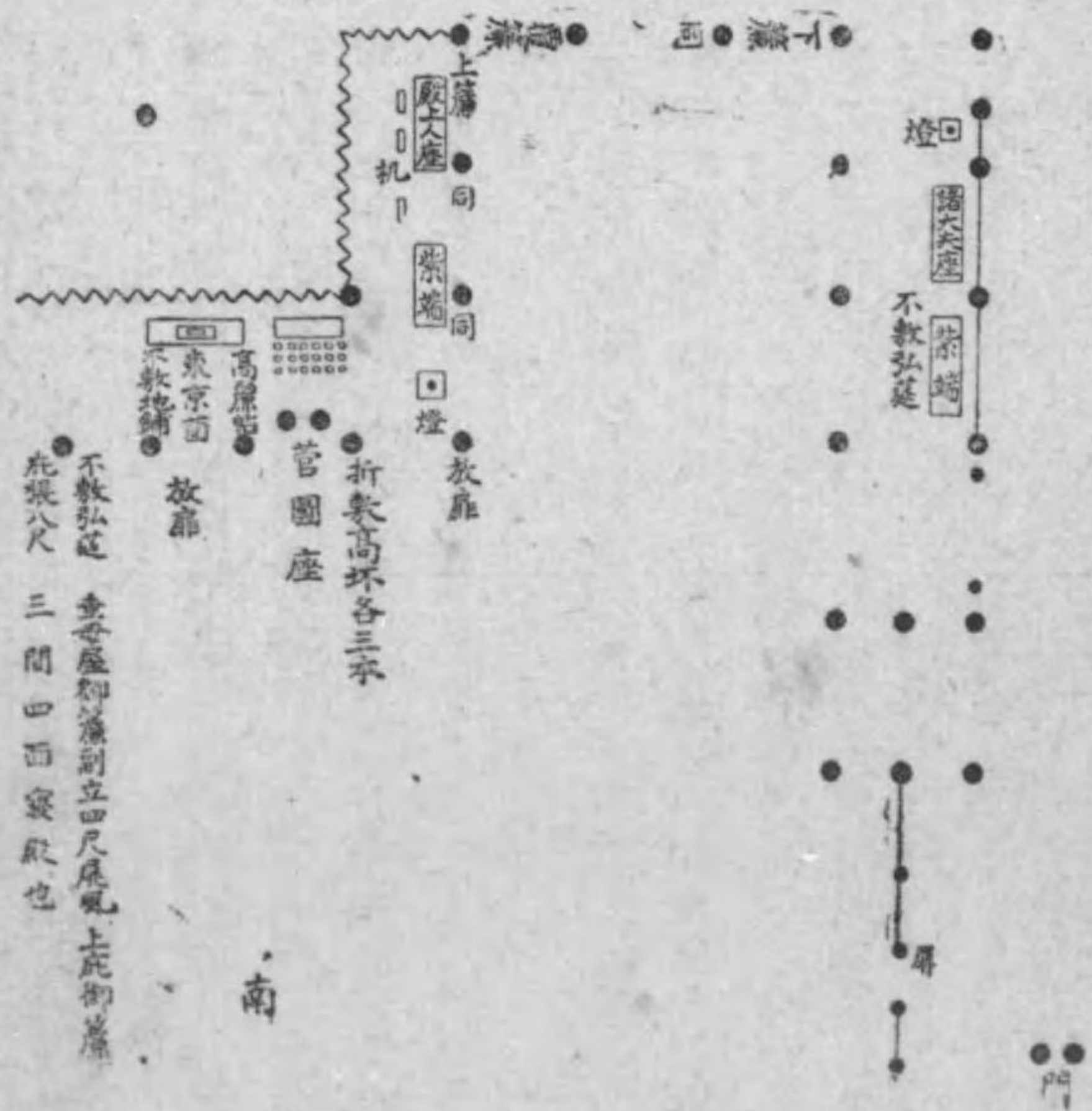
十一日癸巳 天陰、戌剋以下雨下、小兒男、食百日餅、去七日、五十日餅混合也、今夜關白舍弟^{母故顯輔朝臣女、年十歲、蓋得之、而}七^{七〇七}對本大本無^{七或也謬歟、}加元服、去八日自殿有御使、侍、可參之由也、仍晚頭着束帶先參內、^{五條東洞院、乘燭之後參關白殿、六條北、}頃之源大納言^{定房、衣冠、被命云、今朝宮內少輔棟植示送云、着}東帶可參入者、其後內々被仰遣云、着衣冠可參、可打^{裂子}參入、相共着二棟廊南座、^{常客亭也、}以寢殿南面爲客^{垂御座}亭、

戌剋、關白^直於西作合間南面着座、^{東面、間(〇開九)右府被來之由令出給也、此}

奉仕鬼氣御祭云々、祇園大別當良圓可奉仕天神供云云、頭辨經房朝臣、藏人信政、出納尙親奉行之、頭辨今朝參日吉、着淨衣乘與宮廻云々、依御惱不可參之由申女房之處、更不可止、早參詣可祈申之由被示、仍參詣、乘燭着直衣歸參、予參寶莊嚴院、依修二月也、先日爲頭辨奉行所被仰下也、法皇令籠居城南之後、所々修二月、爲公家御沙汰辨同所奉行也、此寺左少辨行經參入、刑部卿賴輔朝臣、右馬頭長房朝臣、諸大夫等取布施、

七日己丑 天晴、巳剋向東山見作事、乘燭之後歸華、戌剋、內侍所鈴破落云々、天承有此事、故殿爲藏人頭令奉行給、贈左大臣^時爲藏人同致沙汰云々、後聞、頭辨經房朝臣召陰陽師於藏人所令行御下、^{其日}藏人通業許着藏人所、御下越御藥殊重云々、

八日庚寅 天陰、午後少雨、未剋着直衣參內、候渡殿、以藏人左少辨行隆被仰云、御讓位日母后可御坐各別所歟、將同所歟、可計申者、申云、一院當代御例各別



座副四屏風敷之、先々敷同東柱乾、次源大納言予入東向戶、
 歟、座上燈又立公卿座上座柱下歟、
 着與座、次右大臣衣冠、前並束帶、着座、入東向戶、次殿上人
 右中將隆房朝臣、但馬守經正朝臣、左衛門權佐光長、光長一獻以、着座、
 前起座、經正一獻之後起座、權右中辨光雅朝臣二獻之後着之、
 先殿上人着座、大尊者可着也、此間左右近官人十一人立明、
 然而殿上人依致禮不着歟、
 頃之雨下、仍、次居加冠饌、本、前河內守資泰朝臣為陪膳、
 立南案垣下、
 散位家輔以下地下五位四人為役送、次居主人饌、本、攝
 津守以政朝臣為陪膳、前壹岐守盛業以下為役送、次一
 獻、勸孟治部卿顯信朝臣、瓶子散位親長、勸主人、顯信
 朝臣居常間長押端、其所甚狹、主人被擬右府、相互被
 居寄、其間一間半太遠、予孟傳隆房朝臣、隆房來予座
 下、拜笏受之、居汗、陪膳如先、納言手長盛業、殿上人
 座次諸大夫、役送入東戶、其奇恠、自後方可居也、予取
 笏氣色主人、今夜參議不候、仍中上、納言中上之後、箸下、二
 獻勸孟、予於東南簀子取盃、經南簀子勸主人、當間馬所、
 勸之、不脫字力、少納言惟基、主人被擬右府之間、主人饌當御袖
 取次杓、次主人召光雅、予傳殿上人令召之、此間居菓子、
 陪膳如先、居了之後權右中辨光雅朝臣正笏參進、跪南

簀子揖候、主人座被仰云、吉時問、光雅揖退、問時歸
 參、申吉時戌之由退、次取圓座一枚、東第四間副屏風
 敷之、為冠者座、散位仲資又取圓座一枚、同間南邊敷
 之、為理髮座、次宮內少輔棟範來東戶邊氣色予、予伏
 箸起座、向二棟廊南面簾前、若君、直衣紫調物、奴袴有白丸
 箸起座、予相從其後扶持之、經南簀子入常間、自圓座
 不結髮、
 東方着座、予自同間簀子退復座、次左馬權頭宗雅取
 冠、居柳置若公座坤、侍從家俊取泔坏置若君座巽、民部
 大輔兼定取櫛巾、以盥方置若君座前、右兵衛佐盛定、右
 衛門佐隆雅取脂燭參進、候理髮座左右、盛定在左、所謂座
 下之可置執數也、諸大夫二人盛脂燭於折敷持參之、次隆
 房朝臣解劍置座、正笏參進着理髮圓座、取冠拔巾子置
 之、次開櫛巾、解延本結返置、次若君跪、不解逆梳髮、搔
 分中、梳左方、以紙擦結之、件紙擦兼川梳右方、解合左
 方、卷本結、以櫛引邊輪、無敷、以髮搔分髮末、梳左方、以小
 本結々之、取檀紙一枚卷髮末、檀紙知方卷也、如口立文ニハ
 以紙捻結之、以小刀切之、以又仰次又右如此、或兩方結之後

切之、其切置櫛巾上左方、東、可隱置歟、次搔上髮入巾子、
 冠者自以、起座候東南簀子、次右府起座、直進寄着理髮圓
 座、取冠加之、右手取髮搔、先渡左方、次渡右方、復座、
 次理髮參上、又着座、理髮退着本座、此間予起座參進
 南簀子、脂燭二人前行、次冠者、次予相從、被歸入、主
 人被入簾中、本方冠者被着裝束、主人御覽之歟、嘉承例
 如此、次撤加冠具、次撤圓座、前正冠役人如先、次敷加
 冠座、高麗帖但馬權守長俊取之敷冠者座跡、々々取茵
 敷其上、次居加冠前物、前和泉守季長朝臣取打敷、白生
 役送五位諸大夫居理髮前物、机二脚、居殿上人座此後良
 久主人復座、被氣色、加冠移着之、理髮可着座歟、只
 在本座、其程近々儀歟、次源大納言取盃入加冠座東
 間、跪居巽方、此間右府可進主人御前之由、被目大納
 言、主人又讓之、大納言不居定、頗猶疑右府氣色、仍居
 定其所勸之、右衛門權佐親雅取瓶子、右府被擬主人、
 予起座、出東一間南面參進、跪當間長押端、東間居加冠
 其所、揖、捧笏賜盃、不揖酒入復座置盃、拔笏置之、取盃飲之

置座下、今度不傳隆房朝臣、依有別勸盃也、少納言信
 國取盃入東向戶、着理髮座上勸之、次五位取瓶子、此
 事可尋事也、於對有元服之時、其座上下之時有別盃
 歟、可勘知事也、次藏人東宮學士親經參進、跪主人御
 座南簀子、申被位之由、依殿下御氣色退歸、入加冠座
 下間、跪彼座巽邊仰之、藤原忠良、前式部少輔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其可宜之由、右府被中云々、忠良、擇之、其輔忠良兩字擇忠
 者殿下之家司名也、即改名云々、被正五位下之由也、右府可
 召辨之由被示也、親經退歸、光雅朝臣參進、跪右府座
 常間簀子、右府被仰被位事可傳仰內記之由也、次冠者
 於中門二拜、于時甚雨、次予起座、於東簀子取劍、野
 直柄、赤地袋入加冠座東間、置右府前、柄四、退入二棟簾中、光
 雅朝臣取理髮祿女裝束、又被奉馬、茶毛、備衛府着白帽者、着
 五位二人取、自西方引出之、欲引出東中門、棟範仰一廻之
 由、松明口口口口引廻之引廻口唯咫尺之間廻之甚輕々、引出中門、
 此間右馬權頭基輔參進右府座下取劍退、源大納言退
 入二棟簾中、右府被退出、主人被入簾中、前中納言、難
 着布、來云、禁色事奉行歟、予答無其催之由、納言退歸、

又來云、親經以消息可仰上卿之由申云々者、此事如何、於陣可仰事也、予逐電退出、老後雜役敷座起居粉骨畢、關白并五品可有參內云々、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左馬權頭宗雅、右少辨兼忠、右兵衛佐盛定、民部大輔兼定可爲五品之扈從、侍從家俊可爲關白御共云々、後開、五品參內、立中門被申慶、於殿上可被申歎、左少將兼宗申次之、自鬼間被參御前、主上御不豫、仍不出御晝御座歎、次昇殿付簡、藏人通業、秀才、頭辨經房朝臣爲湯漬對揚、次被申慶於中宮、權大進光綱申次也、不被召御前、次被申東宮御方、於同所被申云々、大進光長申次之、次昇殿付簡、藏人親家新藏人也、〇四字註力付簡云々、內御裝束藏人東宮學士親經令持小舍人、參殿下御直廬、五品着之被參中宮御方云々、

十三日乙未 天晴、午刻着直衣參內、先參東宮中宮御方、自去夕中宮聊御風氣御云々、但非殊事云々、次參內御方、未斜退出、向東山寄宿、爲方違也、又今夜守護神祭也、二月十一日中未日也、自去年十一日始之、幣五捧、供神物、精、有巫女神樂、賜饗、又與祿、十四日丙申 晚頭自東山歸三條、亥終剋東南有火、禁裏五條南、東洞院、近邊云々、仍着直衣馳參、少將兼宗同乘、着直衣上括、相具狩胡籜柏挾等、予不上括、火起高辻北萬里小路西、失火云々、北至于綾小路東指巽、出京極南、至于五條北、予先參東宮御方、以藏人時經申女房、又參中宮御方、以同藏人觸亮通盛朝臣、參內御方、關白直、被候鬼間、源大納言、定、房、帥、季、藤大納言、實、別當、時、右宰相中將、實、五條宰相中將、宗、三位中將、實、已上直、衣、辨大納言、五條宰相中將、三位中將、未、藤、直衣、然、而、火、事、之、時、定、事、也、藤宰相、衣、冠、等參入、火滅之後左大將、實、又參入、大理於中門廊召檢非違使章貞、仰可令壞小屋等之由、今間他官人等未參入、火勢猶盛、仍大理上括被向火所、腰輿令候中門北腋頭、春宮亮重衡

朝臣衣冠遣郎從等令壞小屋、又頭辨經房朝臣衣冠仰春宮權亮維盛朝臣、重服、衣冠、示予云、若有行啓、爲重服身不能供奉歎如何、予答云、如此非常時、不及左右可供奉也者、令遣郎從同壞小屋、予歸參東宮御方、二宮御車立西屏中門內、東宮晝御座南庭、中宮御方西也、召東宮權少屬資元、問所衆帶刀等見參、祇候中宮殿上、火滅之後、仰資元令進所衆帶刀見參、又參內御方、有燒亡奏、右衛門權佐親雅、衣冠、羽、官人章貞以下五人列立殿上口、北、上、東、藏人奏之、佐以下經下臈前退出、予於小板敷與藤大納言談、鷄鳴退出、右京大夫入道俊成家、左少將實教朝臣宅燒亡云々、

樣可被行哉、治曆之度夏間難被立門之由豫有議定、遂及七月畢、且逐彼例來七月可有御即位歎、而無宜日云云、兼又康保之例雖非規模、若於紫宸殿可被行此儀歎、且是官廳舍屋多以無實、造營非無其煩歎、仍加斟酌宜令計言上給者、綸言如此、仍上啓如件、
二月十三日左中辨經房
謹上 春宮大夫殿
禁忌月壞門立門事、
右二八月、本文云、刑德陰陽保合門戶、故凶、三月節以後伏龍在門、百日犯之凶、夏三月之間土公在門、犯之凶、仍伴月壞門立門例不覺悟候也、爲之如何、抑見參之時如令申候、長元年中四月修補陽明門、延曆弘仁貞觀被修補諸門云々、保安四年癸卯即位之時、被修補陽明待賢門了、不被准據壞門立門之例候歎、近則尊勝寺諸門三月葺殿打金物云々、又保元年中白河千體阿彌陀堂四足四月造立之、雖然於佛寺者不可准人門之由沙汰切了、又堀川院北門、二條殿東門、正月立柱、三月

十五日丁酉 天晴、藏人頭左中辨經房朝臣送書云、去三日書令日到來、來四月可有御即位事、任治曆例於太政官廳可被行其儀歎、而彼時其庭依狹小、壞南門改立民部省北垣、擬會昌門云々、仍三四月之間被立門否之由、被相尋在憲泰親等朝臣之處、申狀如此、副朝臣、人勸申狀、以何可爲指南哉、若就在憲朝臣申狀、難被立直者、裝束之儀定違例歎、何

九

以後被造之、禁忌沙汰出來、共即被壞棄了云々、不經數日、因之案、三月以後壞門立門之事一切不可候之由、所令存候也、加之先達皆可憚之由所勘申也、言上如件、

二月十二日

陰陽頭賀茂在憲

禁忌月被立門例、

村上天皇、

應和元年二月十六日庚辰、立內裏殿舍并諸門、

一條院、

長保二年三月廿六日癸卯、立內裏殿舍并諸門、

寬弘三年三月十日壬子、立內裏殿舍并諸門、

後一條院、

寬仁元年二月廿二日庚寅、立內裏殿舍并諸門、

後朱雀院、

長久二年二月十一日庚寅、立內裏殿舍并諸門、

後冷泉院、

天喜二年四月十一日甲辰、立內裏殿舍并諸門、

後三條院、

延久三年三月五日庚寅、立內裏殿舍并諸門、

堀川院、

承德二年四月十日戊子、內裏殿舍門廊立柱上棟、行

事民部卿俊明卿、參議季仲卿已下參着、

右宮城十二門之外、被立內裏諸門事、雖禁忌月不憚

之、先例如此、仍注進之狀如件、

二月十二日 大膳權大夫安倍泰親

三四月間被立諸門例、

長保二年三月廿六日癸卯、今日內裏殿舍門廊立柱上

棟、大納言時中卿以下着行事所、

寬弘三年三月十四日壬子、今日內裏殿舍門廊等立柱

上棟、權中納言俊賢卿已下着行事所、

承德二年四月十日戊子、今日內裏殿舍門廊立柱上棟、

權大納言俊明卿已下着行事所、

予申云、

被改立太政官南門禁忌事、

右來四月於彼官可被行御即位儀、仍可有件造作之

處、二月以後壞門立門有禁忌之由、在憲朝臣雖注

申、泰親朝臣、賴業真人等勘申被立內裏諸門之例、

且長治元年堀川院造門之間有此沙汰、彼時道言朝

臣等申云、貞觀十年二月立應天門、是中門儀也者、

就之案之、如泰親朝臣申狀、宮城十二門外不可憚

歎、今件門准會昌門、是又可謂中門也、然者任治曆

儀被改立之條何事之有哉、

於紫宸殿可被行御即位儀哉否事、

右康保例旁不快、不可有此儀歎、太政官舍屋多以雖

無實、治曆例被立後房之外、如東廳強非至要、雖不

被造營何事之有哉、猶於彼官可被行此儀歎、

已前兩條、以此等趣可令洩奏給之狀如件、

二月十五日 春宮大夫忠親

十六日戊戌 天陰、近江守爲清來、晚頭着束帶參內、

五條、今夜還御閑院、中宮東宮留御、予不供奉行幸、依宮

中無人祇候帶刀所乘可伺候之由下知之、又內御方令

尋可使瀧口被差二人云々、東宮權亮奉中宮仰、相共中

宮大進宗賴、東宮藏人等參入內御方、權知御所、令消

掌燈令取置帖等、予及半漏退出、

今夜左少將實教朝臣供奉行幸、一昨日彼朝臣宅燒亡、

彼穢中參內如何、

十七日己亥 天晴、申刻雷鳴、子刻着直衣參內、閑院、

五條、年來中門廊南二ヶ間放板敷擬弓場、今日所見之

如元敷板敷、立車寄戶、來廿一日可有御讓位、仍被改

歎、關白直衣、被退出、頃之帥大納言直衣、被參入、於小板

敷暫言談、次參東宮、五條、去夜依有行幸于閑院、於門前

下車、又參中宮御方、三條大納言、中宮權大夫、實

三位中將直衣、被祇候、頃之修理大夫直衣、被參入、及

晚大理直衣、被參入、自中宮御方、以東宮權大進時光被

仰予云、御讓位日東宮御所可〔爲〕何樣哉者、予申云、

經房朝臣先日申左府、申云、件夜只猶可御本御在所

也、其後以吉日遷御中宮御方、以件所可用清涼殿代、

以寢殿爲南殿、中宮可御東宮御方也、讓位日不御清涼

殿、准大内儀其理可然也者、存此旨之處、今日猶見御所體、東宮晝御座只三夕間也、東一間爲出御路、次間有御帳、次間立大床子者、自餘御厨子等不可立之上、無供膳路、雖一夜不可叶、然者兼可令渡替中宮御所之處、間數雖多、五間四面通也、但母屋一丈四尺、此張八尺、立御帳并師子形、御後無路、如御佛名最勝講被行之時不可叶、一旦以寢殿雖用南殿、如此公事之時、以南殿可爲御殿、甚可無其詮、如此里亭之時、以寢殿爲御殿、節會行幸之時、假放出南面用南殿流例也、且此間爲皇居儀如此、中宮又令渡替御出事由煩、猶御讓位當日早且東宮可遷御寢殿戶、先當日早且自大炊殿遷御堀川院、他所同所雖異、准之其儀相同、愚案如此、可隨仰者、仰云、只今遣召頭辨、以此子細可遣仰傳許者、即遣召、晚頭參入、仰此旨、申云、傳被申旨者、只私以事次内々申也、此事宮司奉仰可申歟、隨奉行事繁多、然而仰有限、早罷向可申也者、此旨以時光中宮密々被仰予云、頭辨日來申沙汰之由聞食所被仰也、今歟、令申狀得其心、凡自宮有此御沙汰體

骨不似事也、只汝付頭辨奏聞之樣可相計也者、其旨示頭辨、今夜宿侍宮中、至于御讓位日可祇候也、頭辨云、去比大内軒廊無風雨顛倒者、其日可尋記、仁安有此事、同無風雨、不快例也、其後無程有讓位事、十八日庚子 天晴、已剋着直衣、自直廬參宮殿上、即退下、女官來告召由、仍着束帶、爲參殿下上表所也、直衣、雖無帶、聊有存旨、又參中宮殿上、女房被示云、御讓位日可被改臺盤所云々、而立坊時廿人被付簡之後、參入之人雖多未付簡、又御讓位日自内御方女房多以可參入云々、件日皆可付簡歟、將追可被付歟、予申云、道理之所至、立坊以後參入人于今不付簡之條不打任事、今明可被付歟、至于御讓位日者、只以本簡可移載事歟、内侍之外件日強不可被加歟、内裏習、未付簡之人不通朝餉、不供膳役、尤可備如此事之人今明可被撰付歟、女房申此旨、又歸來云、此事尤理也、于今各不付簡不便事也、但此人々尤可付簡也、只不顯日來失籍、本自如付簡注載別紙、件夜賜藏人如何、又典侍一人件夜不可參、後日可付簡歟、又

内侍等員數有限、只可被付歟、予申云、皆悉本自如付簡件夜被付之何事之有哉、又典侍尤件夜可付簡也、其身雖不參、如殿上始皆書入簡常事也、可准據事也者、又女房、云カ、當今御時御讓位日新藏人皆付簡之由、内御方若狹局所申也者、又洞院局以書札示送云、件夜付簡人皆可着物具、表着之唐衣、打衣等也、而其外人如何、予云、不付簡之人不可着歟、又被示云、三夕日可着物具歟、而當今御時當日被着之、自翌日不着之由若狹申如何、予云、公卿殿上人三夕日間着束帶不着宿衣、然者女房三夕日着物具雖可宜、當今御例在近、左右只可在御計歟、此沙汰之間、五條宰相中將、東、被候殿上、未剋參殿下、六條、今日關白第三度上表也、博陸、直、被出坐客亭、中御門大納言、宗家、束帶、依、可參内云々、左大辨、東、被坐、先是召權右中辨光雅朝臣被仰可召作者之由云々、作者文章博士敦周朝臣雖參入、俄又退出、召求之間經數剋適參入、取副表草於笏參進、展置表於主人前、以下方爲關白座、展置之間數度被卷、仍押座下、令片○行入、置、讀申退、博陸卷之置前、召光雅、不被加、正此事等如何、

笏參進、跪簀子揖、隨御目參進、賜表草、殿下取直下、方被取之、取副笏揖退、令右衛門權佐親雅清書、清書間光雅朝臣持表函、檀紙八枚上置函、加細、置殿下御座前、逆行下簀子、拔笏揖退、頃之光雅朝臣持參清書、盛折數、染筆於、墨相加之也、置表函東方、座下、退下簀子、拔笏揖退歸、博陸取表、光雅拔笏之、不被卷寄之、取筆、被賦付、加名字、置筆卷之、取檀紙、被披見之、一枚、表、被披見之、端枚ノ下爾重テ卷之、又取二枚テ懸紙ニ加テ卷之、又取一枚、其二枚ノ懸紙ニ、又懸紙ニ加テ、開函蓋テ納表テ、覆蓋テ、以檀紙四枚裏之、上二枚乃端方、函ノ左端方、函ノ右ノ角ニ當ル、上下押合之、假紙裏布施之、聊以細紙、諸輪奈ニ結之、此間使未參入、頻遣催、良久右近中將隆房朝臣入中門車寄戶、可入北、參進、挿笏賜表退、次博陸召光雅、光雅參進、可召作者之由被仰之、敦周朝臣參進、候中門廊西簀子前、皇后宮權大進長經取白褂一領給敦周朝臣、取之降、立中門再拜退、清書人不賜祿、次博陸令入給、折數不、予逐電歸參東宮、大納言左大辨至于敕答剋限可祇候云々、博陸令敕答之後可被參内云々、庇車立車宿

前如何、公卿參入之時可立門外也、

予於直廡改着直衣、與大進光長藏人等開寢殿見廻之、

日來爲御殿、一昨日行幸開院、口下語、而來廿一日御讓位又以此寢殿可爲御殿、仍開見也。可立御帳料、內匠

察可懸壁代料、縫殿女官當日早且可召之由示大進、大

進仰出納并應、又壁代可引加之所并殿上幕懸料耳金

不足百五十懸、殿上鈴綱料栗形三可令作設之由仰應、

乘燭之間大進相共候中宮殿上之間東方騷動、驚出南

方見之、東方有火煙、起西北甚近、下人云、樋口京極云

云、纔四間也、風又極惡、周章向東中門廊、大番之輩數

十人在門、可昇御所上之由雖下知、全不承引、中宮東

宮御車令蓋西屏中門內、予仰藏人令上東宮畫御座御

格子、令取出御帳御几帳二本、自御所又被出屏風二

帖、予又向東中門廊、武士雖滿庭、一人不屋上、予又歸

參御所方、此間前右大將^{宗盛}參入、被壞東裏檜垣內小

屋、大理^忠被來云、火勢難防、二宮可渡御哉、予云、可

渡御閉院也者、光長云、二宮御同車可宜歟、予云可然

事也、但又兩方御車在之、雖各別何事有哉、此間大理

柏挾、近衛司等又柏挾、光長^{左衛門}同、人々或帶劔或不

然、伺火氣色也、公卿或上括或不然、予上括、五條南萬

里小路東燒亡、關白被參入、東帶、被相待表救答之間

云々、大納言定房、隆季、實房、實國、宗家、中納言時

忠、實家、參議實守、實宗、長方、三位中將賴實等參入、

火滅後予退出直廡、敕答上卿三條大納言也、行事之間

有火事云々、使左中將泰通朝臣、頭辨經房朝臣奉行

也、文章博士光範草敕答、去十四日大內記業實宅燒

亡、依觸彼穢不參之故也、

頭辨送書云、御所事以去夜趣奏聞、於無便宜勿論以寢

殿可爲御所也、且被仰合傳之處、被申旨如此之旨啓中

宮了、

今朝有廻風、自乾行巽、其勢甚極、先々有此風必有火

事、大極殿火事之時兼有此風、

十九日辛丑 天晴、御乳母洞院局以女官送書云、御讓

位日供御浴如何、答云、以前更不可憚、受禪之後者可

用吉日也、

午剃着直衣候宮殿上、花山院中納言、^兼右宰相中將、

守^實三位中將^實、參入、來廿一日可有御讓位、件日早且

東宮可移御寢殿、自當時御所當東、仍可令打丈尺之由

仰權大進時光、時光召丈尺於廳、令藏人高階親家^{新藏}

打御所簀子、時光注付丈尺於折紙、

南北

畫御座南庇八尺、中宮御方西面三丈、

御殿西面八尺七寸、

所積四丈六尺七寸、

東西

朝餉南面二丈二尺三寸、中宮畫御座南面六丈九尺

二寸、御殿南面一丈二尺七寸、

所積十丈四尺二寸、

予仰時光遣召陰陽頭在憲朝臣、時光以書狀召之、予奉

時光傳御許、有申雜事、其間在憲朝臣參入、仍以大進光

長賜折紙於在憲朝臣、問云、當太伯天一王相等方哉、

申云、不當太伯方天一天上、仍又無憚、依當乙方當王

相方、渡御以後十五々日不可令留御者、予問光長云、

不令留十五日忌御、只於遷御王相方者不可憚歟、光長

云、不可憚之由在憲朝臣所申也、此事又先例多事也、

但延久四年十二月八日後三條院遜位之後、雖可御弘

徽殿遷御飛香舍、土御門右大臣記云、關白出自御前示

云、先竟須遷御弘徽殿、而當王相方、仍猶御殿不快、余

申尤可然之由、同十一日記云、春宮大夫相遇言談之次

被語云々、余云、當日必遷御他殿者也如何、而達天臨

夜遷飛香舍云々、弘徽殿當王相方不御云々、竊案、雖

當王相方、暫問遷御專可無忌歟、後日問道平、同此說、

雖無益事、爲後記之者、同十六日舊主出御存儀一旦雖

問光長、在憲申旨又叶先例、仍此旨申女房了、予退下

直廡、招春宮大進光長中宮權大進光綱差饌、光長密

談五位藏人事、自立坊日奉公勝他、受禪日可浴恩之

由奏聞、道理之由有天氣、被仰合禪門、今日被申御返

事云、只任先例任道理可有御沙汰也者、當時五位藏人

左少辨行隆、東宮學士親經二人也、而於行隆者二條院

御時爲五位藏人、解官以後送十五年星霜還補、必可渡云々、親經辭文大辨申補之上身爲坊官、兩傍輩勘資業例奏聞、後一條院受禪日、資業爲學士五位藏人、件日不渡還補、此事天氣似宜云々、然而不便事歟、權大進時光任日雖淺、以謂位在光長上、又競望如此、此間未決云々、秉燭之後時光自傳御許歸參、示問狀之返事、

一、劔璽渡御時、幼主可出御書御座哉事、應德嘉承有出御、自餘不分明、仍所申合也、

返答云、成人之時猶有出御之例、於幼主應德嘉承不可比今度御齡、專不可出御、

一、同時晝御座御簾上下如何事、嘉承垂之、自餘不分明、仍申合、

返答云、嘉承依舊主御事若被相慎歟、專此條不可然、可被上也、

一、同時大夫可申次哉事、

嘉承大夫降逢攝政申事由、仍申合、

返答云、強不可然事歟、予定存知歟、

一、攝政被仰下藏人時、可敷圓座哉事、

延久、應德、永治敷之、自餘無所見、仍所申合也、

返答云、先例只今不覺悟、雖一代敷之者、尤可被敷上、有其理之故、

一、持參御衣御笏敕使祿有無事、

長和有祿、自餘無所見、仍所申合也、

返答云、長和例不覺悟、引見可申也、但讓位起楚忽事也、仍調祿無兼日之儲事也者、無沙汰可宜歟之由、有氣色云々、

已上大略叶愚案、先例有兩端事、且思後難、爲蒙彼計所令申也、但此事下官對申之由不可申、只爲宮中大事、爲存知參啓之由可被申之旨、所示時光也、

大盤所簡之女房事定、別當書檀紙被授予、或本自付簡人、或雖初參未付簡之人、已上四十人、此外自內御方十人許可被渡云々、立次第可渡新帝頭云々、此事昨日申女房也、大理於御前被口之云々、此事新頭可沙

汰、強雖不可注渡、爲省卒爾之煩也、件注文與時光立次第可賜藏人之由仰之、又示云、今加人若有九人者、四十九人可有憚也、先例除目任人憚此員也、可有用意者、此後退下直廬、頭亮重衛朝臣被來入直廬、被示云、右衛門尉行高可爲東宮進物所預之由可仰下之旨、自中宮御方所被仰也、可仰誰人哉者、可被仰藏人之由答了、件行高故六條攝政內舍人隨身也、御讓位之後雖可加、件預一日可經坊御時之由申云々、

廿日壬寅 陰晴不定、已剋着直衣昇、三條大納言、實、藤大納言、實、右兵衛督、通、新宰相中將、通、等參入、被候中宮殿上、予參東宮御方、宮自朝餉御簾令着出御、前大納言、那候御傍褰御簾、予候御前召扇、又亮候御前、大納言云、已奉付三代君者、暫令遊御入御、左中將隆房朝臣爲內御使持參御書於中宮、給御返事、紅梅句檜紙三枚被立文二品中宮、以亮被示云、御讓位以後御即位以前僧徒不可參內云々、尼如何、二品爲予答云、僧尼同之歟、但可被尋人々、又被示云、申合關白殿之處、被退出可宜之

由、所被仰也者、後開、二品今夜退出云々、後日大理被示送云、長元朱雀院受禪日、上東門院爲尼御坐禁裏、可相准歟者、予答云、長元例難准事也、有後一條院御事、其間自然暫不出御、以不虛不吉事不可爲例歟者、永治宇治左府記、御即位以前僧徒不參內之由所見也、先例又如此、東宮御乳母洞院局大理室家也、以權大進時光示云、御讓位之後不被始御祈之間、日來所被行也每日御撫物御衣御鏡令候陰陽師之許、其間可奉仕進之由、先日令計申給、存其旨之處、儲貳之時御衣、受禪之後着御如何、予云、此事先例忽不覺悟、案之何憚有哉、光孝天皇踐祚日元慶八年二月四日、自本宮幸內裏間、猶着一品朝衣云々、是故八條式部卿親王所記之由、見九條殿御記、受劔璽之後着坊御時御撫物何不准此事哉者、今日寢殿拂拭、明旦東宮依可遷御也、於寢殿可令受劔璽御也、此事非御裝束始儀、受禪事每事無兼日之支度は例也、入夜皇太后宮大夫朝被參入、於中宮殿上謁之、今朝可來蓬屋之由有命、而自去十七日宿侍宮中之由

宮、御璽內侍所未渡御、仍於門前下車、解御昇殿、宣劔璽渡御之間、命之後載授人解之、新主宣下之後又帶之故也。須供奉也然而脚病無術之上、青宮事依口口所馳參也、催行懈怠事等、權大夫知、同被參、自陣口、已剋許御帳以下雜物被渡云々、仍又權大進時光仰藏人等令立御帳調度等、藏人學士親經難此事云々、劔璽渡御之後可立御調度、不叶物儀云々、尤可然、但又應德御帳午剋立之、今度又御帳兼立之、濱床有之、已天子御帳也、自餘物隨之何事之有哉、新帝御所日來西北舍也、殿西北有其西北有東、今日辰剋移御殿北面、昨日所拂拭也、舊主自去爲御所、鋪設不改也、日來日次不宜之上、應德當日自大炊殿遷御堀川院、自然相似彼佳例者歟、母屋東五ヶ間、七間四面、并東廂切妻、准清涼殿、母屋南御座、四面懸壁代卷之、巡打簾代懸御簾也、南廂南面六ヶ間、東二ヶ間、北六ヶ間、西至于夜御殿戶、懸壁代之、件戶開外方、仍不懸壁上也、自開院被渡八帖、不足八帖、本宮書御座壁代之、六帖又先日所預置懸之二帖召加之懸滿之、本宮壁代之昨日懸之、渡物內今日懸加之、雖坊時召仕之也、兼日令藏人仰懸備之、又所乘口懸之、自懸懸高、母屋南面六ヶ間、本母屋東面二ヶ間懸御簾、口足二脚簡木等、外東底立日記御厨子四季御屏風等、其儀不似清涼殿壁間、南廂南面六ヶ間、同東向戶件戶不也、仍令懸改南廂代也、涼殿壁間也、仍不可懸御簾歟、御簾卷之、件御簾非新調、母屋東然而本自懸之、不令撤也、

第四間南階、立御帳、渡物內在濱床、懸壁三帖南北妻敷之、（唯、東南四上之、其間立几帳三本、立御帳事口口勤日、其前立師子形、其東間立大床子三脚、二脚東西妻並立、一脚其東妻、南北東大床子上南北行連立疊繪御厨子二脚、北戶方西大床子二脚間供厚圓座一枚、已上南端東西行立御脇足、紫地入筋金、無螺鈿、坊御時被立費御座之御脇足也、依在本宮不被渡之、副大床子間并其東間北戶東西行立置物御厨子二脚、件御厨子一脚立御帳後立之、予印以左管右、可置西御厨子也、御簾箱可置第二層四方、同層東方可置玄象、頭方可爲西、第三層可置鈴鹿、以東可爲上也、絃者以彈便置之、笛御所方、東底副南間格子南北行立日記御厨子二脚、南御厨子前敷陪膳圓座一枚、其南簾下東西妻立四季御屏風、已上渡物、御帳間南底供畫御座、之件御座用本宮也、但日來御所畫御座八尺間也、依無所也、御臺盤口今數較可耳、若仍兼日可令新調之由、仰大進光長、光長令出納仰造亮重衛朝臣許、今朝令進之、其上供東京御茵、御魚味之時亮新進之、事了返預、今又召上本在本宮、御座南方置御硯筒、渡物內、價大內儀寄東方置之、仍不被渡之、可依御座、仍寄四方令置之畫御座間南東西柱內供掌燈、在各御座東間副南欄敷管圓座一枚、爲攝政座、召令夜御殿四月內有二ヶ間、立御帳、件御帳先帝御時不被立里亭、在大內、今日大內所被渡也、其帳同畫御帳、但御鏡角等雖被渡物目六紛失云々、仍用本宮畫御

懸角御鏡等、又無御臺、以本宮朝懸御座三帖合敷之、挾本角懸西柱、令改懸東柱、以東可爲御枕之故也、康和二年南北妻敷之云々、天永三年大炊殿儀、依院宣東西妻敷之、不依便宜、猶以東可爲御枕歟、南北行以南爲枕、東西行以東爲枕之例也、而帝王以北不可爲御枕歟、權大進云、舊主御時此殿以東爲御枕、又副御帳西方敷高麗帖一枚、爲御乳母座、幼主時典侍座方敷御乳母座云々、此殿少間、無其所、不敷內侍座、但件座兩面不及本宮儲也、大內儀御帳北數兩面端二枚爲典侍座、南方敷同帖二枚爲掌侍座、又御帳東西各一枚、又副北壁立御辛檣一合、或又副西壁立衣架二基、今度依無其所無此儀、四角懸燈樓四、其下有打敷尺許、件燈檣舊主御時依不立御帳、寄中懸之、今度御帳依可相違、仰權大進寄角方令懸改之、兼計其程昨日仰此事、而內匠寮退出、今日改之云、不懸壁代、以東廂南第四間爲鬼間、立日記御厨子、渡物、北面西二ヶ間爲製御所、所謂夜御殿北庇也、東間西口懸引物、絹、以白祖懸之、其內敷懸綱帖三枚、西間敷同帖二枚、北孫庇二間敷大文高麗四枚、立明障子其東三ヶ間爲朝餉、立御調度也、等云々、依女房候不見之、其東二間并東北子午廊并其東卯酉渡殿北庇等爲臺盤所、件子午廊立御倚子、臺盤黑漆厨子火檣等、本宮在之、以同東北庇一間爲御湯殿、東北廊南面東三ヶ間爲渡殿、懸燈樓、用本燈檣、以中門廊東卯酉廊爲殿上、敷弘筵敷帖、今間猶不敷橫敷、藏人時房云、已立御倚子了、可敷橫敷歟、答不然之由、立御倚子、文杖雖載目六、小臺盤一脚、長臺盤不見、未渡歟、立臺盤、一脚先立之、是皆本

宮臺盤也、長臺盤今一脚關、立日記辛檣、坊時居火檣、置硯白令調獻給、頭辨兼日申云々、臺盤蓋等皆本在此御所、不宮物也、懸幕、渡、小坂敷々帖、渡院院、仍如元令(〇)无、敷之、其前懸燈樓、渡、立御膳棚、同、時簡劔璽渡御行列內物也、仍未渡、後聞、取(〇)被(〇)忘不備行列、御座覆懸棹并版標等自本在之、以殿上東二ヶ間爲下侍殿上、北庇東二ヶ間爲御膳宿、同東方爲藏人所殿上、北卯酉廊爲御厨子所、以車宿屋爲陣座、舊主爲御所之時敷敷數、鋪設自官方令催勤云々、以中門南廊爲內侍所、舊主御時爲內侍所、至于及不淨、猶今、以東築垣、副子午屋四ヶ間爲藏人所、西方、以朝令洗之、以東築垣、副子午屋四ヶ間爲藏人所、西方、以北築垣、副卯酉平屋爲瀧口陣、已上皆如舊主御座之時、本宮殿上臺盤所簡時簡御膳棚賜藏人所、殿上弓御湯殿受禪之後可、同給之、畫御座御帳依爲別御所不撤之、追可召瀧口弓也、撤也、壺切在中宮御方、後日可被奉舊主也、抑畫御座御劔舊主御時前關白被獻之、今度關白可令獻給歟之由、頭辨兼日申殿下、不可然之由有御返事、仍自舊主可被渡也、今間未被渡也、右大臣被參入、不被帶劔、隨身負狩胡籙追前、被命予云、行步不可叶、仍如遲參可

頭辨令藏人時房時房、示送云、兩三被下了、於殘可被省略歟、奉行事等繁多間若遲參歟、予云、各始被下之、宣下猶可宜歟者、此後令官人召大夫史隆職、隆職進宣仁門、予示之令立彼門代內、問云、頭辨被示可略之由、先例如何、申云、先々皆所被下也、就中貫首宣下吉書尤可被下也者、如此之間頭辨來着軾、予下吉書等、頭辨結一通退、予召官人令撤軾、爲所司軾不令撤歟、然而此儀用陣儀、陣軾不持參者臨時處分也、仍令撤之、歸參殿上方、依有可示女房之事、女官云、各被就寢了者、此間頭辨藏人少輔六位四人着殿上行臺盤、內藏寮居饌、三ヶ日可居、也○之、頭辨兼日仰彼寮云々、頭辨下吉書之間有供膳事云々、朝夕陪膳亮共勤之、應德兩度共頭勤、之、追彼例也、主上不着御云々、御膳具不被渡之、本依在本宮也、御臺盤供時不加蓋、然而本、銀器皆用坊時物、抑御飯、內者多、東宮少、自在之、今加之、爲之如何之由、采女來觸、於今者不可知、可觸頭辨之由仰了、抑今日御讓位以前不令供東宮畫御膳、仍受禪之後可供也、此旨令仰知藏人也、舊主畫御膳今日如何供之云々、

抑吉書了退出之間、於宣仁門代外頭辨云、賢所渡御日時不成勘文、先例或有勘文、或無之、以詞問吉時、於藏人所問也、內々直仰大外記賴業了、吉書以前奉仰之由可令存、又可載記錄、此旨又申賴業真人了者、後日三條大納言云、候禪之間可勘賢所見先例申之由被示、仍相、日時之由、頭辨被示、存其旨之處、猶引待之處無音、仍退出也、殿上臺盤了之後、藏人少輔參開院、奉渡賢所、相次劔璽即可渡御也、遲々不敵之由舊主被勘發、仰親經被行次第事等之間、遲參之由陳申云云、左少將公守朝臣、右少將基範、五位藏人親經等供奉之、兩將不供奉劔璽、留候開院、所供奉賢所也、殿上藏人所臺盤所簡作改之、頭辨兼內々仰舊主藏人通業出納盛俊等、木工寮可作進之由下知之、袋令召設內藏寮、召民部大夫爲雅令書簡、依頭辨命予今朝注送殿上人女房所衆等交名、此事示付備大進時光、殿上藏人親家出之、其外內可被渡女房、直可被仰內侍之由示了、後開、自內被注渡之、仍又時光送頭辨許云々、藏人所出納注出之、陰陽頭賀茂在靈朝臣、典藥頭定成朝臣被付藏人所云々、藏人日給云々、○六字一本作本文、有大殿祭、官方沙汰也、內豎奏時之簡可在行列、而取忘、賢所渡御之時渡之云

云、有名謁、有夜行不稱火危之詞、是先例也、此旨頭辨被仰知、不被仰宮主、不被下御炊、不被奉渡御竈神、在大內云々、

采女二人被渡也、出雲云、先々東宮御乳母、受禪之後、稱腰差賜祿物者也、主殿司三人被渡之、今夜各裝束、不定色、思々也、小舍人三人被渡之、

新帝御寢夜御殿云々、女房云、可有御寢朝餉、而無便宜、有御小任可御夜御殿也者、頭辨又申、御所如何、予云、兩所者雖何所同事也、打此旨云々、仍御夜御殿云々、今夜人々不追前、右府被示云、此事不知子細、劔璽顯令渡大路之間若畏心歟、但所存開院并此內若可追歟、右府兼被參入之間、被追前也、被存此儀歟、

被返納坊官於外記事、可被獻壺切於院事、後日職事擇吉日可申沙汰事也、今夜不及坊官之沙汰、傳聞事、

宣制間事、舊主於南殿密々有御見物、帥大納言隆、曰、我申行云、

着御束帶可渡御、藏人頭可供御草鞋、但不候劔璽、自清涼殿可供筵道、自南庭見直之可無骨、自南殿御後方東北渡殿南面遣戶可出御歟、還御之時別當大藏卿雅隆朝臣可供御草鞋也、此儀准保元例可申行也、然而無此儀、密々着御引直衣、相具女房渡御有御見物歟者、往年故左馬權頭顯定朝臣談云、白河院御讓位日、於三條殿御所妻戶口御覽劔璽出御儀、被仰云、心弱人不可行此事歟云々、彼人有所聞歟、

內辨召右衛門督實、賜宣命退下、被出軒廊東間、准大內東二間、此事有與、永治御讓位日字治左府記云、大臣(花園左府也)出也、故雅實太政大臣同出此間了、此等事無理之由、先日有禪問之仰、起仗座參進之時、一位用四二間、自餘時尙用東二間云々、今日大臣所爲不可然者、現神度大八洲所知須倭根子天皇我詔旨止、其萬、敕御命乎、親王諸王百官乃人等、天下公民衆聞食止宣、以薄德且天日嗣乎承傳賜留事漸送年序禮利、愚庸之身波、此位爾不可堪度、歎畏賜比耳、令避皇位賜比那、比那、所念行乎、天那、隨法爾可有支政登爲天、皇太子止定賜留某親王爾、此天日嗣乎授賜布衆諸此狀乎悟天、清直乃心乎持天、皇太子乎輔導支仕奉

隨身垂袴、壺、
權佐親雅、

如左權佐、

左兵衛佐、

權佐、

右兵衛佐、

權佐、

內裏事了、攝政被歸參院、被仰院司云々、
別當、

正二位行權大納言兼大宰權帥藤原朝臣隆、

正二位行權大納言藤原朝臣實國、

參議正三位行左大辨藤原朝臣長方、

正四位下行大藏卿兼越後守藤原朝臣雅隆、

正四位下行左近衛權中將平朝臣重衡、

正四位下行左中辨藤原朝臣經房、

判官代、

正五位下行宮內少輔藤原朝臣棟範、

正六位上 藤原 通業、

正六位上行左衛門少尉藤原 爲成、

正六位上行左兵衛少尉源 信政、

正六位上 源 定清、

正六位上 源 通清、

藏人不補、依無其仁也、以藏人爲判官代、以非藏人爲藏人之例也、而非藏人時經、邦隆共依爲坊藏人補新帝藏人、仍不可補諸藏人、今一人長正依父服有初度忌、不被補也、件三人猶在非藏人列、今夜不改作簡、只削藏人頭書別當字、削藏人字書判官代字等也、年號不改依應德例、後日可被改作簡云々、殿上居饌、後院勤之、有杯酌云々、帥卿并雅隆朝臣可爲執事云々、左大辨元補後院別當、棟範依懸望補云々、

廿二日 天陰時々雨申剋參院、院、於門前下車三條大納言實房、又如此、新宰相中將通親、曰、今朝關白參給、於陣口下車給、又云、今朝帥大納言（隆季執事也、八條三位實、參入、各被着直衣者、）

見所々儀、南殿御帳如元、有師子形未渡內裏、五條殿無南殿之故也、御口未懸也、御殿畫御座下方格子、東孫廂南二ヶ間元鬼間也、但日來一間也、今日口一上東南面御簾、東西對座敷高麗帖各三枚、敷之、爲公卿座、以渡殿對唐座、巡卯西屋東三ヶ間也、爲上北面、南北對屋敷紫端帖各三枚、殿上如元、簡不改、年號如元、削藏人頭字書別當字、削藏人字書判官代字等也、非藏人雖可轉藏人、一人依重服不補、二人那隆依爲坊藏人補新帝藏人、仍不補之間無藏人也、陣座車宿、如元、放板敷撤前屏等爲御車宿、御車未立次參內、參中宮御方、即退出、宜陽殿代用車宿、居饌、三ヶ日可有盃酌也、今日左少將兼宗在共、着束帶、依警固相具盃參入、昇殿之時帶之、參院不懸綾、

今夜中宮自內裏行啓閑院云々、予不供奉、受禪以後三ヶ日內母后行力行幸他所如何之由、內々有沙汰、猶早速可有行啓之由、自新院令申給云々、
廿三日乙巳 天陰、時々雨、今日不出仕、
廿四日丙午 天晴、申終剋着束帶當今未罷直衣也、參院、閑、垂

東對西面御簾、西庇南第三間敷經網端帖二枚、本畫即、此外皆板也、予先參中宮御方、次參院御方、無人寂寞、次參內、右中將隆房朝臣候陪膳、撤弓箭綾、綾不可撤歟、秉燭之後參皇嘉門院、九條、小御堂修二月、右府、右大將、良通、兼兼、前中納言賴、參入、大導師遲參、右府召奉行院司前相泉守季長被問子細、申云、爲勤新東北院大導師參入、彼修二月申剋彌被行之、今間參入歟者、此後猶不參入、仍法印家寬候參勤之、宿裝束也、不着甲袈裟如何之由申、右府被仰云、何事之有哉者、仍勤之、大導師布施殿上四位五位取之、下座布施、有御幸、仍公卿可取之處、殿上人皆取、右府召季長被尋之、申云、皆爲凡僧、仍殿上人取之也者、右府被示仰云、不可依凡僧、公卿可取也者、然而皆置了、事了退出、
今日被加仰下新院別當判官代云々、讓位日別當隆季、實國、長方等卿、重衡、經房朝臣、判官代、棟範也、

正二位行權中納言兼左衛門督中宮大夫平朝臣時別當、

忠、檢非違使
參議正四位下行右近衛權中將源朝臣通親、
正四位下行皇太后宮亮兼但馬守平朝臣經正、
從四位下行右中辨藤原朝臣兼光、
判官代、

正五位下行勘解由次官藤原朝臣定經、
御服所事經正朝臣奉之云々、

廿五日丁未 天晴、新院主典代來云、來廿八日可有御
幸土御門殿、着東帶酉剋可參入者、申承之由、是御遜
位以後初度也、

廿六日戊申 天晴、已剋向東山宿、依方違也、

廿七日己酉 天陰、及晚少雨、早且左少將時實朝臣
來、雜談次云、法皇自去月下旬比御飲水、年來此事不御坐、御憔悴不可云、密々召典藥頭定成、定成可參歟之由觸前右大將、
宗、早可參之由被答、此間不斷有御涕泣、令作卒都婆給、今一度參熊野口立之由令申權現給云々、
今日上皇尊號宣下如應德例云々、又御隨身事宜下云

云、左右大臣被申所勞、仍三條大納言房實奉行、攝政於
朝餉令書御畫給、頭辨申沙汰此事云々、
詔、朕以童稚忝纂皇基、承叔訓以傳玉鏡、似臨春水之
薄、在幼冲以撫龍圖、如馭鸞駕之花、

太上天皇澤覃四海、化被八埏、韜聖智於胸襟之底、鑒
帝典於掌握中、爰撝謙無撓、謝明德於禁園之月、遜讓
惟深、伴浮遊於汾水之波、大矣哲后、功成身退者、抑禮
有彝則、國有舊章、列代所照、可以率由、謹上尊號、為
太上天皇、普告遐邇、令知朕意、主者施行、

治承四年廿七日

有御畫 作者大內記業實、清書少內記業昌、

正二位行權大納言藤原朝臣實房宣、奉敕、仰、左右近
衛府生番長各一人、近衛各三人、宜為太上天皇御隨身
者、

治承四年二月廿七日

大外記清原光賴奉、

御讓位後政始云々、

又有使廳政始、右佐親雅着行云々、

有七瀬御被云々、御受禪以後初度也、前坊大進時光、

左衛門權佐光長、中宮大進宗賴、侍從公衡、藏人宮內
權少輔親經、藏人親家、行、非藏人兼時等為使云々、左
少辨行隆為勤使雖參入、頭辨云、六位二人相加為吉
例、不可勤仕者、優老歟、右衛門權佐親雅依着左應政
始除之、左少將兼宗雖有催、申所勞之由不勤之、此外
五位殿上人、及大夫忠良、侍從忠經許也、忠經未候以
同之、有院廳始、攝政、帥大納言、藤原大納言、國、別
當時、被着殿上、經房也、申吉書、公卿以下加返抄署、
次非參議〔院〕司等着廳、頭辨不着之云々、

新院日來雖非殊御事、每日時々有御溫氣、御面令赤
御、仍無御沐浴、今日始有御湯云々、

廿八日庚戌 雨下、入夜風烈、新院遜位之後始可有御
幸土御門亭、土御門北、東洞院、前大納言那桐家、秉燭儀云々、而依雨延引
云々、

今夜左衛門權佐光長年卅七、前坊大進、補五位藏人、讓位日雖懇
望不被加、舊主職事二人行經、親經許所被渡也、今夜
追被補也、光長參籠賀茂上社云々、

廿九日辛亥 朝間風雨、辰剋天晴、今朝藏人左衛門權
佐光長去夜補五
位藏人、出自賀茂、參中宮畏申侍中事云々、小舍
人久則來告、賜祿六丈絹絹、五疋、白布五段、是家例也、
他家不然、絹二疋、仕人三疋歟、此事後日所來談也、
已剋參鞍馬寺、未剋歸東山、及晚參前大相國、華山、次歸
三條、

卅日壬子 天晴、藏人在衛門佐光長來、問職事間事、

〔大炊御門本與書〕

山槐記十五册、借請今出川大納言〔公規卿〕本令書寫校合畢、

延寶二年林鐘下澣

權大納言經光

〔野宮本與書〕

元祿第五初冬初四一見了、

左將藤原定基

同九年四月再見了、

三月大建

一日癸丑 天晴、御燈齋如恒、供淨食云々、御乳母帥
典侍依輕服退出云々、

二日甲寅 天晴、今日可被行坊官除目、而延引、明後
日可被行云々、

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從事云々、去月廿八日後日光長來
曰、申請攝政御下襲表袴、賜補待中、先是參內給、

仍參內、不令出亭給、以人傳覽云々、若出邊(○遇力)給者、
出障子上戶也、而其所爲、即是客亭座下也、障子上南實子巡有障戶、
客亭際也、似無其便宜、仍先々入中門障車寄戶、可然哉之由先日示
合予何事有哉之由答了、又初當眼路隨居所(行)事、頭辨經房入件戶、
即跪中門廊、權右中辨光雅入同戶、跪四童子、頭辨者長當眼路之儀也、
權辨者悉(○跪歟)中門廊也、予當于御座也、以何爲是哉之由同(又)
示合、予答云、共有理、但御物忌之時奏文先跪、御所已平頭也、
若可准哉、頗有甘心氣、又曰、頭辨先結廣絹解文、爲房廊記雖不分明、
所了見、若先結臨時公用文歟、問左大辨長方卿之處、先可結臨時公用
之由、故入道大納言所了、予爲職、不奏幼主、於殿上廣絹解文
書下云、藏人左衛門權佐兼攝關介藤原朝臣光長、如此所書也、可次
出陣、下臨時公用請奏於皇太后宮大夫、朝、大夫在奧

東洞院北行、入御亭西門云々、于時雨下、即又休、上下
擁笠、但御車不張雨衣、

行列、公卿以下皆束
帶、用泥障、

先六位藏人判官代、

次殿上四位五位十四人、

隨身、小舍人、童舍人等賜裝束、或又不具小舍人
舍人、又或用古物、但用尋常裝束、

次公卿、下藏
爲前、

源大納言、定房、帥大納言、隆季、三條大納言、實房、藤大納

言、實國、新大納言、宗家、右大將、真通、皇太后宮大夫、朝方、

右宰相中將、實守、左京大夫、備範、八條三位、實清、

先例初度御幸或有馬副、今夜不相具舍人、或賜

裝束、或雖舊物令着尋常裝束、大將舍人居伺賜裝

束、不張口、大納言前驅等騎馬、副路傍在後方、似

狼藉、

次四位五位殿上人五人、或取松明、或不
然、可有十人歟、

次居伺四人、賜裝束、
取松明、

座、光長於奧座下之、大夫曰、尋辨、皆退出不候、無可下候人、
仍不可(○不)着端座者、此事如何、吉書
打任於端座可賜歟、上卿兼不可知辨不候之由、以次候供膳、陪膳
官人召辨之時、申不候之由者、其時懷中可退出歟、次候供膳、陪膳
右中將泰通朝臣、光長取朝蓋飯許、未被行解陣、仍出
陣之時取副吉書於弓、供膳之時置弓取蓋飯也者、今夜
有開關解陣事云々、上卿左大將、實定、新宰相、通同、若陣、
依無燻革及深更、解陣之時左中將泰通朝臣、右少將實
明、上卿被問之時、右少將藤原實明下稱
云々、右少將近衛司少將下可稱歟、左衛門權佐光長、右衛
門權佐親雅、左右兵衛佐不參、尉列之云々、有上皇詔書
覆奏事云々、

三日乙卯 天陰、及晚小雨、已剋向東山見作事、秉燭
歸了、今日宇治一切經會也、攝政殿不入給云々、

依幼主無御燈御拜、又不供御座云々、
無新院御燈云々、

四日丙辰 朝間晴、午後雨、休止不定、今夜新院遜位
之後始有御幸土御門亭、土御門北、東洞院東、大納言那桐綱亭、
先々時々爲皇居之所也、去月廿八日依
兩延引、今夜雖予不供奉、依五體不具穢也、秉燭之後密々
非其雨猶下、立車於二條町邊見物、戊剋出御開院東門、二條東行、

次移馬舍人四人、二重裏、形木上下、款冬
衣、白帷、平禮、不取松明、

次御隨身、賜衣、實持別
錄、其履中、

府生、左秦兼衛、
右中臣賴文、

番長、左秦兼衛(○續)、
右攝關貞弘、

次御車、唐、御牛黑、打交遺綱、
御車副八人、着羯襪、

御直衣、

次召次五六人、取松
明、

次廳官着衣冠、持御沓、居柳
實、

次下臈御隨身、持胡篋、菜
履中、步行、

次左兵衛督、知盛、御別當也、不道前、
候後騎之人如此云々、

次檢非違使源光長、六位、白晝、
冠、持胡篋、

次攝政、毛車、車副居伺
等不賜裝束、

前驅十二人、

頃之中宮同行啓、唐御車云々、被出蒨黃句出車五兩、
檳榔毛、女房衣思々、各二人乘之、華山院中納言、兼
別當、時忠、大夫也、藤中納言、成、右京大夫、基、藤三位、長
仍、仍在御車前、殿上人、宮司在御後、右衛門權
新宰相中將、通親、權亮也、在大夫前、

佐親雅在此列、垂纓不帶弓箭、佐隆雅依爲一員帶弓箭、

今日新院令着始御烏帽子給云々、無殊儀、帥大納言、執調進之、八角蒔繪二口、一口平禮、一口立烏、又御烏帽子、宮一合納、被獻云々、於女房中令着給云々、然而公卿以下布衣事未被仰下云々、

今夜被行坊官除目云々、御讓位以後御即位以前被賞前坊勞之例也、於攝政直廬被行之、源大納言、新大納言、家、皇太后宮大夫、朝方、清、右宰相中將、守、右大辨、方、筆、新宰相中將、通視、參入云々、

- 少監物中原盛房、帶、
- 刑部少輔藤原時光、權大進、左前左衛門權佐也、
- 木工少允藤原親能、帶、
- 左近將監藤原時經、藏人、
- 左衛門少尉平兼衡、帶刀長、和泉守信兼男、
- 源康資、帶刀、左木鳥、河內守康綱男、
- 右衛門少尉源光經、帶刀長、檢非違使光長男也、父子右尉如何、

藤原時賴、已上不給官、

盛房信家者陣行事也、假如瀧口事、時賴以御乳母給寄瀧口了、

坊官、

- 傅、左大臣、大夫、予、正三位第二中納言、兼雅時忠在上、
- 權大夫、知盛、正三位、左衛門、學士、經、從四位上文章博士、親大進、光長、正五位下、權大進、時光、正五位上宮內權少輔、左衛門權佐、
- 少進、去月廿八日補藏人、權少進、時兼、經、自立坊始不被任之、
- 大屬、成舉、史、少屬、資成、檢非違使左志也、
- 權少屬、資元、彈、主殿、惟宗、兼資、
- 主膳、藤原、正忠、盛光、主馬、平盛綱、左衛門尉、

予今度無可望之事、仍不申、

後日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語云、於攝政直廬撰申文、頭左中辨經房朝臣、藏人宮內權少輔親經、家司權右中辨光雅、六位藏人候座、申文不取目錄、又不付短冊、坊官一結、少屬、主殿、主馬、瀧口一結、置御硯宮蓋、御裝束行事家司散位信廣也、直廬儀、東上、南方爲湯屋、殿上御座

同則能、帶刀、右木鳥、美濃守則清男、

左兵衛少尉藤原景政、刀、左腋木鳥、

紀業兼、刀、右腋木鳥、

右兵衛少尉源忠顯、刀、左步射木鳥、

同季景、刀、右步射木鳥、

左馬少允橋康清、帶刀、左三結、民部大夫政清男、

右馬少允藤俊政、帶刀、右三結、

凡立坊時被寄十七人、其後不被加也、

平兼衡、源光經、已上

源康資、左木鳥、源則能、右木鳥、

藤原景政、右腋木鳥、紀業兼、右腋木鳥、

藤原忠弘、右步射木鳥、源季景、右步射木鳥、

橋康清、左三結、藤原俊政、右三結、

中原盛頭、藤原親能、已上今度

同 高清、源弘吉、

宮道康基、惟宗信家、

西面也、其乾方置御硯宮、以申文上方爲北、以西可爲上歟、此旨雖示信廣稱在存旨不直改也、殿下御座後不立屏風、故攝政之時立之、其時失、光長召上達部、此詞兼申殿下、先例或依爲初度不加有所勞之詞、只人々此方爾云云、何樣可存哉、殿下被仰也、只上達部此方爾、可仰歟、上達部詞不審事也、如嘉承例上薦一人執筆許候座、他人候休所、無勸盃、藤中納言、着陣、仰於右中辨光雅朝臣、令陰陽寮勘申遷幸大內日時云々、

今夜事等翌日安房守定長注送曰、

上皇御脫履之後始被修七瀬御被、殿上五位信、安房守定長、侍從伊輔、右兵衛權佐盛定、民部大輔兼定、少納言維基、已上東帶、依人數不足惟基兼二瀬、勤使、廳官一人各相副、右中辨兼光今朝覽日時勘文云々、

被始行仁王講、仰法勝寺令廻請預二人、初參云々、申斜有御報書事、勘解由長官俊經持參草云々、帥大納言、令藤大納言、奏聞、召應宮入之返給、以判官代勘解由次官定經下給定長、定長於北面書之、所下給、書畢以定經獻帥、帥又令藤大納言奏覽、返給、帥大納言於

中門廊被裏之、檀紙清書之時自御所下給殘(○紙カ)也、朴木宮下
表篋、年預感後守雅隆朝臣、大納言取之參內、判官代左兵衛尉
源信政、東帶、後成故障管、保安祖父爲眞、主典代左衛門尉盛俊
相副云々、

伏見去月廿七日 詔書、尊號爲太上天皇者、忽披綸
誥、已非素懷、外乖傳國之策命、內爲當時之羈累、夫謝
漢庭而捐尊、唯樂汾水之洗心、逐白雲而爲伴、何有紫泥
之驚眼、孝子善述父志、新主豈違我言、請照卑謙、早
停崇號、

治承四年三月四日 草不入日、清書令書乘也、

後日定長曰、新主所草有關字、不平出、定長問俊經卿、
答曰、雖可平出、如此讀連之時、不平出之由所習傳也
者、仍清書之時同不平出、太上天皇者、依爲御報書、不
可闕字之由所存也、但書行上者、

後聞、定長清書之、加裏紙進之、表清書之人不加也(○之イ)、依
書一枚加之、但奏聞了返給、於東對南弘底大納言、裏之、
乍重檀紙二枚爲懸紙、又以一枚テ二枚、懸紙ノ端爾加

之納筥、如表篋以朴木作之、有牙象、小龜甲浮文、以檀紙四枚
上下各二枚、ニテ裏之、以細帖紙結中テ、尻頭テ、自
上下取合、授藤大納言、大納言取之賜判官代左兵衛
尉源信政、參內路間御報書入大納言車、於中門廊東篋
子大納言、採笏取御報書、信政在、經小板敷御座覆懸間、此
小板敷間有二間、上ノ長臺盤上緣、置之、臣下表置此所、太上天
大內儀用中間、上ノ長臺盤上緣、置之、報書置小盤敷、可尋
候端座、頭辨入上戸、自端方進寄取之、出上戸、不奏之、置
日記御厨子上、自置之、不令攝政不被參、兼被仰頭辨曰、
參入シタル様ニテ可有也者、頭辨無仰御使、此後大納言
退出、後日可有敕答也、

後日藤大納言被談曰、帥大納言我相共着殿上、帥在與
依帥命奏草、後帥卿授我、令藏人召應宮、勘解由次官定
經入上戸持筥、我納報書草、採笏持參朝餉、帥兼被申云、以
傳進歟、仰云御、跪簀子、上皇令引寄御籬給、我更起就籬下、
以左手塞御籬、以右手進筥、拔笏候、上皇御覽了返筥
給、我採笏賜之、上皇仰云、清書、我復殿上、令藏人賜定
長清書、定長爲殿上人、直召之可給歟、申合帥之處、藏

供奉公卿、

源大納言、

藤大納言、

新中納言、

左京大夫、

關白殿駕車令供奉給、左兵衛督、檢非違使光長在院御
車後、御隨身府生、中臣近武、番長、秦兼繼、播舍人五人、
人、兼平子、兼國子、敦景、入御之後公卿、帥大納言、三條大納言、雅
子、今一人未被仰云々、隆朝臣持參盃、居折、藏人大舍人助經、秦取瓶子、一獻之
後人々起座、兼居饗、應勤之云々、

瀧口大宰名薄頭辨下之、

藤原長宗、新院御所、元

平廣經、門院、

橋公廣、八條

藤忠賴、院、

藤景清、入道太

宮道重房、北政

帥大納言、

新大納言、

右宰相中將、

八條三位、

同實康、同、

藤爲明、上四

藤時員、中

中原實員、攝政殿、元新

平永康、二

源明清、左大

院武者所、

院武者所、

院武者所、

院武者所、

院武者所、

院武者所、

院武者所、

人可宜之由記示、持來、奏聞儀如初、今度仰了內裏、
持參、參內、置長臺盤上、保安二位大納言爲御使置
此所之由、祖父入道太相國所被記也、仍置此所、頭辨
取之參御所、歸出、示進了之由、次我歸參院、申進了之
由、予案此等事、後日可有敕答、仍留御所、而職事歸
出、仰進了之由於御使如何、可尋先例事候、○局本無候、
野本云以之誤
歟、今按歟、此旨示大納言、有甘心氣、於御使者、歸參進了
之由尤可申、又先例如此云々、又大納言曰、先人被辭
大將之時、依重病不出客亭、於臥內被裏辭狀筥、打返
筥被取付下方、被命云、是、裏事、表宮、於晴裏事
也者、
乘燭以後始御幸土御門第、御車被寄東對南階、陰陽頭
在憲朝臣奉仕御反問、取、
院司依無人數、侍從兵衛佐等五
六輩可取松明之由、雖被催之、
盛定之外路頭把松明之人在公卿後、入御之儀如出御、御
車移馬等自殿下被獻云々、

豐原奉弘、右大臣、
源經澄、左兵衛督、元
新院武者所、
藤明頼、御乳、
母帥、

藤忠信、前右
大將、
大江高光、御乳母、
大納言、

五日丁巳 天陰、午剋雨下、今日攝政被入宇治云々、
去年十一月關白
詔以後未參入也、於本堂被行誦經、次巡禮所々、次開經藏、
皇嘉門院々司少納言信國、家司權右中辨光雅檢知、晚
頭歸洛云々、重日如何、後開、攝政被乘唐車、前駟衣冠、
殿上人^{內院殿上行}等也、上人在此內、藏人頭重衡朝臣、中務權大
輔經家朝臣、權右中辨光雅朝臣、左馬權頭宗雅、右衛
門權佐親雅、宮內少輔棟範、侍從宗俊、右兵衛佐盛定、
右衛門佐隆雅、少納言仲家、等也、檢非違使忠綱^白
候御後、頭亮郎等五十騎自河原方來會伏禮邊、忠綱郎
等有十騎云々、四五町許之後前大納言邦綱卿追參、無
前駟、衛府十人許在共、
傳聞、今日自內被獻盡切於新院、立坊時自一院被獻也、而法
皇命籠居鳥羽給、仍被獻新
院也、件御初東
宮累代御初也、納赤地錦袋、女房於鬼間賜頭左中辨經房
朝臣、賜之令持藏人、於中門廓外賜小舍人、衣冠、於陣

口乘車之時入車中、人小舍人直不可獻、頭仍相具瀧口
令取傳之、於院又如此云々、此事兼日頭辨相尋人々、依
無所見云々、左府命之、納長積可持參、又被示合子、小
舍人持之在車前歟、示民部卿入道、說先々入車中之由
傳聞之旨示之、仍隨彼議云々、
新院始乘御新御車、去夜御幸攝政被獻之、今日
所召鹿御車也、被新調也、廳官等蓋御
車於南階、大藏卿雅隆朝臣^年、懸打板、帥大納言<sup>隆季、被
候御簾、上皇御直乘御、不令上
衣、御簾、御隨身兩三、衣、御車副二
人<sup>候御邊、○遣御車、向東方迴南庭下御、此間帥大納言、
道了前</sup>、
藤大納言、國、新宰相中將、通、殿上人七八輩候地上
云々、
日向國辨濟使右官掌職直日、輪田泊石掠造築役事賜
便路諸國官符到來、可出請文由仰了、爲後代彼案文并
請文案召取續曆、</sup>

太政官符太宰府、
應下知管内諸國雜物運上船棍取水手下向時、人
別三ヶ日勤仕攝津國大輪泊石掠造築役事

右得入道前太政大臣家今日解狀僞、謹考案内、輪田
崎者上下諸人經過無絕、公私諸船往還有數、而東南
之大風常扇、朝暮之波浪難凌、是則無泊之所致也、
爰近年占攝州平野之勝地、爲遁世退老之幽居、依其
境之相近、聞此崎之爲要、方今仕數代之聖座、主カ飽殊
私之朝恩、遂登相國之官、更入菩提之道、寤寐所思
者四海之靜謐、造次所求者萬國之歡欣、是以老爲救
諸國之歎、一爲除諸人之怖、殊勵私力雖築新嶋波勢
常嶮石掠不全、自非擬國々之功力者、爭得致連々之
營築乎、伏尋舊記、粗訪故事、延喜聖代下繪旨、仰山
陽南海之兩道、修輪田船瀬之舊泊、聖代之政尤足因
准、然則下知畿內河內和泉攝津并山陽南海兩道諸
國、不分庄公、不論權勢、令致不日之勤規、禦逆風之
難、其人夫者田一町別畠二町別各宛一人、可被雇<sup>可
行カ</sup>
被雇召、於其時節者、各可依申請、但播磨造小安殿、
備前造大極殿、已以營大功、不可准他國、宜除留支
配庄園、至于東西海兩道國々者、當國大小雜物運上

之時、其船棍取水手下向之次、儘任先例役經三日、
望請官裁、被下宣旨於件國々、任延喜例被修築彼石
掠者、海行路<sup>○恐有
脱カ</sup>之怖畏不聞、官物私財之損失永
絕者、右大臣宣、奉 敕、依請者、府宣承知依宣行之、
符到奉行、
正五位上行右少辨藤原朝臣、修理左宮判官正五位下
治承四年二月廿日
日向國雜掌調成安解申請 官符事、
壹紙、被裁應(○願歟)下知管内諸國雜物運上船棍取水手
下向時、人別三箇日勤攝津國大輪泊石掠造築役事
右去二月廿日下大宰府之太政官符今日到來、僞、得
入道前太政大臣家解狀、僞、輪田崎者上下諸人經過
無絕、公私諸船往還有數、而東南之大風常扇、朝暮之
波浪難凌、是則無泊之所致也云々、望請官裁、被下
宣旨於件國々、任延喜例被修築彼石掠者、海路被行
之怖畏不聞、官物私財之損失永絕者、右大臣宣、奉
敕、依請者、仍所請如件、謹解、

治承四年三月五日 雜掌調成安

六日戊午 天陰、時々雨下、小童^二始參詣吉田、次參祇園、予午刻向東山、秉燭之後歸了、

七日己未 天晴、攝政被參大内云々、^{當時非皇居、}爲歷覽、密儀云々、或云、御覽南殿櫻云々、被伺内裏作法歟、

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來、問職事之間事、談曰、一日參左府、面有疵被藥、被命曰、禮百塔乘輿之間顛倒突損也者、

八日庚申 天晴、申剋參内、^{五條殿、此御時未被聽直衣、仍着束帶、}御乳母帥局^{坊時號洞院局、大理室也、}被尋問云、女房之中妊者多、着帶以前

四月祭以前祇候如何、答云、不可憚歟、又被問云、始遷幸大内日妊者祇候如何、祝事憚妊者之由承之如何、不承及之由答了、及晚參新院、^{土御門殿、}藤大納言^{實國、}被參會、院中未被仰下直衣之由、^{布才、}參中宮御方、次退出、

九日辛酉 天陰、雨降又止不定、早且向東山、今夜宿此所、

今日公事等、伊勢幣定、大祓定、御即位定、同行事所始、擬侍從定、被仰禮服公卿、造始高御座、上皇御報書

敕答、

後聞、先有女除目事云々、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奉行此事、

光長示送曰、上卿、^{藤中納言成範、}宰相^{通親、}仰詞、只藤原輔子、藤原領子、源房子、源賴子可爲典侍、^{平衛子、高階秀子、藤原方子、源職子可爲掌侍、上仰作了、}敝位事不仰候、^{但折紙、注付候也、}以外記内覽、不奏清書、直召外記被下了、

己上所注送如此、

輔子、^{號大納言局、坊時號五條、御乳母也、藏人頭重衛朝臣妻、前大納言那網朝三女、}

領子、^{號中納言、時號洞院、御乳母也、故權中納言顯時朝女、大理時忠室、}

房子、^{號新大納言局、源大納言定房女、}賴子、^{號別當局、源中納言雅賴女、}

衛子、^{號少將局、藏人頭重衛朝臣養女、}秀子、^{號伊與局、故遠江守成景女、}

方子、^{號辨局、故兵部大輔賴朝(〇顯才)方女、}職子、^{號甲斐局、前伊賀守雅亮女、}

次被勘伊勢幣并大祓日時云々、

光長示送曰左大臣參陣、三條大納言^{實藤中納言、}新宰相中將^{通親、}着仗座、頭辨^{經、}宣下之後、被勘伊勢

從五位上藤原朝臣仲家、
治承四年三月九日

左近衛大將藤原朝臣、^{後日改、宗家稱、}權大納言朝臣、^{實房、}

皇太后宮大夫藤原朝臣、^{右衛門督藤原朝臣、}

左大辨藤原朝臣、^{參議定能朝臣、}

已上着禮服之由被仰下、

正二位行大納言左近衛大將藤原朝臣實定、^{第一大納言、}

正二位行權大納言藤原朝臣實房、^{第四大納言、}

正三位行權中納言兼皇太后宮大夫藤原朝臣朝方、^{第七中納言、}

正三位行權中納言兼右衛門督中宮權大夫藤原朝臣實家、^{第八中納言、}

參議正三位行左大辨藤原朝臣長方、^{第六宰相、}

參議正四位下藤原朝臣定能、^{第七宰相、}

見任大納言、^{實定、定房、隆季、兼推、實房、實國、宗家、}

中納言、^{成範、時忠、下官、實家、}

參議、^{教盛、家通、實守、賴定、實宗、長方、定能、通親、}

幣并大祓日時、以左少辨兼忠内覽、以頭辨奏聞、次光長下幣料請奏、

次被勘御即位日時定、擬侍從、

次被仰下禮服公卿、

即位擬侍從、

左、

正三位藤原朝臣實宗、

正四位下源朝臣顯信、

右、

從三位藤原朝臣賴實、

從四位下源朝臣師兼、

少納言、

正五位下平朝臣信國、

從五位上藤原朝臣維基、

宣命、

正三位藤原朝臣朝方、

典儀、

親王代、

參議正三位行右近衛權中將藤原朝臣實宗、
從三位行右近衛權中將藤原朝臣賴實、

御即位式等力衛可被注進之由、今日頭辨仰左大臣云々、次
始行事所、官方用陰陽寮、藏人頭左中辨經房朝臣着行
之、造始高御座、大極殿火事、仍紫宸殿依可有御即位也、藏人方行事所用大內
左兵衛陣、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着之、藏人高階親宗新藏人四藏也、出納右衛門府生中原國貞、小舍人中原友弘
下藏未補、同着、

今日有政、太上皇御封領給拔出丁事請印、上卿皇太后
宮大夫朝云々、

有上皇御報書救答事、大內記業實作之、源大納言房定持
參院御所、土御門北、東洞院東、藤大納言實國、院司、相逢取之、持參御前、
無祿、又不儲座云々、

今夜主上有御方違事、自清涼殿代令渡御坊御時御所、
當年方去月廿一日依受禪事早且自西北舍遷御清涼殿
代、庭殿依當申方可有王相忌、仍不歸十五日可有御方違

之由、陰陽頭在憲朝臣所申也、其旨予申御乳母帥局、
又示頭辨經房朝臣等、各忘却、今日帥局被思出之、藏人
左衛門權佐光長召在憲朝臣、被問日數空過之所爲、在
憲朝臣申云、公私之習、雖過日數、以思出日方違之例
也、今夜可有御方違者、此事如何、定本所之人雖過日
數、宿彼本所之時、其忌付本所之例也、此儀不叶、可尋
知事也、此事申定之後光長着御即位行事所、仍其後事
藏人宮內權少輔親經申沙汰之、渡御儀親經參攝政亭
申定、但無分明命、親經示合頭辨經房朝臣、左府退出
之時申合云々、御乳母奉抱、內侍候劍璽等、自內方渡
御云々、

延長八年朱雀院受禪日、綾綺殿爲舊主御在所、宣耀
殿爲新帝御所、內侍持參劍璽等於宣耀殿、件年李部
王記云、右少辨公忠、傳左大臣奏曰、宣耀殿迫窄不
足、修所々將遷御在所弘徽殿上、允許之云々、亥二
刻今上皇后遷弘徽殿、先天子遷御於常寧殿、不鋪綠
道、右兵衛佐藤原朝臣師輔抱御、左兵衛佐藤原朝臣

敦忠持御衣後、左大臣及大納言仲平卿在後陣、女藏
人次之、殿侍下亦次之、左權中將藤原伊衡朝臣、右
權中將藤原實賴朝臣秉燭前行、內侍二人持劍璽在
御前者、遷御他舍儀如此、爲見先跡聊注之、

十日壬戌 天陰、雨降又止不定、法勝寺執行能限圓送人
夫十人、晚頭自東山歸三條、

十一日癸亥 天晴、

十二日甲子 天陰、晚頭自東山歸三條、亥剋東方有
火、東洞院東、三條坊門北小屋等云々、

十三日乙丑 雨下、午剋着布衣立烏參仁和寺御室、本寺、
於寢殿坤角立題明障子、御學問所云々、有御對面、被仰云、奉爲故御室
自筆書寫五部大乘經、紙、明年許可終其功歟、欲行七僧
法會、而舞大切、功イ先例不分明、御賀七僧法會也、有舞
樂、相准哉、申可然之由了、又被仰云、諸卿相有行香如
何、申云、雖非蒙執政家有此事、又勸修寺日野八講有
此事、隨御意被行之何事之有哉、又被仰云、來十七日
新院可有御幸安藝嚴嶋、其後可參詣之由、自禪門許被

示送也、去年爲此命、而依白河殿內大臣事不參詣、而
去比有此命也、於彼社佛神事大略行了、理趣三昧未
行、引率僧徒八口若六口參詣哉之由、被示送也、可着
淨衣云々、理趣三昧之間其體輕々歟、然而可依彼命
也、奉幣之間參詣熊野之時、隨先達候、先々只二度所
拜也、又拜時不伏幣、乍捧拜之也、予申云、兩段再拜可
候、又拜之時幣所伏也者、被仰云、此事尤可然、若依爲
僧只可二拜歟、爲御持僧初參二間之時、心中奉拜太神
宮是二度也者、予申云、俗拜僧之時三拜也、是隨其主
人用法家禮、僧捧幣拜神明尤又用俗禮歟、有御甘心、又
被仰云、彼社內侍也、禪門貴重之、參詣人々與珍重裝
束云々、然而調之條無骨歟、仍染綾爲二疋口、可與之由
所存也、此外又至于童部裝束等有被仰合事等、不能具
記、及晚向保壽院法印成房、秉燭之後歸畢、

十四日丙寅 朝間陰、及午晴、主上紅御衾、御讓位後
自內藏司獻哉之由、事次問帥典侍、返事云、未獻者、
今日辰時晝御座茵爲犬被喰損、其力無怪異也、可有御卜

云々、

十五日丁卯 天晴、

十六日戊辰

天晴、申終剋着直衣自東山參新院、土御門北

東洞、源大納言、定房、帥大納言、隆、前大納言、朝、藤中納言、成、新宰相中將、通親、已、參入、早晚、帥大納言被示曰、

明日伊都伎島御幸延引、問其子細、無分明答、見其氣色、有天下不穩事歟、稱有忿事退出、新宰相中將密語曰、延曆園城興福寺衆徒可奉迎取法皇之由支度云々、

去九日已成此議、猶不得其隙之間、本寺僧徒有密告、去夜中騷動、前右大將、宗盛、差中宮亮通盛、但馬守經正、奉鳥羽守護法皇御所、左兵衛督、直盛、參入此御所、仍御幸延引也者、抑新院明夕可有御幸八條二品、入道大相國、亭云云、帥談曰、本日可有御出門之由有沙汰、又自藝州還御之後暫可御幸八條亭之由所有議定、猶可有御物詣者、來廿日比歟者云々、參中宮御方、晚頭參前大相國、華山、申承雜事之間、自大理許有書札、披見之處、中宮明曉自新院御所可有內裏、脫力、仍只今參中宮了、其間今

夜可宿侍禁裏之由、自二品被申也者、此事如何、依爲坊時大夫歟、然而近代之法不能是非、申承了之由、歸三條改着束帶、此御時未被總直衣、去比前大納言那綱、前右大參將宗盛、大時、三人被聽云々、此外不然、參內、宿儲貳御時殿上、藏人時房所令敷疊掌燈、今日見新院畫御座、寢殿、立御帳、有漬、立師子形、其前供畫御座、有御茵、但無御劍、西第一間立四尺御屏風、在位之時如四季御屏風、此外御洞後又不敷帖、卷庇御簾、御車屋宿東第一間寄立唐御車、初度御幸攝政、被獻之御車也、第二間立庇御車、去五日乘御、始新車也、第三間立中宮唐御車、

十七日己巳 陰晴不定、曉更小雨、予自去夜宿侍禁裏、鷄鳴之後中宮有御入內、唐御車、新御所土御門殿有行啓也、三條大納言、實、華山院中納言、雅、大夫、忠、權大夫、實、右宰相中將、實、新宰相中將、通親、供奉、入御之間予加列、此事雖不可然、隨近代法爲入見參也、下御之後大進宗賴問名謁、大理被示曰、衆徒事去八日相議事云々、法皇令告前右大將給、其後帥大納言隆季被告大將、本寺僧徒有書狀證文等云々、延曆寺總大衆不成此議、惠光房阿闍梨珍

將差使被申可有還御之由云々、

十九日辛未 天陰、自辰剋許小雨、午後大雨風加、今曉新院自八條二品亭令參安藝伊都岐島給云々、去十七日可有御進發之處、雅、天下誰定出來俄延引、今日可着御河尻寺所也、前大納言那綱卿山庄在件所也、明日可着御攝津福原亭、禪門亭、帥大納言、隆季、前大納言、那、藤大納言、國、新宰相中將、通、左中將隆房朝臣、右中辨兼光朝臣、宮內少輔棟範以下內御共云々、前右大將、宗盛、雖候御共、依禪門命自福原可被歸洛云々、依洛中之不定歟、

今夜自五條亭可有行幸八條院御所、八條、此亭受禪之後初被處不快云々、子細不知而、今日藤中納言、成、參、奏開關使返已、上自昨日御腹氣令發、今日藤中納言、成、參、奏開關使返事、藏人時房傳奏、快聞食之由云々、

於藏人所有御卜云々、受禪之後未行軒廊并藏人所御卜、去今度始云々、(云々一本作也)去十四日辰時畫御座茵爲犬被昨損事也、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奉行之、光長不着所、陰陽頭在憲朝臣、陰陽博士濟憲朝臣、天文博士業俊朝臣等參着藏人所占申、

慶結構、又園城寺同結構云々、此風聞之後法印實慶逐電云々、可奉迎取兩院之由結構云々者、此事實否難知、只天魔之所爲也、可悲々々、後聞、法皇御所邊四五日禪門有被奉優之氣、女房二人、京極局、俊成卿入道女、近習人也、丹後局、極如在位、(俗)時、蒙免令入祇候、而又如此事出來、極不便也、御寵者也、陰晴不定、今夕新院自土御門殿、去月廿一日、曉之後、去御陰晴不定、今夕新院自土御門殿、四日自開院始御幸此亭、幸八條二品亭、八條坊門南、備前西、御讓位以後第二度、昨日於院右中辨兼光朝臣雖觸示、依騎馬所勞不供奉、其催不及廣云々、今日嚴島御幸延引、子細見昨日記、

十八日庚午 陰晴不定、藏人宮內權少輔親經來、問公事間事、又刑部卿賴輔朝臣來、大理被示送曰、明曉猶新院可有御幸伊都岐島給云々者、

後聞、今夜法皇自鳥羽令出京給、未及四墓二二三丁還御云々、衆徒可奉奪取法皇之由風聞、鳴城南彌遠猶有其疑、被奉〔出〕京前大膳大夫信業、法皇御第一者也、爲御迎參入、是前右大將宗盛命云々、可遷御五條南大宮東前備後守爲行、是又法皇近習者、去宅、而件時無々之間未發之懷成忽難用御所、聞此旨前大

公家御藥可開食、口舌鬪諍事、御卜趣殊重云々、抑御讓位夜、在憲朝臣、泰親朝臣^{大體權}、被付藏人所簡、而泰親依奉仕御祭不參上、濟憲、業俊等朝臣雖不付簡着藏人座云々、如何、近日如此云々、勘解由次官定經嫡男^{去年冬}生、母氏^{○刑}、天亡云々、祖父藏人頭左中辨經房朝臣辭申禊祭行事、翌日示送曰、雖無服之傷假有二ケ日、依有神慮之恐所辭申也、或人云、俊明卿奉公卿敕使事之時有此事、雖無服改定云々、

廿日壬申 陰晴不定、朝間小雨、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來、問御即位間雜事、示曰、中宮女房大輔殿申云、內々有宮仰并二品命曰、送大內之時、內并宮御方女房可着白衣濃打衣等云々、越^元口外追參女房着色々衣如何、猶同可着白衣敷、又三ケ日如此敷、可問予者、答云、新所禁染色、雖追參入人何着色々衣哉、白衣可宜、又有三ケ日儀、然者衣裳可同之也者、又曰、臨時祭調樂件遷幸夜令行如何、答云、移徒儀禁歌樂、不可然歎、
廿一日癸酉 天晴、自今日禮百塔、始自法成寺、終于

清水寺、自卯時及秉燭、辰時於中山予堂差饌、申剋於雲居寺武者所則真^{家人}也、堂又差饌、左少將兼宗、侍從忠季、安房守長定、五品親家、諸大夫侍等十餘人在其、於菩提樹院乘手輿、今日禮四十五基、每塔奉押摺寫、塔供香華洗米一燈、長賀大德啓白於清水六波羅密寺等者、依見證入夜參詣、奉燈明本堂、

廿二日甲戌 天陰、小雨、即休止、今日猶禮百塔殘廿八基、辰剋先禮常光院塔、^{六波羅入道相國泉亭內}及法住法性觀音寺等、至東寺、於佛殿房今天王寺塔禮了、於蓮華王院雨下、即又止、午剋於觀音寺先妣御堂差饌、酉剋於東寺食堂^{上參開之、但於饌者、寺侍男勤之}、又差饌、今天王寺爲見證所、仍入夜所參也、

廿三日乙亥 天晴、卯剋地震、今日猶禮百塔殘廿七基、辰終剋先禮春日木辻邊塔、次第巡禮廣隆服見證、仍自東方參御前供燈明、次仁和寺巡禮、次向保壽院法印許、予相具饌、房主被羞餛飩、次向雲林院知足、向一條堀川邊、今日於所々逗留、而猶不及秉燭、仍暫參季俊

塔下、入夜參行願、先本堂燈明、次禮塔歸華、滿百基了、

今日過本院前、寢殿西對東南子午屋立柱許造營、是來月十二日初齋院可入御也、近年齋王久不御坐、仍舍屋皆悉頓倒無實也、

今夜皇太后宮大夫朝方卿被入來、被尋問御即位外辨宣命使禮服等間事、粗答子細了、又少將兼宗可爲因緣之由被示之、大略承諾了、但人心難知實否、

今夜主上爲御方遠渡御西北廊云々、是令違王相方御也、子細見去九日記、後日藏人宮內權少輔親經來曰、女房云々、行幸之時殿上人等皆指燭候之、女房各取指燭前行者、此事不聞習事也、^{延力}追長侍臣二人取指燭前行云々、

廿四日丙子 陰晴不定、午剋雨即止、未剋參內、於中宮御方謁女房、藏人左少辨行隆曰、主上不聞食御乳、有御憔悴、雖御即位以前可召僧哉之由、被仰合左府、何事有哉之由被申、又被申殿下、令申給趣同之、前源中

納言^難此時候殿下、被申云、元三間僧參入、可准彼例歎者、然而猶不被召之歎、內々被祈禱、上皇御物語禪門聞之、其間又雖非火急事、招召僧如何由人々被議定、宮主候此御祈、七ケ日參神祇官、又密々於西廊坊御時藏人町官寮卜申、官申云、僧參入殊不快、寮申云、不可有其應者、申剋許予退出、抑元三僧參內本自不忌者也、不可及准據、

廿五日丁丑 天晴、未剋東方有火、四條坊門小河^{白川}小屋可半燒亡云々、權津師行寂來、

廿六日戊寅 天晴、中宮權大進光綱來曰、來月九日遷幸大內、弘徽殿可爲宮御所、件御裝束事奉行、御簾八十間許可罷入、而以閑院御所古御簾廿ケ間可懸、祭殿、女房局其外廿間亮通盛朝臣、大進宗賴、光綱、大夫進尹範、六位進等各六間支配、而六位進依出立如件辭申、其分過相加勤之者、

廿七日己卯 天晴、巳剋向東山、今夜宿也、今日被行七瀬御祓、刑部少輔時光、右衛門權佐親雅、

中宮大進定賴、藏人二人爲使云々、

廿八日庚辰 天晴、行彌勒講、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

中宮權大進光綱來、今月布施供養、藏人佐所致沙汰

也、晚頭歸三條、

廿九日辛巳 天晴、藏人宮內權少輔親經來問初齋院

禊藏人方雜事、粗答子細了、

三條堀川斧音成雷、尋子細之處、阿波遷任功、來月十

二日初齋院禊營本院於此所木作也、隨作運之、往返

車馬不輒云々、

卅日壬午 天陰、午後時々雨、申剋參內、花山中納言

兼雅被出門、見予參入於中門廊雜談、次參中宮御方、

源大納言定房被參入、頃之處、秉燭之後藤宰相定能來

入、被尋問公事間事、

(野宮本奥書)

元祿九年長月八日以桃花坊御本一校了

左中將定基

治承四年

四月

三日乙酉 口口口口次付光長、被覽宣命草清書等、

清書次被申上、不奏、召覽講、攝政於鬼間方覽之、主上無御湯

政也、使王御馬申請之由、攝政於鬼間方覽之、主上無御湯

殿、御不豫之後未供云々、上卿參神祇官、依八省

被參神祇官、於郁芳門外下車、被參正廳座仗、裝束儀、

自西第三間副北壁、東北西三面立廻大宗屏風、其中敷

兩面綠疊三枚、爲殿下御座、同第四間敷小筵、其上敷

同端半疊巽向、爲御拜幣座、其前敷薦、其上立小机、其

上安二宮御幣、西第一間中隔、爲御无、上達部殿上人座

東第一間敷內侍裏幣所、殿下先解劔令置御座左給、主

水司供御手水、行事官掌相副之、無打敷、陪膳藏人頭

重衡朝臣持參手洗、光長家俊各持參椽、盛定持參御手

巾、白紙、以頭被問事具否於公卿、在北門、次以同人被仰

使可召之由於上卿、使々參列立廳南庭、當于草、西北北

面、次先忌部參上、取幣復本列、次下部又參、又復列、

次中臣其可下立第三列、次殿下召中臣、祭主參、懸左

膝於長押候、仰云、能々申て進、祭主稱唯、次上卿着

東舍、召使王賜宣命、申知全發、次攝政退出、裏幣間內

侍參入、頭辨云、辨藏人佐

營云々、大祓、宰相中將實宗卿通參之間、奉幣後行事

辨一人着門云々、

四日丙戌 雨下、

五日丁亥 朝間天陰、已剋以後晴、午尅向東山、暫可

寄宿也、子剋西南有火、後開、前上總守爲保自去年被召

宅鹽小路南、燒亡、不移他所、放火云々、

六日戊子 天晴、今日奉幣賀茂社、不改齋王來十二日可

當時御坐、之由被申也、上卿新、納言宗家、此人禊祭事被奉行也、先

左近府、之由被申也、例多伊勢同日被申歟、而皇居爲五條亭、上卿

往反兩度難叶之由被申云々、藏人方事藏

人宮內權少〇大い輔親經申沙汰云々、

七日己丑 天晴、

八日庚寅 天晴、今日攝政覽御禮服、成人之時、於

日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奉行藏人、示送曰、來八日可覽御

禮服、午剋許可參會御直廬之由、自攝政殿有御消息

者、仍午剋着東帶自東山參內、五條南、東次參中宮御方、

權右中辨光雅朝臣光長候此方、源大納言、新大納言、

宗子、皇太后宮大夫、方、左大辨、可參云々、光雅朝

臣曰、右少辨兼忠相共向內藏寮可奉取出御禮服也、而

前中納言雅賴、右、內々被申送曰、汝於內可奉仰、實者不

可向內藏寮、兼忠又實者不可參內、直可向寮者、存此

旨祇候、先々、乍二人不參向歟、予問云、中少辨各一

人參向歟、答曰、大略然也、先々又有中、又問云、誰人催辨

哉、答云、奉行職事催也、今度奉行大內遷幸事、仍頗雖

有遁避之心、無可相讓之人、右〇左力中辨者藏人頭經房也、

皆同前也、也、先儀多儒辨所參向也、今日至于返納之

時、自大內可參向也者、人々漸參入、被候中宮殿上、申

剋攝政、直衣、唐裝薄色生肌袴、前驅八人衣冠、被參內、光雅朝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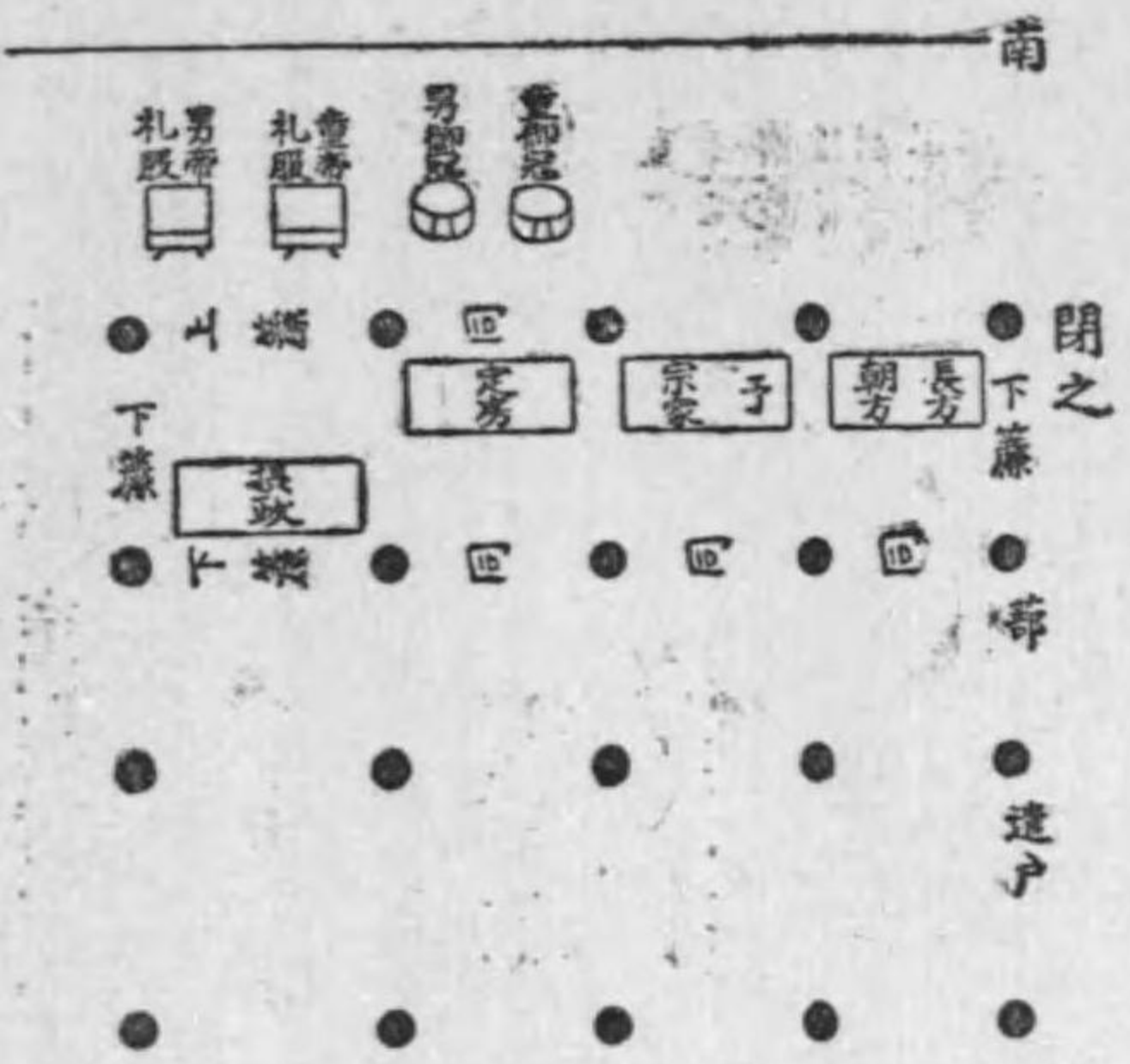
參大內、如先儀奉仰歟、頃之兼忠奉渡御禮服、繪襦二合、

漆、皆朱漆、牛角塗、於攝政直廬光長、野御平諸持筥、於直申

事由、攝政令候內御、之、令着公卿、座給、源大納言

著威文、袴、以下同參向、暫徘徊西簀子、光長參進、奉仰

告可被着座之由於大納言、仍各着座、朝方御進參、御覽禮服之間參會。
直廡儀押屏內即西屋也、公卿着座以前撤視宮廳足。



家司識事等昇立御禮服於南簀子、少納言信國、上野守賴高昇第一御韓橫、下簾、散位光兼信廣昇第二御韓

橫、散位仲資持參第一御冠宮、了持參第二御冠宮、次光長參進、懷中笏、先解第一御韓橫封并緒、無召藏人宮內權少輔親經、相共開之、置蓋於長押上、置端方、道御座進出自座御覽無便宜、取置御禮服等、各納宮開蓋置也、攝政又服各一具、混納此御韓橫一合也、無目錄、攝政尋仰之、光長問兼忠、兼忠曰、本目六無之由、寮官所申也者、次開第二御韓橫、納童帝御禮服一具、有目六三通、延久一通、此奉、一、通、永萬藏人光能式部少輔本名也、返納之時藏間、此裝束別納也、成人之時又幼主御狀之第一可以披延久康和目混納皇后東宮御禮服、以成人御裝束可納一合也。六、此據第一御韓橫之處猶相違、今度又不被注置、見在目六如元返納之、此間源大納言云、先可覽今度着給料也、光長云、先々不知奈何、先覽男帝御禮服也者、攝政被仰云、先可返納先覽御禮服、次可取出童帝御禮服也者、仍返給之、今度韓橫蓋不合如何、光長召役人、信國賴高參上、光長曰、可居替御辛橫、信國云、簀子無其所、難居替者、光長曰、自地上可參者、仍兩人自進寄昇下之、光長親經以童帝御韓橫立其跡、次信國欲昇上御

韓橫、甚重不相叶、仍光兼參進扶之、此事不可然、只如元不改之、蓋許於御前、可持參御禮服也、御冠少々破損、攝政被仰光長云、今日可修理始也者、兩大納言取之被見、次先撤男帝御韓橫并御冠宮、光長仰彼人云、是等可被返納也、光長申云、先々今日賜行事所、加修補、而仁安御覽了返納、內藏寮臨期又取出也、依有不慮之恐歎、今度如何、被仰云、行事所無不審者遣行事所何事之有哉者、此事光雅朝臣曰、仁安之度爲五位藏人奉行之、依攝政仰所爲如何、退案之、理不可然、辨官等相向奉迎之後、皆返納了、又臨期奉出之時、辨不參向、仍之寮官奉出、無其謂歎、仍申合嚴閣故入道大納言之處、爲攝政仰、又何事之有哉者、御冠宮御韓橫等昇之、皇太后宮大夫密語云、永治度於御前被付封、今度不然如何、即答可然之由、予久壽爲五位藏人開闔之間、候御前、雅賴卿于時同爲五位藏人奉行也、相共取出之備觀覽、又依法性寺殿仰、讀申目六、于時德大寺左府被候御前、兩人只被候畫御座、長押上被敷圓座、答申云、未敷之、關白座同不敷之也、指下片足於簀子、背左府方令候給、其御氣色傍若無人、左府當雅賴之所持之佩於手被見之、

有所勞之氣、主上條、被尋申關白、關白令申給云、御記乃上久參可候也、又關白仰雅賴令持參御冠於御前、被備觀覽、片足之大、被仰云、是、弓削注息歎、件道鏡島片相具御禮服在韓橫也、件度有張賜足等、取違持參歎、往年事今被思出、仍聊記之、自其日受重病不記置之、永萬仁安候座、今度相合四々度見此儀、今度攝政委不御覽之、又無申行之人、予性毫之上、上臈等奉上、不被尋之事不能申出、攝政被入座上簾中、人々起座、皇太后宮大夫於西簀子問光長、不被付封歎、光長云、可付也、即書封、賜寮官令付、又口不合之韓橫令改納之、頗無便宜事歎、頭辨經房朝臣參入、禮服御覽之間也、光長召之、然而不參進、存其度無便宜之由歎、日沒之後事了、遂電歸東山窟屋、甚無術、老後奉公如存如亡、南端之後就寢、於力今日、內別當忠、云、明日遷御大內一定也、去比主上御不豫、其後日次相障、于今無御浴殿、而一昨日又有御溫氣、昨日少減、今日無御溫氣、仍此吉事以藏人頭行隆被申合攝政、猶雖無御浴殿、可有行幸之由令申給、仍行幸一定也者、今日三位中將實、被參內、着白襲、朔日不着直衣、右少辨兼忠同着白襲、朔日不參云々、光

雅云、朔日右少辨不坐、而着下襲之由承之、尤之不理事也者、

今日無灌佛、御即位以前并初齋院入御紫野院之故也、大嘗會年無云々、

九日辛卯 天晴不定、今日自五條殿五條南、東洞院遷幸大內、受禪以後始遷御、用移徙之儀也、大內修造事兼日於右中辨光雅朝臣奉行之、予依脚病不堪騎馬之間不供奉、

後聞、出御之時、三位中將定入劍璽於御輿之後、近將昇東西階、下格子、別當時忠、中左衛門督盛取几帳、經南簀子、立御輿左右、此事如何、自內可差出歟、經簀子參進先々不見事也、於大內又如此云々、昨日頭辨房經示送曰、主上御鬢可有總角、夾形總角付髮等歟、後日無此儀、又付髮本自無其用意、只如形以紫系垂之、宰相中將實曰、幼主不可叶、只以紫系如形垂之者、彼相公雖可奉仕、爲新院御迎參草津之間遲參、仍三位中將實奉仕、中將云、於凡人者有垂髮、主上每度有付髮夾形

總角事也者、又御束帶無御帶沙汰、只用御下襲御帶歟云々、此事等大略似無用意歟、傳聞聞力如此入御建禮承明門、辨遲參之間、宜陽殿事及深更被始行、左大將大納言、着大座、不可然云々、源大納言房、藤中納言實、成、左衛門督實、藤宰相能、着與座、臺盤南無路、仍踏辨座上頭筵上昇與座末、沓皆脫此所、藤相公一人沓在座頭筵西、此路有兩說也、人々皆存可經臺盤末板敷之奧、而依無路用此路、可令左大將、三條大納言實、花山院中納言實、別當時忠三位中將實、着端座、一獻藏人左少辨房、二獻權右中辨光雅朝臣、三獻藏人頭左中辨經房朝臣實、大將自座上被受盃、於殿上有一獻、頭辨房、又於御前有一獻、頭重衡勸之、公卿着孫庇座之間主上入御、其後只擬出御儀有擲塞事、左大將着端座置紙、退之時左廻云々、未剋、新院自安藝伊都伎島、還御八條坊門櫛笥二品亭云々、御幸間被行勸賞云々、從四位上平資盛福原、正五位下平清邦、同、

從五位上菅原在經、圓王賞、安居寺也、

神主景弘、祝師友之、已上二人爲一階、

御導師前權僧正公顯追可請、

在經被聽新院昇殿、

後日相尋帥大納言隆、被答還昇去月廿六日奉仰右中辨兼光朝臣、但在經昇殿事直召仰之、又今月以家賞事同傳右中辨、中辨向禪閣宿館傳之云々、

十日壬辰 雨下、午後休止、申終剋自東山參新院、坊門

定房右衛門督實、被逢路上、同被參新院也、乘燭後退

出、參大內、入陽明門之間、攝政車自北門北方來、今日遷幸第一立門北賊、依牛車自上東門被參入歟、

二日也、先參宮御方、弘徽、次着陣、源大納言房、右衛門督實、三位中將實、藤宰相能、兼被着左仗座、予加着後

新宰相中將通、着陣、源大納言被示合云、可始宜陽殿事歟、若上薦可被參歟、予曰、上薦今不被參、且被始行之何事之有哉、仍召官人、官人跪參議座異方、大納言仰之令跪小庭、仰云、宜陽殿居物哉之由、可尋者、官人

直進出日華門方尋之時、此間居飯、歸來申居之由、以官尋問之條

大納言以下着宜陽殿、右衛門督一人於座末脫沓、昇四方、經臺盤下、着與座、自餘皆着端座、立臺盤下、

不敷軾、大納言仰召使令敷所司軾、次藏人左中辨行隆入日華門着座、端此外辨少納言不候、大納言令召使尋大夫史隆職、隆職申云、行事辨權右中觸障不參、此外不候者、大納言被示予曰、辨勸盃人具如何、予答云、

一獻是有儀歟、又平座之時、辨一人勸三獻之儀、左右有可奉在御計歟、右衛門督云、天仁遷幸第二夜有一獻者、大納言就此儀被使勸盃、行隆勸盃、內豎取瓶子、大納言自座下方被受之、大納言倫被示予曰、上下之間自何方可受之者、大納言云、件事所覺悟也、去夜左大將即歟、

行隆取大納言次杓、不取予次杓如何、連座之時可取也、宰相中將孟留座下、次居汁、宰相中將申上之、箸

下、無七、又無即伏箸、大納言以下經軒廊東二間參殿上、主殿官人取松明前行、大納言留立神仙門外、被示云力攝政入被着座之時可動座有其煩、殿下着給之後欲着座

十一日癸巳 陰晴不定、午後時々雨、今夜不參内、

十二日甲午 陰晴不定、時々雨、有寒風氣、及晚風靜

月明、今日初齋院 御年四歲、新院第一御女内親王也、母權中納言成範之女、號小督殿、即新院女房也、生此宮之後不參、去年冬爲尼、生年廿三也、有子細敷、不知其由、前治部卿光隆卿奉養之、中御門南京極西前中宮權大進重頼宅爲卜定所、去年三月廿六日燒亡、仍遷御冷泉北至町西、左少將有房妹室(宅イ)、其後入御左近府、今日觀東河令入本院給也、今上受禪之後不改之、近年齋齋王不御坐、或雖卜定不入紫野宮退出、觀東河入御紫野院、近年紫野宮已無降入御、神感烟焉者歟、宗家、卜定以後雅賴實任功、自餘又成功等云々、 上卿新大納言、宗實綱等不遂奉行

宰相右中將、實守、卜定以後無辨藏人頭左中辨經房朝臣、

卜定以後重方兼光等朝臣不遂奉行、外記少外記中原貞親、史左大夫大江盛直等也、藏方事藏人宮内權少輔親經藏人平時房等奉行之、予自去五日宿東山、今日及晚、於近江河原近邊日入、歸三條之間、便立車於一條西洞院、密々見物、及亥刻行事官渡

大路、先々儀白晝事也、後陵遲之甚、先儀今度觀行或不渡

先辨、

車、袖鶴丸三所居之、各三疋、補藏人頭之後用此文也、立布知内小八葉、切物見、牛黃、牛黃薄色上下、白衣、不出

小舍人二人、相並追前、

辨侍一人、着藁香

雜色八人 平禮白張、下薦一人取松明在車前、第一列四人、第二列三人、

追前、キヤサキニアラス、

笠持、

次外記、

次史、已上車不可物見、牛童白張、使部一人、雜色四人、無小舍人童、

次左右京職、

次御祓物、宮主相具歟、儘不見、

次前駟、

五位四人、

右衛門權佐親雅、圓腰、青朽葉下重、螺鈿不付魚袋、

看督長二人、在、 變繪隨身二人、在、 貢胡露

已上取松明在馬前、

府隨身二人、一人運來、 火長二人、冠、

雜色兩三人、

侍從成定、

民部少輔定宗、

右衛門佐隆雅、隨身着變繪着靴、一人取松明在馬前、一人在後、

四位四人、

治部卿顯信朝臣、

左少將有房朝臣、

修理權大夫信基朝臣、

木工頭師兼朝臣、

已上小總執、付杏葉和鞍、雜色不着當

色、先儀着之、或申請備隨身事也、

公卿四人、

源大納言、定房、

馬副八人、二人取松明在馬前、二人備、四人取松明在馬後、

雜色四五人、

藤中納言、成範、 雜色四五人、

右宰相中將、實守、

馬副四人、取松明在馬後、 變繪隨身四人、貢胡露取松明在馬前、

無雜色、

堀川宰相、賴定、

馬副四人、雜色五六人、

山 枕 記 治承四年四月

宰相中將隨身追前、自餘不追、依不可具雜色之儀

歟、

已上和鞍着付杏葉、前駟下薦可爲前也、而或在

公卿前、或在後、又馳過、狼藉不可者、云々

次々第使左馬助季高、隨身二人在馬後、雜色二(〇二イ)人取松明在馬前、

次長官左近少將實教朝臣、變繪隨身着靴取松明在馬前、

次六府步陣漏剋等可列歟、狼藉之間儘不見、

次御輿、每年御輿用御車、

應官下仕着靴系鞋イ手振取物等列、又狼藉不具注、駕

與了着褐衣、准后之時着退紅也、而先々雖非准

后令退紅、慣彼儀歟、非也、

次腰輿、舊儀今日不相具、近代具之、

次御膳辛積臺盤水樽荷飯膳部等不具注、

次女騎、女藏人八人、如童(〇常イ)女等各四人也、不具見、

次次官二人、此内一人前治部卿光隆卿二男兼隆、

次判官二人、

次祿辛積、

次所雜色、源行時(木工權頭時盛二男、生年八才云々、騎紫毛小馬、侍一人付馬口、同通時、)
 次衆四人、先例多雜色四人、衆二人也、而天仁如此云々、
 次一御車、御牛恒儀也、在手振取物等、御牛恒儀也、在手振取物等、
 次女別當車、御牛恒儀也、在手振取物等、御牛恒儀也、在手振取物等、
 次宣旨車、御牛恒儀也、在手振取物等、御牛恒儀也、在手振取物等、
 次々第使馬允、
 次女房車五輛、
 次童女車一輛、
 次馬寮車四輛可列歟、二輛前行了、
 次敕使典侍可渡也、或又判官次渡歟、而不見、後聞
 大納言典侍御乳母也、藏人頭重衡朝臣妻、前大納言邦綱卿女、不存其旨、今朝沙汰
 出來、俄奉仕云々、仍遲參歟、藏人宮內權少輔親經
 奉行此事、親經禊祭兩日同人可渡之由存之、女房不
 致其沙汰、又大納言典侍存各別使之由、不出立之
 間、懈怠出來、遂大納言典侍參向云々、此敕使不相
 具出車云々、而親經催送之、空歸云々、先例初齋院
 敕使典侍祭供奉典侍各別役也、

十三日乙未 天晴、今日雖可有警固召仰、依凶會坎日
 明日可被行云々、代始日次不宜之時延引例歟、
 十四日丙申 朝間晴、及晚陰、今日有警固召仰、昨日
 依日次不宜延引、代始依日次行之例也、昨日藏人宮內
 權少輔親經奉新院仰示送曰、上卿闕如、可參陣者、申承
 之由、而今朝示送曰、右衛門督、實家、可被參入、不可參
 陣者、仍不參內、左少將兼宗參陣、歸來曰、上卿秉燭之
 後參內、當軒廊東一間着陣、兼宗、左衛門權佐光長、右
 衛門尉、某、已上三府入日花門、列軒廊南砌外、尉欲進
 西方、上卿誠令立後、上卿問之、將佐名謁、尉不稱失
 也、上卿仰了兼宗左廻、經尉前退、光長同之、兼宗於日
 花門外帶弓箭、參殿上、往反用敷政門、雜色自温明殿
 東方來日花門下、
 中宮亮通盛朝臣問明日使問事、粗答子細、
 十五日丁酉 朝間晴、午後陰、入夜雨下、今日賀茂祭
 也、齊王今年始游御、午始剋密々立車於一條西洞院、又車三輛相
 從、未剋馬寮車渡、申剋檢非違使及供奉輩渡晴、秉燭

以前事了、行列散々、任渡次第記之、

馬寮車三輛、先々異體破損舊車也、今年中馴也、男遣之、

刀自垂之、色々薄衣、或五、或二、白生單衣、生唐衣、各自簾下出袖口、

行事藏人頭左中辨經房朝臣、

車雀丸、不出表袖衣、牛黃斑、新院御牛也、

牛童、新院牛童三郎丸、赤色上下村渡括、濃款冬衣、引陪支、○野本大本作引乃利出之、

御倉小舍人二人、布袴、相並、

辨侍一人、在小舍人、

雜色八人、薄青白裏、練張、絹、村渡括、

薄青衣不出、白生單衣、

無小舍人童并笠持、已上不懸葵、

少外記中原貞親、

車不切、物見、

牛童、白張、薄色衣、

雜色四人、白張、白衣、白練單衣、

無小舍人童并笠持、

左大史大江盛景、

車、不切、物見、

牛童、白張、白衣、

雜色四人、白張、白衣、

無小舍人童并笠持、

看督長五十三人、左北廿一人、右南廿二人、

檢非違使左府生大江經廣、

馬、毛、仁、

下部、襦返以黃綿、手懸伏輪、菊間、

赤地錦腰、赤帷、持梓、馬後立中央、

調度懸、下部、次右、虫襖、火長一人、左相並、調度懸、

小舍人童、白單衣、雜色四人、白張、白練衣、

左志清原季光、

馬、毛、仁、舍人、權黃、

調度懸、青仁黃衣、黃單衣、火長、

小舍人童、白練衣、雜色、白張、白衣、

不相具下部、依告因被停廳事也、

右尉源光長、

馬、駁、黑

下部、虫襖、藍

火長二人、

雜色、白單、狩衣、

左尉藤原景綱、

馬、黑

下部、虫襖、赤帷、

火長二人、差部、

雜色、白張、縹、

左尉藤原忠綱、內藏察幣、

馬、黑

下部、白糸括、

火長二人、

雜色、白張、

山城介盛光、

馬、

舍人、香、白

調度懸、虫襖、差部、

小舍人童、縹、白

舍人、縹、白

調度懸、青仁、黃衣、

小舍人童、香、縹、

舍人、香、

調度懸、虫襖、黃衣、

小舍人童、縹、白

舍人、縹、白

馬副六人、

雜色六人、白張、

內藏察幣、

前掃二人着冠、不着澤襪、

小使六人、三人蘇芳狩衣、三人束帶白重、皆騎馬、

長官車、

袖、前右、後左、唐摺、

簾、如常、但

棟括、有

牛、黃

遣繩、白、有

所雜色源行時車、

袖物見透車文、葵

網代、輻繪文與網代

簾、塗綠青、舉卷

棟括、在蘇芳

牛、黃

手振十二人、

取物舍人四人、管

牛童、虫襖上下、款

牛童、赤色上下、披布、款冬衣出

遣繩、白、無

本院幣、

前掃二人、冠着牛

小使一人、

近衛使車、

袖、前右、後左、立臨時祭舞人

物見、透網代文、

簾、前付銅薄葵、舉卷

棟括、有

牛、黑、額

牛童、新院牛飼地藏丸、二藍上下、溫款冬衣、

遣繩、花田、打

馬寮使左權助政總、

馬、兼毛、黃、

馬副六人、二人

手振十三人、蘇芳

舍人、萌木上下、

隨身二人、縹、

雜色六人、朽葉披布上下、

取物舍人四人、管

無引馬小舍人童、

近衛使、

和琴、琴持

舞人十二人、冠付

使左少將基宗、葵、

馬、黑、毛、蘇芳

備、

左府生秦兼平、付葵御簾鈎、

右府生下毛野敦重、付開笠

舍人、新院御所舍人、赤色上下、付

居伺、

馬副六人、差可溫括、

隨身二人、雙輪披布、蘇芳末溫袴、指

手振十二人、付葵、縹、

引馬、黑河原毛、萌木紗被覆、泥障

礎、

左府生佐伯近文、冠、赤色上下、紅打衣、付獻物、
右番長秦兼次、新院御隨身、二藍紅衣、付直卷具、
舍人、新院御隨身、朽葉、
居飼、
小舍人童六人、浮線綾裏款冬、以綠青畫青摺文、付櫻押頭、
雜色六人、二藍、衣、黃單衣、差村濃括、
取物舍人四人、當色同雜色、笠張頭、有紫文、上立、
陪從八人、
共官人八人、

內藏寮使助倫仲、

馬、鴨毛、
馬副六人、
雜色六人、白張、
中宮使車、
袖物見、透網代、
上物見下張、萌木唐綾、畫網代文、
簾、透文、付蝶、翠、
棟括、有穗、
蘇芳、

牛、黑、
遣繩、花田、
中宮職幣、白、
前掃二人、
已上着襦袢、
小使二人、
使亮通盛朝臣、
馬、黑、
幣持二人、
牛童、新院牛飼七郎丸、赤色上、
下、款冬、白帷、狩衣付蝶、
鞆、總入、

左府生中臣近武、

右府生下毛乃敦助、編笠、
舍人、二藍上下、付蝶、紅、
居飼、
馬副八人、着紫、
手振十二人、芳濃袴、
引馬、
備、

左府生秦兼仲、

右番長播磨貞弘、二藍款冬衣、新院御隨身、
舍人、朽葉上下、付蝶、薄色、
居飼、
雜色八人、萌木上下、付蝶、
取物舍人四人、當色同雜色、菅笠、
無小舍人童、

女使三人、

次第司右權助季高、
馬、黑、
舍人、朽葉上下、薄色、
小舍人童一人、萌木、款、
雜色六人、濃蘇芳狩衣、萌木衣、
無取物、相具唐笠、
長官左少將實教朝臣、
馬、唐毛、黃、
居飼、
舍人、萌木上下、
馬副八人、二人、
取口、

繼繪隨身二人、
手振十二人、
雜色八人、
漏剋具、
前掃二人、
女使二人、
御輿、駕與丁湯衣、准、
腰輿、
女騎、
次官二人、
兼隆、
馬、毛、
小舍人童一人、
忠光、
馬、
小舍人童、赤、
舍人、
雜色四人、白、

判官一人、

藏人所雜色二人、

源行時、

馬、黑、

侍一人、青丹襖袴、一人水干袴、付口、生年八才、

仍副之歟、

祖父入道木工權頭季時出立之、生年七十二

云々、

舍人、萌木薄

小舍人童、赤色披布上

雜色四人、朽葉披布、

取物舍人四人、當色同

笠、張萌木、唐綾赤地

錦、額上立牡丹、

已上舍人以下皆付申文、

源道時、

馬、

小舍人童、赤色款

取物舍人四人、

舍人、

雜色四人、

衆四人、雜色皆

履子、糸鞋

一車、糸毛、

宣旨車、同

典侍車、糸毛、

女房車五輛、

童女車一輛、

典侍從五下藤原輔子、

前駟笠、

前駟六人、

藏人、所雜色源

親定(忠光子)

車、糸毛、

不庇、

履子、糸鞋

出車五輛、

命婦、

前駟、內登

車、糸毛、

出車三兩、白衣、白單、二藍

藏人、

車、檳榔、

出車二兩、一兩二色、紅單、一兩

後聞、近衛使自持明院豐基、出立、中御門大納言、宗

平中納言、賴堀河宰相、賴大宮宰相中將、實行向、家近

衛司左中將清通朝臣、右少將實明、基範等行向云々、

參內之時被召御前、垂晝御座御簾、使入仙花門、候長

橋、藏人居衝重、藏人宮內少輔親經勸盃、藏人取瓶子、

舞人入仙花門、於東庭舞求子退出、次藏人左衛門權佐

光長取救祿賜使、使徒踐退出、次御覽飭馬、馬副手振

引馬入瀧口戶、引馬櫛番長着烏帽、仍飭馬引出之後、

敦景更引々馬、中宮御禮陪膳左少將時實朝臣、午帶取

物、御權大進光綱、宮使飭馬以下雜色取物等皆悉御覽、

經承香殿外、渡弘徽殿細殿前、御覽之、笠不通、仍自登

華殿北渡南、更相具行列渡北、宮御座似供細殿、此事

先例不詳、宮司計行云々、敦佐兼仲相論座次、敦佐申
任官上薦之由、兼仲申祇候鳥羽院之由、此間及時剋推
移云々、通盛朝臣自六波門不出立、依遠遠借請宮內卿
永範卿家、大宮、云々、

十六日戊戌 陰晴不定、入夜雨下、今日遷幸大內之後
御慶禮之後去九日始遷幸大內也、政始云々、

後聞、今日有解陣、三條大納言房、仰之、其後有政、政以

公事不打三條大納言、花山院中納言、兼右兵衛督、家藤

宰相、能新宰相中將、通右大辨重方朝臣、非右少辨

兼忠參衙、辨一人候、可有法申之由、大納言以召使

被仰外記、然而不申云々、申文第二史掃笏於右、自左

拔之比與、中納言以下行力立西庇南溜外列立、不可然也、

可立砌內也、外記門出立間、宰相中將左廻北面立、右

廻南行、此事失也、南所門內已次列東上、中納言宰相

中將入小屋替沓、未知此說、於南所居汗了之後、上卿

相待申間、人々示氣色、宰相中將云、辨可申上也、然而

辨不申上、仍各下箸、有勸盃、依政始云々、此事雖有先

例、猶節并辨少納言新賀外無理云々、東燭以前事了、
入内、人々着陣、無申文云々、

今日若解陣以前有政者、公卿着左衛門陣并廳南所之
時、不可帶弓箭、可垂纓、參陣之時帶之可着陣也、於温
明殿壇上替沓之所可帶歟、抑右大辨兼在座、不座諸卿
於敷政門外相向大辨揖入門云々、

主上御髮料付髮可用母后御髮落、仍日來藏人左衛門
權佐光長申沙汰此事、被仰無御髮落之由不下給、而今
日給之、賜右宰相中將實、可被懸調、而以人可遣彼亭
歟、又可召賜歟之由、被仰合左大臣、左大臣被申旨、彼
人為下薦公卿、召給可宜者、仍今日召宰相中將於中宮
御方、弘徽給御髮落一統、以薄儀、御硯宮蓋敷薄儀置之、相
公乍入蓋給之退出、是御即位日料、依爲伴日奉行人光
長申出也、去九日自五條亭遷幸大内、初度也之時無沙
汰、只用垂髮、如形以紫系奉仕之、於凡人者有垂髮、
主上每度夾形御總角之由、三位中將實、被申云々、
今日中宮密々自大内渡御新院御所、八條二品亭、去九日自
安藝伊都伎鳥還御也

所、殿下令參御前給、源大納言以下暫候小板敷、右兵
衛督家、參入、被候鬼問、頃之被候畫御座、頭辨遣藏人
於南殿、令退下道々工等、又作事間塵令拂之、頭辨申
事由於殿下、殿下經長橋入御後中戶、諸卿相從、依通
長橋、攝政以下不着沓、其理不可然歟、於小板敷前着
沓入明義門何難之有哉、大極殿雖入中戶、於此儀可有
斟酌、上下足蹟以猶無便宜歟、此間皇太后宮大夫、朝參
會、殿下自高御座東間入母屋、撤賢聖障子也、被徘徊母屋、諸卿
佇立北廂、職事等列高御座西邊、殿下召光長有被仰
事、可巡檢之由歟、光長於東階邊歸參之後、史以下二人
帶一人着衣冠、可尋先
例、史々生官掌行前歟、自西方經春興安福兩壇殿上、出長樂
永安門、兼開之、承明
門同開之、頃之史歸參、頭辨入御後中戶、跪高
御座長邊、申巡檢了之由、次又藏人左少辨行隆自西階
方經南簀子、跪額西間庇小揖氣色、是又右方巡檢了之
由也、此後殿下經本路、出御後中戶、令參御殿給、此間
於露臺源大納言申云、仁壽殿擬小
安殿、可有御覽歟、中御門
大納言先例先覽小安殿也、殿下被答云、強不可然歟

外見如在云々、非行啓儀、出御不打任哉、近世事只
隨宜、

十七日己亥 陰晴不定、午後雷雨、頃休止、

十八日庚子 陰晴不定、午剋小雨、即休、吉田祭也、依
例奉幣、召使來曰、明日可有紫宸殿巡檢、可參入者、答
所勞之由、及晚頭辨經房朝臣送書云、明日可參入之由
有攝政御消息者、申參入之由了、

中宮昨日密々令渡新院御所、八條二
位亭、給、今日吉田幣以如
在儀於大内被立云々、

十九日辛丑 陰晴不定、有紫宸殿巡檢事、昨日召使來
催、依聊有所勞、答其旨之處、頭辨送書曰、可參入之由
有攝政御消息者、仍相扶所勞、午始剋着束帶參内、入關
攝政源大納言車兼
在門北車網代、候殿上、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曰、源大納
言定、被候攝政御直廬、殿下令出坐給者、仍經御陽殿
并飛香舍等、參疑華舍、先是殿下入簾中給云々、源大
納言被候、予同着座、自南西戶方昇給、侍從家俊來告、
仍源大納言相具參飛香舍方、中御門大納言、宗被參此

者、仍無此事、予時未終剋也、人々徘徊露臺之間、殿下
被退出云々、於仁壽殿與右武衛雜談、申剋退出、
今日立高御座、巡檢畢
立之、
蓋并桁連子等醒土漆工等結穴奈并昇之、自餘所白
木未及莊嚴、
於紫宸殿御即位例、冷泉院許也、彼時記不分明、慣延
久、立高御座於太政官廳、不成疑、先日始行事所作高
御座、其後彼年式出來、尋取頭辨披見之處、立高御座
之由不見、注御帳之由、予内々問子細於頭辨之處、答
云、爲違康保例、今度可被立也、式未出來之前始之、此
事有疑、依不被憚康保例、被用紫宸殿、今又可違其例
云々、次第不得其心、
南格子并柱寄、賢聖障子同柱寄皆放之、母屋東面如西
方塗壁、南庇東面東庇南面立妻戶、皆是同西方體隔成
之也、北庇北格子、并戶、及東西妻戶者不放之、頭辨
曰、大夫史隆職申云、北格子猶如大極殿、不可塗壁者、
然而強不可然之由仰了者、陣座後恭禮門以東三々間、

明義門以西三々間、打足固下桁、其高一許尺、可爲左右裏帳休幕也、

仁壽殿始御裝束、額間懸御簾、非錦緣、只通緣也、今日不引額、其外無他裝束、見殿內不供帖、

紫宸殿南庭立四神幡杙、銅鳥日月四神竿七所也、其東西第一杙、當南殿母屋東西第一柱、南去〇者、北第三柱、其所各堀穿地、西第一杙南方有高二許丈奈奈井、爲懸幡敷、

已上今日見在如此、予巡檢日參入予茲三々度、無成事年已老、度々其儀皆異、

廿日壬寅 雨下、乘燭皇太后宮大夫朝來臨、被問御即位宣命使間事、

今日被仰下昇殿十人、踐辭之後今、度始被加之、

正四位下行左近少將源有房、

正四位下行左近少將源通資、

從四位下行右近少將藤原公時、

從四位下行左近少將藤原公守、

從四位下行左中辨藤原兼光、

正五位下行左馬權頭源宗雅、

正五位下行右少辨源兼忠、

從五位上行侍從源家俊、

從五位下行右兵衛權佐藤原盛定、

從五位下行右衛門佐藤原隆雅、

辨官無地下、近衛司左中將清通朝臣左少將實明基範猶爲地下、抑宗雅以下五人勤攝政御共之人々也、仍被聽云々、

廿一日癸卯 天陰、今夜被行御即位敍位、本儀十六日延引、有召仰事、藏人左衛門權佐長參左府亭仰之云々、天曙事始云

云、傳聞、左中辨兼光朝臣、權右中辨光雅朝臣、右少辨兼忠取宮文、執筆右大辨長方、清書上卿藤中納言、成

宰相堀川宰相、定、參仕人源大納言、房、花山院中納言、兼、

藤中納言、成、堀川宰相、定、右大辨、長、新宰相中將、

親、天氣曙之間事始、已剋事了、午剋清書了云々、後日頭辨曰、右中辨兼光朝臣賜上西門院御給事申從上、而

右少將公時左少將公守在上、三人共可加階敷、自新院遣仰前右大將許、如此沙汰之間及曉者、左衛門尉平信

光左〇右〇府生秦公春男、容貌勝傍輩、乘惡馬無敵對、爲左近將

曹、歸本姓云々、左府生近武爲將監、本新院、御隨身、可爲院御隨身

之由、以口宣仰下、將盟可任除目也、然而敍位之次又

於陣不可被行除目、只如此被仰下事有例之由、有沙汰、被仰下云々、可尋外記、

書下宣旨書樣、

左衛門少尉秦信光、

可爲左近衛將曹、

右近衛府生中臣近武、

可爲右近衛將曹、

正三位行權中納言藤原朝臣成範宣、奉敍、件等人宜

爲左右近衛將曹者、

治承四年四月廿一日權少外記中原清俊奉、

敍位、

從一位藤基〔通〕、

從二位藤成範、

平賴盛、

正三位藤賴實、中宮未給、

正四位下藤敦周、所帶彈正、大弼口、

同光範、前坊學士、

從四位上藤長房、八條院御給、

同基輔、皇嘉門院御給、

正五位下藤親經、前坊學士、

同公兼、平野行幸賞、

從五位上高階光兼、

安倍晴光、

從五位下忠遠王、寬和御後、

藤時經、藏人、

源宗綱、式、

同光行、民部、

中原貞親、外記、

大江盛景、史、

源定成、天曆御後、

橘在光、氏、

藤公廣、皇太后宮御給、

源通清、女御障子御給、新院判官代、

平時兼、前坊權少進、

藤經高、諸司、

中原知國、諸司、

藤原盛實、諸司、

同行義、外、

伴季衡、同、

佐伯宗直、同、

和氣相光、氏、

予爲前坊大夫可浴恩賞也、然而於身已爲正二位、子息又以此賞忽無可申之事、頭辨經房朝臣相尋之處、答此旨了、後聞、坊官申旨可注進之由、有新院仰、仍頭辨注

申云々、

傳、申以前筑前守賴季朝臣被敘三位、

學士光範朝臣、申云、被許二階可敘三位、若無許容者、

親經、申二階、

大夫予、追可申請、

權大夫知盛、內々有申入事云々、

亮重衡、左右可在御定、今度無沙汰、或人云、不任中

權亮維盛、重眼、

大進光長、申五位正上、今度不許、或人云、爲超

權大進時光、申五位正上、

權少進時景、申敘爵、

大夫進不被任、無人也、

天明之後、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仰時經將監如舊之由、

仰清書上卿云々、

外記書宣旨書樣、

從五位下藤原朝臣時經、

從二位行權中納言藤原朝臣成範宣、奉敕、件人宜如

齋爲左近衛將監者、

治承四年四月廿二日權少外記中原清俊奏、

藏人所雜色平廣家宮内少輔、補藏人、時經敘爵替猶四人

也、踐祚以後未滿五人、

今日中宮密々自新院御所令還入大內給、去十六日密

密令出給也、

新院有御灸治九所、典藥頭和氣定成參仕、可令依御懸

將事歟、

廿二日甲辰 陰晴不定、一昨日甚雨、昨日風烈、今

於紫宸殿代々皆於大極殿有此事、而治承元年四月廿八日八省燒亡、

致土木之營、未及立柱、只材木少々在龍尾壇云々、仍任康保間、於紫宸

殿可被行歟、將依治曆跡、於太政官可被行歟之間、去二月被問人々、抑

本無異議、於太政官可被行云々、然者以南門雖立民部省小垣、可備其

旨(頭辨經房朝臣以息云々)、區分、任右大臣定被用南殿也、於非大極

殿之位、陽成院於豐樂即位、貞觀大極殿燒亡、冷泉院於紫宸殿

即位、雖有大極殿、依御懸恐云々、後三條院於 即位、左大臣作式、

官方事裝束使藏人頭左中辨經房朝臣、左大史小槻宿

禰隆職、藏人方事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藏人平時房、

出納右衛門府生中原國貞等行之、予午終剋着束帶無文

違使等、令掃見物雜人、未二點着御高御座、不待次第

以吉時着御例也、御佩玉聲頻聞、令與其音云々、藏人

頭重衡朝臣云、御禮服悉着御、於御冠者或時着御、或

時奉取之、御髮上所着御也、有付髮夾形總角、右宰相

中將實守卿奉仕之、御裝束同彼人奉仕之、攝政奉抱、

奉居高御座、內侍置劍璽於御座左邊、母后令昇給之

間、攝政被出居高御座帷外東欄內、中宮令登高御座、

令奉抱主上給、行隆持御冠、重衡取御笏獻殿下、殿下

令獻主上給、藏人宮內權少輔親經云、命婦在御前、光

長親經扶持之、大理云、內侍可候前之由、雖載式、共

候御前者、清涼抄云、奉從如常可列前後歟、又嘉承江

抄如此、然而任代々儀列左右歟、又曰、中宮自弘徽殿

令昇仁壽殿御路、自弘徽殿南戶副瀧口築垣北面、至于

承香殿西戶、構長橋經同殿內、入御仁壽殿、其間我并

左兵衛督知盛卿取御几帳、又女房二人同取之、四本各

可取角也、然而牢籠不法、着御高御座間又如此、宮令

理髮給、未額令上給內、御乳母典侍參上、可奉上歟之

時繪用參內、左少將兼宗用夏袍、着下襲、不着半臂、古昔(〇者)

毛車、入尻箱、見西宮記、但寬和記曰、不入尻箱云々、然而見西宮記之

上、延久壽永記入之、保元在山納言入之、仍所入也、今度申所新調也、

相具着裝束之間事、委注保元曆、仍省略之、隨身在共、入待賢、爲見

蘇芳袴、小舍人童薄青白裏薄色衣、白半單衣、在共、入待賢、建禮

承明兩門外儀也、於王生辻邊見之、四神幡自迴廊上見、又兵衛、建禮

懸幡自築垣(〇地)上所見也、見物雜人內外如堵、但車不見、春華、

延政、內辨休幕在春與殿東庇、懸新簾、御引繩纏幔、化德門等、

昇南殿長外階、不脫頭辨藏人左少辨行隆候南殿御後簀

子、予示氣色、答爲御所之由、仍入南殿北面東戶、兼宗

留陣後、予見南殿裝束等、右府、左大將、實被徘徊、兩

人徒踐、仍暫脫沓於南殿簀子、先是諸衛諸司在本陣本

列、左近中將代在北、大將代前河內守資泰朝臣在其南、少將代在其南、

右近又如此、大將代前右馬權頭隆信朝臣也、先例左近大將在北、

中將在中、少將在南、右近如(〇)一本此間有此字、今日儀、永治字治左

府問中院右府、右府云、先々如此相違、但以右爲吉之由見或記者、而今

日左右共用吉、主殿圖書各列東爐東西爐西、已上皆東西相

向、伴佐伯率門部在承明門內、專不可然、近衛開閣門

後可入也、典儀少納言仲家率贊者二人入月華門就版

位、東、此間予立入南殿東南簀子邊、窺見次第、人々同

來此所、于時南廂西戶下打付木、人々相議令開之、右

中辨兼光朝臣令出納放之、大理來此所、令出納召檢非

胡床、他將此後同居、

〔頭註〕見在大納言實定、定房、隆季、實房、實國、宗家、中納言兼雅、時忠、時親、真通、成範、賴盛、朝方、實家、參議教盛、家通、實守、賴定、實宗、長方、定能、通親、

外辨列圖 異位重行

長方卿三位

實家卿

朝方卿

定能朝臣四位

後開實家卿
綏短、自左
前短、左長
云

宗家卿

實房卿

宗家卿於春
華門車(○)屋
陣敷(○)屋
若禮服云々

經少納言後者、若有兩說歟、可尋、今日兼光朝臣存一

間之由、所示頭辨也、左右裏帳命婦二人起昇高御座東

西階、得選各一人先、進立南面欄內、此間得選相副外方、前中納言

裏帳、得選自左右進寄、以銅針(行事所設之)八字閉上之、其高三尺

作、頗懸手云、畢退歸復座、二九女孺執翳各經本路退歸、自

云、不見及、畢退歸復座、二九女孺執翳各經本路退歸、自

行、事資信朝臣云々、今度不然、如元寄立壁、初見、母后取玉覽

御云、近仗伏弓警蹕、式部先稱面伏、內辨不起不警折、

折、主殿生火、進寄爐下床子下生之、入火於大土器、又寄一口、東

折、圖書燒香、取香置火、乍其器自南方置爐中、以扇、典儀稱

再拜、唱曰、サイヤ、上二字延、下二字短、永替者承傳歟、不

開、百官再拜、實房卿以手扶冠拜、宣命使乍持宣命、宣命使皇

太后宮大夫就版、揖離列三尺許進出、乍向北揖、西折當大納言與

式北位記案長、乍向北揖、斜就版揖、(此所不退立、立揖也)離本列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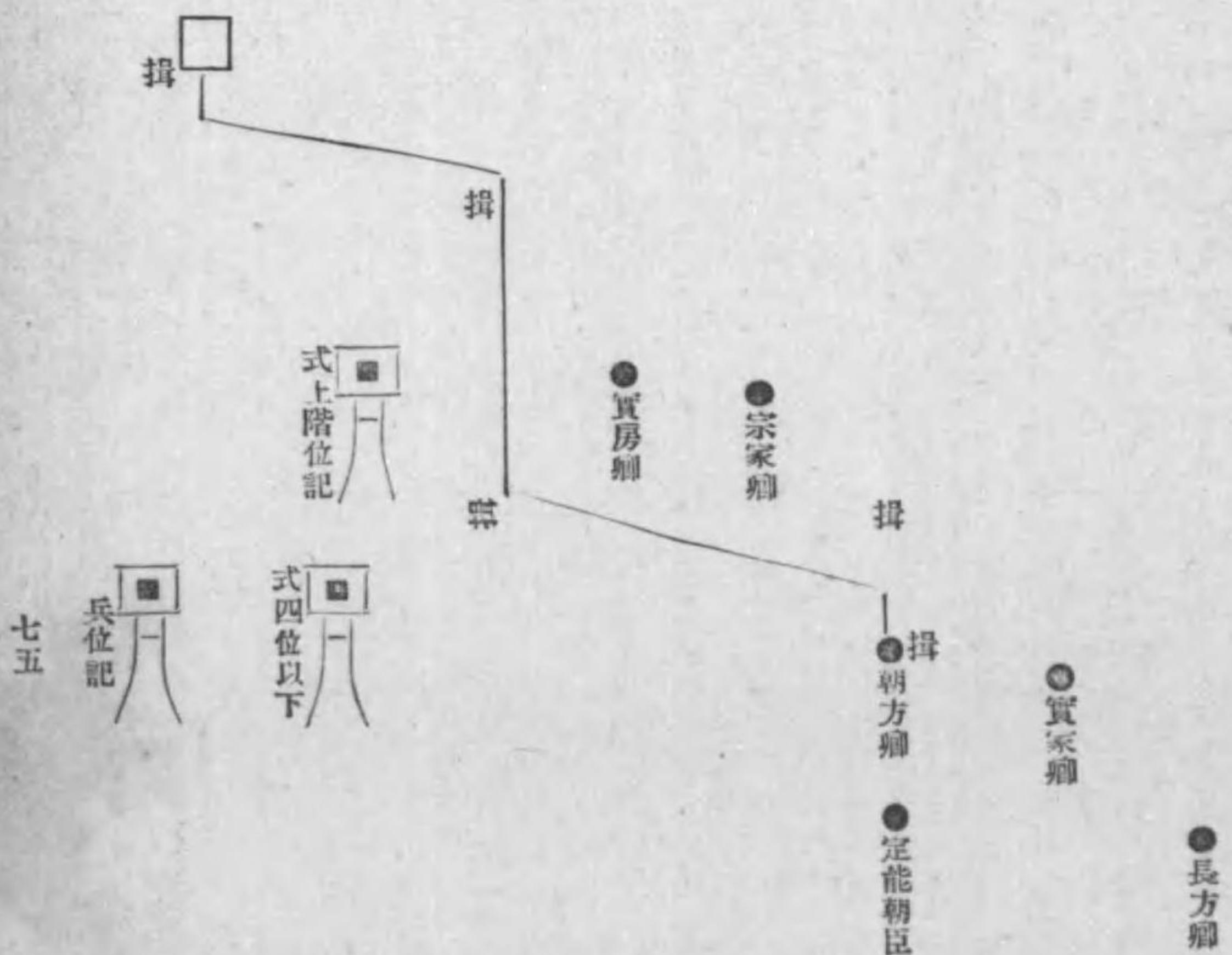
宣制三段、下押笏、今度只如恒、開宣命於右、推合當所冠

額口口開之、高差上、引下テ當面程押合右願、群臣再拜、

拜、又宣制如初、群臣再拜、又宣制如初、群臣再拜、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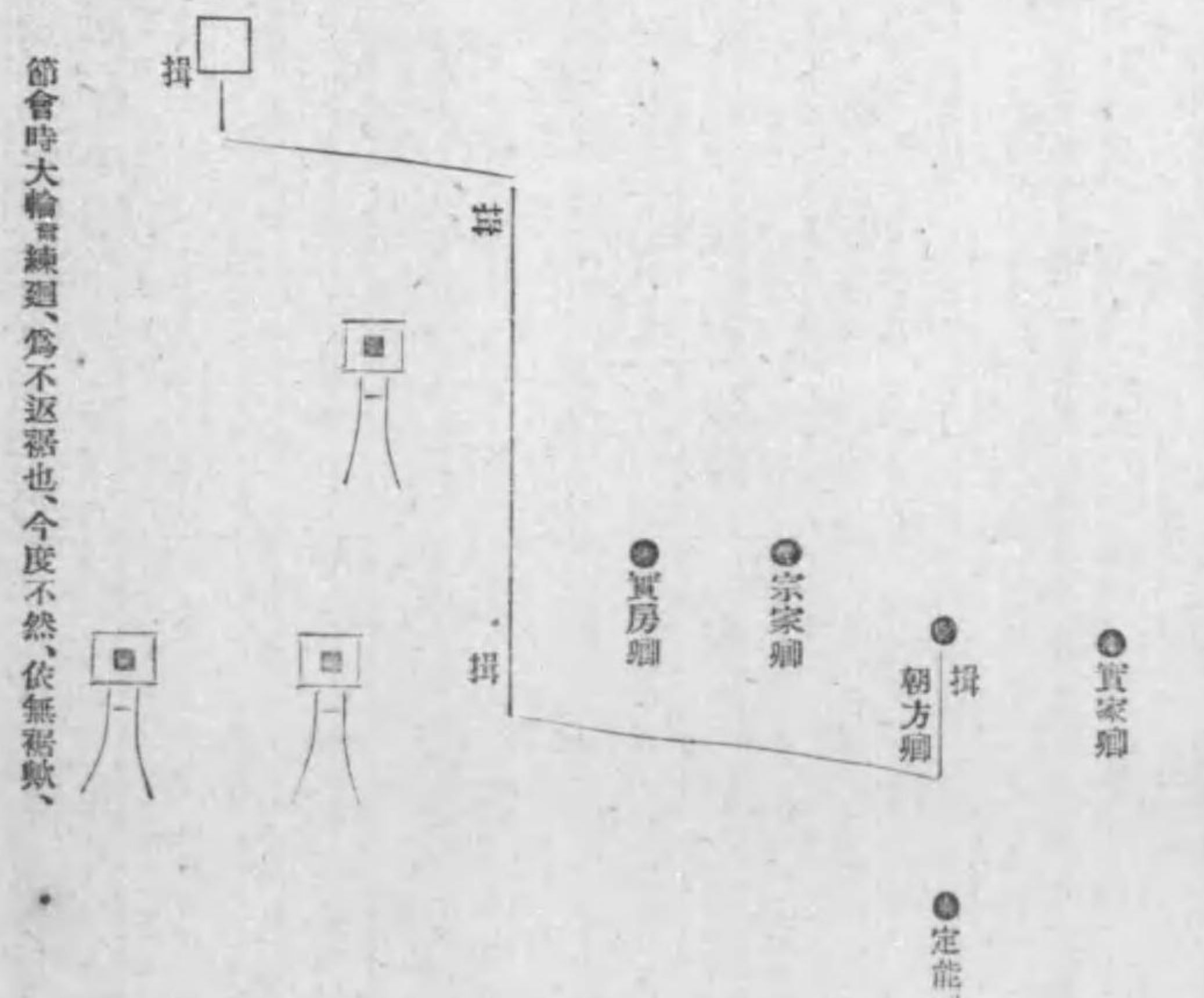
二省引彼人參入、召求之間良久、此後皇帝可着御高座也、然
〔頭註〕兵可尋、範保歟、而在先例以吉時早以着御
兵庫頭申內辨令擊鉦、二九女孺執翳進立高御座前、其
次第左右辨行之、經房朝臣在母屋邊、光長同在此邊、
兼光立西南簀子、親經在母屋幔邊、翳兼寄立女孺座北
方東西壁、長三枚在北、中三枚在中、短三枚在南、左右
如此、左方女孺等、右手取翳柄上方引副身、左手差扇、
似知故實、自母屋一間斜南行、出庇柄上方引副前入額
間、與母屋柱平頭長翳三人列立、其後又中翳三人、其
後又短翳三人、皆西上北面、右方女孺取翳柄下方之間
不持得之、女官等出來助之、其狼藉、兼光朝臣追入之、
出母屋并庇一間、經少納言氈西南、入額西間、相列左
方、東上北面列立、兩方同時參進也、三行各六人列之、
前中納言雅賴卿曰、左方女孺知故實出二間、可然也、
右方出一間、失也者、永治右中辨雅網朝臣行右方事、
令出一間、兄弟案各別、以何可爲是哉、件度左中辨資
信朝臣同令出一間、宇治左府被難之、今雅賴卿案相
叶、但西宮文曰、出一間、又二間者、北山抄云、出二間、

宣命使就版圖



踏再拜、此間宣命使拔笏、凡作法雖無失儀、甚倉卒、諸卿拜間可顧立、拜了又可宣制也、而拜間又宣制、仍六ヶ度拜連綿、人々傾奇、仁安隆季卿開宣命於右、不推合、乍開持廻宣制、是用寬弘行成所爲也、今度只普通、此宣命宣制度數様々也、或二段、西宮說也、又代々多用此說、或三段、是又代々例多、或四段、北山抄說也、仁安如此、今度申左府、三段可宜之由被答云々、武官振粹歟、不見及、宣命使復列、拔笏、取副宣命於笏、左廻、斜至言列與四位參議列之間、乍向南揖、東折至于我列後、乍向東揖、南折至于中納復本列揖、懷中宣命離版、當中納言例後、巡テ乍向南揖、スル所マテ練、二省輔代就案下給位記於被、仲佐伯同欲給之、而被追反人難被敘之時、公卿猶不給之、被、人拜舞可立列、而拜了退入殿上四位侍從敘時同不給之、被、人拜舞可立列、而拜了退入如何、拜而早以退出、左侍從右兵衛督家通卿進前稱禮、畢復位、先揖左廻、自殿後退、南行經四位侍從前、自二間出、於第四間西頭北折、於此所更伸腰可揖、而不揖、失也、副西柱(額東間也)更入殿內(右足爲先)風於初天間半許猶北進テ、乍北向、西サマハ大傍行三度、後風シテ如欲居小傍行、又西サマハ三度シテ正久當高御座中央跪(先突左膝)膝行三度(先右、次左、次右サマ)深揖冠付地、以左手助冠額、恐被落歟、更如揖、此度冠不及地、謂之僥伏、ササテ左ハ引、次右ハ引テ、正當前テ、三度以膝逆行(先退左、如退也、聊透巡、奏曰、禮畢、其聲高長、レイヒツ、乍四字皆上聲也、又乍四字其間同長サニ唱之、字治記云、ツ字鼻ニ言入テ後音平聲也、今如此歟、但禮

宣命使練廻例



畢聲、大極殿之時猶以間外辨爲善歟、而今日頗微不聞外辨歟、唱了更起上テ、揖テ以膝逆行シテ立、雖立如初深風也、小傍行三度、了申下テ猶屈腰テ大傍行三度、左廻(不揖)南向テ伸腰テ、猶風行シテ出賣子、(右足爲先)乍南向揖東折至于東第三間、風行シテ、其後只漸行テ至于同第二(〇三イ)間、乍東向揖、北折入第二間、(右足爲先)歷四位前、自我既後左廻(無揖)立既上西向揖、兵庫頭申内辨令擊鉦、二九女孺執翳進立御前如初、今度兼光朝臣誦仰條大納言曰、玉冠甚重依不可堪早出、此間外辨公卿退出、褰帳人々猶可表候之處、被引被退出也、此間外辨公卿退出、褰帳命婦如初參進垂帳、得選扶持、又復座、此間近仗可暨躡、不然失也、兵庫頭申令擊退鼓、侍從少納言退、内辨群臣又退、執翳褰帳儀命婦等退入、近仗退、左右皆經本路、出日月花門、依事了退用此路、中此後良久天皇還御後房、執翳坐之後可還御也、次母后同還御後房、此間見物雜人法師原爲見高御座昇立南殿南簀子、無人追却、狼藉不可言、頃之天皇經露臺渡殿、當額間屋也、〇五字南殿北簀子長橋等、入御清涼殿、此後予見高御座内仁壽殿御裝束等退出、于時西一剋也、次將今度可執粹哉、可帶弓箭哉之間、有狐疑之輩、幸小安殿之時帶弓箭之例、而於紫宸殿有御即位立粹、於後房東庭若可取之歟、康保記髣髴無所見之故也、此事

光長粗尋申左大臣云々、被尋曰、康保記帶弓箭之由有所見、隨服大儀若甲爭不用弓箭哉者、予不見及康保記、又無稱有所見之人、彼年記所流布者、外記左近陣記歟小一條武等也、皆無所見、左府所被命之記可尋知、抑服大儀服執粹之條者、不可有妨哉、前愚案區分未思得一定、不着禮服公卿又可帶弓箭哉之條、有成疑之人々、先日大理時忠被尋申前大相國左府、皆可帶弓箭之由有返報、彼消息被見予、予答專不可然之由、幸小安殿之時帶也、紫宸殿儀禮服不具公卿帶弓箭祇候閑所、可無其儀事也、又左近衛督時忠被相尋、同答此旨了、今日人々皆不帶弓箭用蒔繪劔、而新宰相中將通親帶螺鈿劔、今日參入人々、

- 攝政、
- 右大臣、兼、
- 左大將、實、
- 源大納言、定、
- 藤大納言、國、
- 前大納言、邦、
- 花山院中納言、雅、
- 別當、時、

予、
 前中納言、雅
 堀川宰相、賴
 左兵衛督、印盛、非參議
 新宰相中將、通親
 禮服公卿休所、

左大臣、春與殿
 三條大納言、同所
 中御門大納言、春花門陣座
 皇太后宮大夫、一本御書所
 右衛門督、
 右兵衛督、
 左大辨、
 三位中將、左府同所
 藤宰相、中御門大納言同所

後聞、事了於左府休幕有盃酌、三條大納言、藤大納言、堀川宰相、三位中將在此座、左府着梨子直衣被坐云々、今度擬南殿御帳立高御座、新調寸法隨殿計減此事有疑、康保不立高御座用御帳之由見式、而今度慣治曆太政官儀無他家造始之歟、而件式迫期日出來、三條大納言實房授頭辨注出之其後不能改易歟、予問子細於頭辨、答曰、爲遠康保例、今度被立高御座也者、此事有疑、後日光長云、御鬢右宰相中將、實守奉仕之、只以紫糸引渡

御頭上、左右七八寸許垂之、付髮夾形等只依爲物具雖設之、此程爲少年御時不用之由、宰相中將被申、而三位中將、實賴聞此事被申云、凡此說不聞事也、於凡人者有垂髮、於天子一切無此儀、必用夾形總角付髮事也、於鬢說者、顯綱朝臣爲規模傳道經、道經傳清隆卿、清隆卿傳左大臣、左大臣被傳我故德大寺左府、者雖知子細、依爲先達、假令被申合之許也、宰相中將者、幼年之間更不能傳德大寺左府、說一德大寺左府記委細、守彼所奉仕也者、倩案此事、難結御鬢之程、年少帝王近衛院以後歟、彼說會釋起此時歟、尤難決事也、又曰、前日調出女禮服、納朱漆辛櫛二合、持參臺盤所、付勾當內侍、美於辛櫛者返遣行事所了、裙帶比禮用冕服之由見舊文書、然而近代用唐絹籠絹等、而今度功所獻浮線綾、仍用之、藏人方功先々勘多、其上或又自院被加了、然今度兵衛尉功十千疋之外、諸國大略難濟、纔四五ヶ國所濟也、然而相構沙汰出了、又曰、劔璽內侍可候前後之由、左府被載、而先例多左

右前行、但又前後行列有例、猶可尋一定於左府之由、有攝政仰、仍前日爲敍位召仰參左府、申此旨、守先々式載其旨了、然而又如此事臨期隨仰常事也者、當日早且爲奏宣命參陣之次、被見廻南殿、其時被示曰、猶內侍二人前行可宜之由被申、仍今度二人左右前行、又曰、高御座上自宮御方被立三尺御几帳、永萬蘇芳未濃螺鈿手也、代々又如此之由、隆職宿禰所申也、此事兼日相尋大進宗賴、申云、更不可被設別御几帳、只可用恒御几帳者、此事爲奇、今度黑漆手白薄物御几帳也、予又永萬并今度見之、如光長言、又曰、中宮先遷御高御倉御後戶西腋帳內御座、次主上渡御高御座、攝政被奉抱、先命婦四人、左、先五位一人、次四位一人、右同、前行、次內侍二人、左、右、次主上渡御也、上臈命婦當高御座御後開柱可立也、其東西下臈可立、以中爲上臈也、而其所以甚狹、頗違禮、下臈留開權下、柱力劔璽先可令置御座之由、攝政被仰光長、申不然之由、着御高御座之

後、令內侍置之、女房密々參入高御座邊、中宮令登給之間、攝政退之故也、此事顯重衛朝臣令相違主上渡御之間不加御冠、不令付玉佩給、御不召御沓、襄帳之時召之、左兵衛督知持參之、又曰、女禮服其體如唐衣、但袖廣、腋縫上如男禮服有大袖、無小袖、唐衣上着之、以唐衣用小袖代歟、今度女房間之、不知近代儀、任舊記申此旨了、其定各着之云、又曰、執醫女孺十八人者、采女理髮女士各六人用之由、雖見舊記、近代皆乍十八人采女勤之、又髮上等無申事、采女雖過本數、各相具之參入、所給只裳唐衣許也、於衣者私着之參入、又曰、女房禮服裳、其外又裳唐衣沓許給之、衣皆私設之、又曰、童帝御冠如天冠、其中卅十文字渡細金、中央立日形、件御頂無冠絹、無舊跡、而匡房記無巾子下、作如成人云々、然者猶可有絹歟、而御冠師云、先々無絹也者、

仍今度無之、不審事也者、

又曰、御帶自攝政殿被獻之、有文小玉帶、然而不令着給之、猶大不相叶御腰也、

今夜攝政被申一位慶被參院、前駟三人、又殿上人一人、扈從、賜御馬、兼無其沙汰之間、無可引御馬之藏人五位、或又五位殿上人先々引之、同無其人、仍御隨身引之、頗領輕忽、左馬權頭守雅請取之、甚凡云々、宮六位進源兼補藏人云々、今度滿五人也、有五位藏人三人也、

廿三日乙巳 天陰風烈、時々小雨、入夜甚雨、今日有石清水臨時祭御馬御覽、右中將隆房朝臣候毛付云々、廿四日丙午 陰晴不定、午刻向東山、晚頭歸華、少納言信國逝去、年四一昨日御即位候堂上、生死無常不可言者也、舍弟少納言信季去年六月逝去、其替任少納言、父入道兵部卿信及七旬見在、可悲々々、後聞、今夜稱心神違禮之由沐浴就寢終命、今夜葬石藏云々、

廿五日丁未 天陰、

廿六日戊申 天晴、石清水臨時祭也、去月式日十八日庚午、公家御衰日、又滅日、代始擇日次、仍及今日、三月中無其日、今月賀茂祭以前被擇也、新院御時賀茂祭以前被行之、爲失錯之由後日有沙汰云々、雖代始無試樂、日次不宜之上、寬治無之、依彼例歟、未刻密々爲見物向二條大宮邊、及日沒庭座了攝政被退出、前駟六人、番長一人、左馬權頭守雅、侍徒家俊扈從、日入後使舞人渡晴、

前掃二人、持袴、烏帽(子)退紅、不(〇)元、イ幣外居持二人、裝束如前掃、二又前掃一人、琴持、裝束同前、舞人、六六位二人、左兵衛尉源信政、新院判官代、位院御時度々勤舞人隨身二人、指指稱、童一人、朽葉白生單、

雜色四人、萌黃狩衣袴、紅梅衣、白生單、不出衣、無取物、

藏人左近將監高階親家、

隨身二人、差差腰巾、御藏小舍人、布衣、童一人、二藍狩衣袴、款冬衣、

雜色四人、萌萌黃狩衣袴、以同濃色畫窠文付、牡牡丹、紅梅衣、白生單、不出衣、取物舍人四人、當當色同前、笠張萌黃唐綾、以黃唐物爲帽額、付牡丹、

五位四人、

右兵衛佐盛定、院御時度々、

隨身二人、差差腰巾、童二人、赤色款冬衣、白生單、

雜色六人、萌萌黃狩衣袴、紅梅衣、白生單、不出衣、無取物、

右少將基範、院御時勤、

隨身二人、差差腰巾、童二人、萌黃款冬衣、白生單、

雜色六人、濃濃蘇芳狩衣袴、萌黃衣、不出衣、無取物、

侍從實保、院御時勤、

童二人、二藍萌黃衣、雜色八人、不賜當色、白生單、

侍從成家、院御時勤、

童二人、赤色款冬衣、雜色五人、不賜當色、白生衣、

四位四人、

左少將公守朝臣、五位時不(〇)、無無勤舞人、

隨身二人、差差腰巾、童二人、朽朽葉堅文紗付藤丸萌黃衣、付物、傳傳言、

雜色八人、萌萌黃狩衣袴、付藤丸、出出紅梅衣、白生單、取物舍人四人、當當色同前、笠張唐物、有紫花青朽葉文、帽額、花田唐綾有線、中央立羅紗花、於二條大宮邊留取、

備一人、左番長秦公久、殿殿閣左大將隨身也、赤色上下付反鼻、出紅打衣、平禮、騎馬在少將、

右馬頭長房朝臣、五位時勤、

隨身四人、差差腰巾、雜色八人、濃濃蘇芳狩衣袴、萌黃衣、白生單、不出衣、無取物、

左少將通資朝臣、五位時勤、無無勤舞人、

隨身二人、差差腰巾、童二人、朽朽葉薄、

雜色八人、濃濃蘇芳狩衣袴、萌黃衣、白生單、不出衣、無取物、

相具舍人一人、着着薄色、上下非、(〇)似、似似、新新調、依有馬部自餘不相具舍人、

左中將清通朝臣、不見、

此所於門邊留歎、隨身二人、雜色三人許相具、不具童云々、去廿日昇殿人有十人、猶漏其恩不便歎、

使正三位右近中將賴實卿、訪御地不緒魚袋、寬治之度祖、父大納言爲三位中將爲使、相叶例歎、

馬、鹿毛駝、賜新院御馬、御厩舍人、赤色款、冬衣、

居伺、馬副八人、裝緒括二人、張口葉腰巾如常、

隨身四人、變繪鬘鬘半臂下襲、不付、面、朽葉末濃狩袴、赤繩、

雜色十人、白襦上下付流平組括、薄色、衣、白生單、平禮、不出衣、

取物舍人四人、薄襦白寬蘇芳衣、白生單、不出衣、菅笠、無帽額、

陪從、

四位四人、中務權大輔經家、右京權大夫信行、前右馬權頭隆信、前少納言重雅、

五位加陪從二人、散位爲實、右馬助季高、

所作陪從六人、經時、信綱、惟成、仲俊、有賴、

人長左將曹秦賴文、

今日事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奉行、今朝相尋次第、送一帖了、右兵衛督家通、今朝問重孟作法、粗答子細了、昨日藏人頭重衡朝臣問今日次第、付返報注送、頭辨經房朝

臣借丸鞆帶、爲代始可扇令、仍送楮通天、後聞、御視時不出御孫庇、供御座於額間簾中、推遣畫御座於御帳方重之、御事可尋事也、幼稚御坐間不可出御之由、左府被申云々、但供御座之所光長今案云々、御視陪膳藏人頭重衡朝臣、役供光長、着座之後宮主忽鼻血出、周章出仙華門、良久歸參奉仕御視、有事崇歎、尤可恐々々、清通朝臣、實保、藏人親家引御馬、在宮主後、可引前、宰相光長雖不知、還不進之、着座間只立御倚子不出御、頭重衡朝臣召公卿、攝政被着壁下座、重衡朝臣召使、一獻藏人頭左中辨經房朝臣光長勸盃、二獻左大將、三獻三條大納言、四獻花山院中納言、五獻右兵衛督、持盃着使上之時不揖、是、有對揖壽陶之氣云々、兩日、自餘皆揖云々、重坏藤宰相、新宰相中將、共不脫沓、起居無揖云々、頭重衡朝臣、三四獻有傳盃、使持參盃於攝政前之時、於本座拔笏、覺悟更揖之、人々屬目云々、舞時頭辨經房朝臣召公卿、又召舞人、日未入事了、子刺着社頭云々、

參入公卿、

攝政、左大將、實、三條大納言、實、花山院中納言、雅、

右兵衛督、家通、右宰相中將、實、堀川宰相、定、藤宰相、定、新宰相中將、通、

今夜被奉渡御竈神於大內云々、其間作法今朝右衛門督、實、被尋送、而及秉燭花山院中納言、雅、又被相尋、若金吾辭退歎、後聞、金吾雖申胸所勞之由、依落居猶供奉云々、

遷幸大內夜、同可被奉渡歎、而無其沙汰、伴竈神也、伴御竈神又可奉渡院、而其無沙汰、大略兩方似不存知、或人々如內侍所相傳之由、人々存歎者、

後日右衛門督云、內膳在閑院北町、不入其內、帶弓箭暨隨身垂袴壺、前陣供奉右少辨兼在、後陣又有外記史、於諸衛者不見、近代路頭雖爲乘車之由、所步給也、入待賢春華等門、廻北方入御、內膳御竈神一荷也、自春花門邊退出了、不參內膳、又被命云、故內府雅通、爲衛府督供奉之時、帶壺之由所承也、三條大納言、實、供奉之時、入脩明門云々、而經信記不可過建禮門前之由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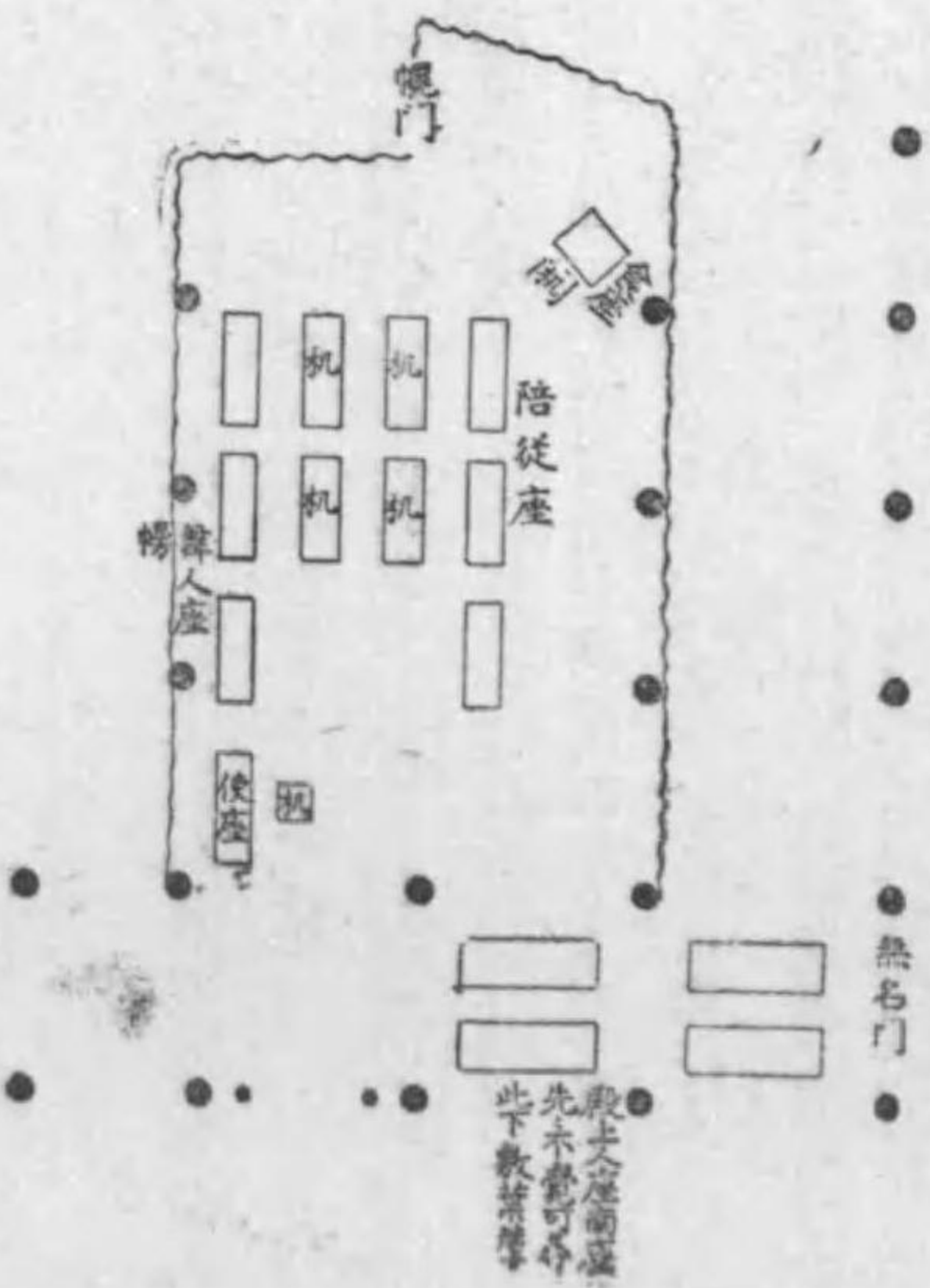
記云々、不審事、後日帥大納言隆季、新院執事、被談曰、新院御竈神今夜同自大內々膳奉渡院當、今坊時御竈神御坐于閑院之內膳、新院在位之時御坐此院也、

自件所奉渡大內、而新院御竈神可奉渡之處、無其所、雖尋先例不明、廻今案奉渡前坊內膳屋、令渡替、了、以內裏御竈神奉渡院內膳者可有其憚、以院御竈神奉渡前坊內膳屋、不可有事忌之由、可存也、別當右中辨兼光朝臣、主カ、典代廳官以下等參向、皆步行供奉之、人夫及雜事一如內裏儀、慥不尋知先例、粗推量行之、抑辨官供奉似內裏儀、可有憚哉之由、兼光朝臣所申也、何事候哉之由答了者、

廿七日己酉 朝間晴天、午後陰、時々小雨、有大嘗會國郡卜定事、未剋參內、諸卿未參、攝政車廂、在陽明門、參中宮御方弘徽殿、次參殿上方、臨時祭使以下歸參、使二位中將經南殿御後、暫被候小板敷、開陪從舞人參集由、三位中將經弓場出立月華門外、陪從吹物音、藏

有勅事、見五月六日記、
人頭左中辨經房朝臣出無名門、經弓場東砌、出月華門
外相逢使、歸入申事由、此間攝政衣、被候畫御座、頭辨歸
出、召使以下、使率舞人、右兵衛佐盛定、左兵衛尉信政、此外不
人親家、已上召籠、清通朝臣、實保、成家、基、陪從、經時、信綱、惟業、仲
範、已上恐懼、公守朝臣參入早出、仍無沙汰、陪從、後、有賴等也、四位辨
加陪從二人、所入月華門、經校書殿東庭、入南暢門、着弓
場座、北上對座、使舞人着、一獻使勸盃頭辨經房朝臣、於明
義門前取盃、於小板敷前可取歎、藏人傳之、所雜色取
瓶子、陪從勸盃左少將有房朝臣、瓶子所衆、二獻使勸
盃右中將兼光朝臣、瓶子所衆、陪從勸盃藏人左衛門權
佐光長、瓶子所衆、三獻勸盃右衛門權佐親雅、瓶子所
衆、陪從勸盃藏人宮內權少輔親經、瓶子所衆、次賜祿、
祿辛糶兼並立、頭辨取使祿、殿上人等取舞人陪從祿、光長曰、
使祿如殿上人使時、爲房卿記始如常事、仍必每年
儀役之、而物ヲ重之由、三位中將被稱、未勸知者、使以下起座、使
於東暢外拔頭挿花賜隨身、被參殿上方、
申終剋左大臣被着伏座、召使來告、藤宰相能、相共着
陣、先是新宰相中將通、在橫敷、藏人頭左中辨經方朝臣
仰調後日相尋、
着膝突、仰可大嘗會國郡卜定之由、(頭註)頭辨注送云、以近
江國甲賀郡野洲郡、丹波

弓場殿座圖



後日光長曰、三位中將氣色、使舞人座可
敷西之由被存歎、座ヲ被數タラムニ隨
テコソハ着ソト被稱、此事兩樣歎者、
國多紀郡水上郡令ト申ヨ、予案之、大嘗會修記主基國郡ト先仰テ後
二、如此可仰歎、若守寬治爲房記仰歎、件度先有月沙汰テ、三月以前職
神之時、近例四月必被卜定トテ、以近江國甲賀野洲郡、即自懷中取
卜仰ハ其請事也、先不仰其事、只以近江仰ハ荒涼歎、
出折紙、紙屋紙、獻左府退、左府令官人召大外記、賴業着
膝突、左府被問神祇官參否、其詞云、大嘗會國
郡卜定神司候哉、申候由、左

近江國

野洲郡、

卷之連北方、次又卷出紙一枚書之、

丹波國

氷上郡、

卷之置硯南方、又卷出紙一枚書之、

丹波國

多紀郡、

卷之加置硯南方、此間神祇官々人權大副卜部兼友大
祐同兼貞、大祐大中臣能隆、少祐卜部兼衡、少祐同兼成
入日花門、經宜陽殿西庭着座、西上、左府自懷中被取出
文四通、國郡等自里亭書之被持參歎、手振ヒ字點不體
之由被稱、再被取替二通、召官人被仰云、外記宮可持
寬治大外記師平對之、
參之由、可仰者、即持參宮、置左府前、左府取文被入
寬治爲房記云、殿下仰云、悠紀二通主基二通分入、
宮、近江二通副南方、賜外記令封、外記自懷中取出小
刀細紙封之、返上退、左府一々封目上書封、願面問兼
友云、中臣名位如何、兼友云、能隆五位也、左府正笏召

府被目、賴業稱唯退、左府又令官人召右中辨兼光朝
臣、右中辨ヤ候フ、右中辨着膝突、左府仰云、軒廊令座敷、
此方ヘト申セ、右中辨着膝突、左府仰云、軒廊令座敷、
右中辨進立敷政門下召史、仰神司座可令敷之由、掃部
寮敷座於軒廊內、敷長筵於四ヶ間、自西二間可敷之
由、左府被命、仍三ヶ間敷之、其上敷半帖、史進軒廊邊
可行此事、不然如何由、左府被命、此間左府召外記、六
位外記參進跪小庭、左府被仰云、硯持參、外記退取
硯、白紙五枚元重卷、置左府前退、左府召外記、六位外記
跪小庭、左府被仰云、神官令入、左府取紙、外方四枚
一オ奥サマヘ卷テ、返置硯下方テ、卷出所之紙一枚ヲ取テ卷
返テ、硯宮ヲ外方ニ副置也、摺墨以左手押硯、染筆置筆臺、
取紙被書國郡、
書樣、

近江國

甲賀郡、

如此書之、副硯北方被置之、又取紙、卷返外方三枚返
置硯下方、取卷出所一枚卷返、又書之、

右中辨從四位下藤原朝臣兼光、
 左大史正五位下小槻宿禰隆職、
 大監物從五位上藤原朝臣重政、
 左少史正六位上中原朝臣倫職、
 中務少丞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兼賴、
 少監物正六位上藤原朝臣成滿、
 民部少丞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就季、
 主基行事、

掃部頭從四位下安倍朝臣季弘、
 主稅頭正五位下和氣朝臣定長、
 右少辨正五位下源朝臣兼忠、
 大藏少輔從五位上安部朝臣泰成、
 右大史正六位上中原朝臣國保、
 式部少丞正六位上藤原朝臣資博、
 大藏丞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盛長、
 宮内少丞正六位上藤原朝臣信遠、
 治承四年四月廿七日

已上二通書了、取副笏獻左府、左府取文入筥、宰相復座
 後被見文、卜國文一通、檢校文一通、行事文一通、并三
 通入一筥、付頭辨奏聞者、是時三條大納言被起座、予又
 相次起座、宰相中將又起座、未撤例不見此後事、可尋記、
 後聞、返給定文等之後、賜卜國文於兼光朝臣、次賜檢
 校行事等文於大外記賴業、今夜不被勘行事所日時、來
 月可被勘云々、

左大將實被定申祈年穀奉幣日時并使等云々、堀川宰
 相實書定文、爲早參攝政殿密於小板敷行事辨右少辨兼忠、
 職事藏人宮内權少輔親經云々、
 予參攝政殿、堀川西依氏院參賀也、賀申攝政也、即又攝
 政自禁裏退出、予在客亭、仍攝政不被入晴門、被入小
 門方、頃之主人着東帶被出坐客亭、有吉書、去廿一日
 敘從一位之後有此事、官方權右中辨光雅朝臣、藏人方
 頭辨經方朝臣、政所光雅朝臣、結官方文、不主人歸入之
 後、氏院學生參入、光雅就寢殿東面戶下覽見參、學生
 進南庭拜、昇着中門廊座、一獻與座予、瓶子右少辨兼

忠、端座勸盃堀川宰相、定瓶子右衛門佐經雅、予退出、
 不見此後事、後聞、二獻與頭辨經房朝臣、藏人時房傳
 盃、又取瓶子、端左少將有房朝臣、今夜中宮自大內行
 啓新院御所、八條掃部御車唐云々、出車五兩、檳榔毛、左
 少將兼宗、右少將實明、三條大納言、買花山中納言、雅
 大夫、時藤中納言、或右衛門督、實右宰相中將、守左京
 大夫、簡權大夫、知右宰相中將、定新宰相中將
 通親、參供奉云々、於大內大夫獨寄御車、於八條殿兩大夫
 參云々、

去廿一日、以將曹二人被奉副加新院御隨身、院後後府生
以下爲御隨
身、左府生近武、右府生兼平
也、而以信光近武爲將曹也、左府生中臣近武依轉右將曹、以
 右府生兼平元御隨爲左府生、以右府生下毛野敦景
 爲御隨身、敦景本敦景可候兼平上之由申上、仰云、然者
 不可召仕、敦景申云、愚所存申上也、縱雖番長、爲御隨
 身者可足者、件二人可爲左御隨身之由、帥大納言隆
執奉仰、令右中辨兼光朝臣院召仰兩人、又左將曹秦信
 光可致御車并左召次沙汰、右將曹中臣近武可致右召

次御院案主沙汰之由被仰、同令兼光朝臣仰應云々、抑
 諸衛府生被下宣旨事歟、以右轉左若被宣下哉、若又被
 仰本府哉之由、後日相尋帥卿、不然、只仰其人許也者
 由何被答也、

廿八日庚戌 陰晴不定、申剋參攝政、六條有與福法成
 兩寺參賀、攝政寢殿設別當以下僧已講座、藏人所障子
 上設得業五師等座、申終剋山階寺別當權僧正玄緣以
 下參入、列立中門外、主人被着南庇圓座、權右中辨光
 雅朝臣出中門廊車寄戶降逢、歸昇申事由、歸出召之、
 別當以下已講以上入中門廊車寄戶、公卿座自寢殿
 南面着座、次予起座、居寢殿東面簀子、裏揮笏取祿、裏
輪知加陪浮文諸大夫傳之、予自南簀子進寄、入僧正座當
 間、置祿於座前、拔笏左廻退歸、殿上人地下君達等取祿、
 次僧徒退出、僧正提祿退出、此後供奉燈、隨身立明、又
 近衛門官人七人立明、主人猶不被歸入、頃之法成寺檢
 校法印、以下入、次第同前、堀川宰相實取檢校祿、
 色目同、自餘殿上人取之、五位等取了、光雅朝臣取最末

祿、檢校從僧座前取祿、法印退出、衆僧皆退後法橋忠祐獨留座、忽以不覺、參上之時行步、不直取付公卿座柱、不廻寢殿南簀子、取東傳向戶入其間、奇見之處、今如絕入、從僧二人前後扶之持出中門廊、自西簀子南妻、抱下之、萬人屬目、殿上人等群集見之、中御門大納言宗曰、過座前之間微咲者、着沉醉歟、尤所驚奇也、今日中御門大納言、予、堀川宰相參入、先例大納言不取祿云々、昨今兩日參入、已疲雜役、事了退出、廿九日辛亥 陰晴不定、早日向東山堂、行彌勒講、布施供養又予沙汰、今月人々不行之、午後雷鳴一兩度、其外非極、下人云、京方火見西南方、如煙指異細登、近雲隨見清相間之處、自邊辻風起九條、渡市人屋、

(野宮本奥書)

元祿九年九月十日以一條殿下御本一校了、抑此本廿九日記有漏脫混雜事歟、校本亦然、仍不及改正、後來尤可吟味者也、

左中將藤定基

治承四年

五月

一日壬子 天陰、午二剋自東山參法勝寺、卅講始也、頃之上卿帥大納言隆、自西面南小門方參入、自善勝寺被參入云々、被目辨、頭左中辨經房朝臣跪座前、問僧參否、申皆參之由、被仰鐘、辨復座、召預仰之、法用間預賦花筥机在東、僧綱以下行道、講論畢僧不退、上卿問十學生退座歟、答曰、無御幸之時不退、仍被目辨仰鐘之由也、辨今度不參進、仰鐘、先是三位中將實參入、頃之退出、予又退出、不見第三度事、于時未剋、

二日癸丑 雨下、

三日甲寅 雨下、午後休、入夜又下、未剋參新院、八條於六條大宮逢中御門大納言宗、前驅下馬、又入門之間、帥大納言隆被退出、兩人自法勝寺被參云々、新宰相中將親、被伺候、此間中宮御同宿、仍參入人不着布衣、頃之參入、大內藏人兼仲依可下吉書也、昨日父季廣來語、仍所參入也、及晚攝政被參入、乘燭程兼仲參入、予若降、

官人不候、仍以奏時爲代、兼仲下內藏寮請奏、辨不候陣、仍懷中退出、兼仲可供御膳、右中辨兼光朝臣可勤陪膳云々、

中將入道正四位下入滅云々、

四日乙卯 陰晴不定、早日向東山、晚頭歸畢、予兄有謂小野宮大夫入道者、入滅之由、安房守定長於新院聞之告送、非人也、其日可尋、可有假服、仍花山院中納言兼、辭申大嘗會檢校云々、後聞、去月廿四日於山崎邊別所逝去云々、

五日丙辰 朝間晴、午後陰、左近眞手結也、少將基宗着行云々、

六日丁巳 天晴、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示送曰、臨時祭還立不參舞人有勘事、殿上人二人、左少將通資、藏人左近將監親家可處召籠、地下五人、左少將清通朝臣、左馬頭長房朝臣、侍從實保、成家、右少將基範可恐懼之由、被仰下者、左少將公守朝臣雖參入早出、仍被優歟、右兵衛佐盛定、院判官代左兵衛尉源信政所參入也、後聞、恐懼事不下宣旨、各以消息仰可恐申之由、有請文云々、康平三年試樂、陪從不參有恐懼、仰上卿之

山槐記 治承四年五月

由不見、或云、藏人方公事之時不宣下云々、但外記猶稱不可然之由云々、

今日右近眞手結也、任大將其後初度也、自皇嘉門院召少將兼宗車、左中將泰通朝臣以下殿上人車五兩、女房乘之見物之、大將軍、藤宰相定能、外車懸下籠乙殿屋南坪西立之見物、中將隆房朝臣少將實明着之、實明書眞、結云々、

七日戊午 天晴、被政仰大嘗會中納言檢校云々、兼雅卿輕服、仍實家卿奉之云々、

外記書宣旨樣、

權中納言兼右衛門督藤原朝臣、正二位行大納言兼左近大將藤原朝臣實定宣、奉敕、權中納言藤原朝臣故障替、宣令伴人爲大嘗會檢校者、

治承四年五月七日大外記清原真人賴業奉、八日己未 天晴、秉燭之後自東山歸三條、今夜被行女被位云々、藏人宮內權少輔親經奉行云々、

從四位下、

高階朝臣仲子、掌

從五位上、

藤原朝臣賴子、領、

藤原朝臣賴子、領、

源朝臣房子、侍、

從五位下、

仲子女王、襲、

藤原朝臣忠子、藏、

藤原朝臣顯子、御、

藤原朝臣棟子、新、

藤原朝臣保子、八、

藤原朝臣賴子、皇、

源朝臣爲子、內、

源朝臣永子、命、

清原吉子、掌、

源朝臣保子、執、

九日庚申 天晴、午剋樋口壬生燒亡也、

十日辛酉 天晴、夕陰、入夜又晴、今夜中宮自新院御

所八條令入大內給云々、

十一日壬戌 天晴、早且向東山、晚頭歸三條、亥刻有

不祥雲、自巽至乾、

十二日癸亥 天晴、入夜藤宰相能、來臨、問公事、多是

政列見事等也、深更被歸畢、

十三日甲子 雨下、午後休止、

十四日乙丑 天陰、朝間雨、入夜晴、今夜除服、是小野

宮大夫入道服也、少將侍從乘車後、於門外解除、權漏

剋博士季親奉仕祓、今夜有軒廊御卜云々、大神宮高力香欄

金物失事、賀茂社羽蟻出來事、平野社松樹仆事、去月

晦日廻風事等、皆三條大納言殿、參陣行之云々、

及深更、自鳥羽奉渡法皇於八條坊門南鳥丸西亭云々、

十五日丙寅 天晴、早且向東山、一兩日可經廻也、亥

剋自京下人走來云、高倉宮一院、故高倉三位、有配流事、

只今檢非違使兼綱大夫、光長向三條北高倉西亭、武士

等圍之者、後聞、今日可有免物之由被仰下、仍官人等著

冠參陣、大、三條大納言實、依召參內、實者無免物、被仰

下宮御事、仍官人忽召寄烏帽、於陣邊着之、晚頭參向

彼宮之處、皆閉門、無答之人、仍光長令踏開高倉面

小門之間、左兵衛尉信連射之、被疵者有兩三人、宮不

御坐、早以令進出給畢云々、今夜猶武士圍之、女房等

裸形東西馳走、可悲々々、抑彼宮御名以仁也、而仁字

有憚之由有沙汰、改仁字、爲光字被仰下云々、宮乘張

藍摺之輿、令持幣、如物詣人令向寺給云々、或云、着淨

衣御騎馬給、又乘馬者有二人、御共人凡四五人云々、

未知一定歟、渡御平等院寺也、自今夜新院被始行五壇

法云々、不動大僧正禪喜、仁和寺、宿所在八條、山、

所在檢非違、軍荼利法印覺成、仁和寺、宿所在八條、大威德法印

勝賢、醍醐、宿所在、同堂西面、金剛夜叉大僧都兼毫、仁和寺、宿

御所中連壇、次第巡行、壇不立中云々、後聞、御願趣玉體安穩之由

云々、

十六日丁卯 天晴、傳聞、高倉宮猶不御坐、仍破塗籠

見之、全不御坐、有辛橫二合、一合有鏢、一合不入得御

裝束開蓋云々、宮御坐三井寺云々、衆徒不奉出、不用

宣旨云々、宮御子若宮八條院奉養、平納言盛、奉仰奉

責、武士如雲如霞、數剋令恠惜給、武士亂入門內、仍被

出之、被奉寺宮、一院、即出家云々、

十七日戊辰 陰晴不定、晚頭自東山歸三條、過法勝

寺、西大路與中御門末之間、雜人等追敵人、或加矢於

弓、或帶劍追來、敵人指東逃走了、

關白、帥、隆前、大納言、邦、別當、忠、新宰相中將、通、被候

新院、兩亞相大理於閑所、高倉宮事議定、關白被候寢

殿東面簾中、右大辨兼光朝臣別當、奉關白仰、遣消息於

興福寺別當權僧正玄緣權別當權少僧藏俊許、其狀趣、

園城寺衆徒輩猥背救命、延曆寺衆徒又可同心之由風

聞、此事定牒送專歟、不可同意云々、此旨後日安房

守定長所來語也、予依有輕服事此間不出仕、

今夕召園城寺僧綱十人、前、大僧正覺實、僧、正房覺、僧、正覺實、

案、楠少僧都眞圓、法、七人參入、覺、實覺、罷、向本寺可仰衆徒

之由被仰云々、又召山座主僧正明雲、可止山僧同心之由被仰云々、

十八日己巳 天陰、午後雨、帥大納言、隆前大納言、邦別當、時藤三位、隆前大貳、親新宰相中將、通等候于新院御所云々、今日園城寺僧綱等、依新院仰向專寺、可奉出高倉宮之山觸衆徒云々、左右未聞、

十九日庚午 雨下、

廿日辛未 天陰、時々雨、未剋參內、大少將兼宗在車後、參殿上方、於萩戶前御覽小馬二疋、右少將維盛、重候御前、自御湯殿之方參中宮御方、弘謁女房、着陣、先着奥座、次着端、召官人、不候、適奏時來宣仁門邊、以之爲代令敷膝突、新藏人兼資下吉書、辨不候、仍懷中退出、輕服之後今日始所出仕也、仍有吉書也、參新院、八條坊入門之間、頭辨來向、日來煩邪氣籠居、今日始出仕、可奏吉書云々、于於陣所給之吉書欲奉下如何之由示辨、依承諾下之、如此之時、吉書強不及宣下、然而彼人適參院、始出仕日也、仍觸子細所下也、予參入候

公卿座、左京大夫脩範退出、右衛門督實被候、頃之左大將、實藤中納言、成右宰相中將、實三位中將、實參上、頃之人々退出、左大將予藤中納言猶伺候間、以藏人左少辨行隆有被仰之事、晚頭僧正房覺參入、被召御所方、被仰寺衆徒問事歟、乘燭之後退出、左右兩府被遣召云々、右衛門督大嘗會檢校也、被談云、神事之休未知體說、八月可齋也、仍此間不神事、左大將同爲檢校、又被示此事、先例兩樣云々、仍就自重行事所始日立札神事也者、聞此事金吾云、於他人者不可知、爭存各別儀哉、可從御案也者、今朝檢非違使左志清原季光死去、年四十八、温病云々、

廿一日壬申 天陰、時々雨下、午剋許向東山、晚頭歸幕、

廿二日癸酉 天陰、時々雨下、今曉源三位入道賴卒、男伊豆守仲綱以下五十餘騎向三井寺、參高倉宮云々、聞可蒙罪之由、仍逃去云々、行舜律師來云、昨日朝園城寺僧綱等赴如意嶺逃歸、衆徒全不用救定、不可奉出

宮云々、

未剋參新院、左京大夫脩範、宰相中將通親被候上達座、帥大納言、隆自北面向被出座、前大納言、邦別當、時被候北面方云々、門邊無警衛、今夕可有行幸此所云云、御所甚狹、難被立御帳、又內侍所無可御坐之所、新院可移御大宮面方云々、頃之退出、後聞、御帳雖隔間被立之、管絃御厨子一脚、殿上立小臺盤長臺盤各一脚、如坊時云々、如何々々、以侍廊爲內侍所、以車宿爲陣座、中宮御所東弘庇爲御輿寄云々、

戊剋自大內行幸八條坊門櫛筒二品亭云々、左大將、實源大納言、定三條大納言、實中御門大納言、宗花山院中納言、雅別當、時皇太后宮大夫、朝藤中納言、成右衛門督、實右兵衛督、通右宰相中將、實大宮宰相中將、宗三位中將、實藤宰相、能新宰相中將、通供奉、攝政乘車被候于後陣、母后同輿、每辻武士等警衛云々、行幸之間東北方有火、賴政入道家、近衛南云々、曉逃去、不令爲見其跡、自令指火云々、少將歸來云、行幸事左大將

召仰、少納言仲家候奏之、左少將有房朝臣、右中將隆

房朝臣見御輿覆、寄御輿之後、左兼宗右少將公時朝臣脫靴昇東西階、自東西廊下南殿格子、下臈將各一人可下格子之由、上臈將等示云々、左少將有房朝臣、通實朝臣、其朝臣參入、次右宰相中將入劍聖於御輿、中宮權大夫實家卿經實子立御几帳、自內方可差出、出御日花宣陽建春待賢門、大宮南行、八條坊門西行、櫛筒南行云々、去年八月八佛師法眼院變於鋪小路大宮死去、仍自三途行東洞院有行幸、而今夜○度令過之給如何、先被懼周忌、或云懼中陰云々、若其儀歟無歟、於八條亭寢殿間狹、自階隱間御輿不入、良久猶入之云々、先々間狹所階隱柱外搆御輿寄常事也、寢殿格子懸外重下一人不可叶之由、攝政被示之、仍左少將基宗相加、右將猶一人下之、下臈一人役之事不覺悟、可尋先例事也、左少將有房朝臣問名謁者、

夜陰造酒正祐安來云、罷向大外記賴業許、勸將門純友亂例、是大理、時內々所仰下也者、
廿三日甲戌 陰晴不定、午剋北山科燒亡、下人云、法皇御所云々、自園城寺燒之、武士等向寺之時、於彼所

可調陣、仍燒之云々、晚頭參前大相國、花山院、申承雜事、乘燭之後退出、

廿四日乙亥 天陰、朝間小雨、未剋參院、八條坊門大宮、次參內、八條坊門御所体甚以有若亡、鳳輿在西廊、東弘庇又有屏織二枚、此事可尋、相具腰與歟、於腰輿者返送大內云々、雖有非常事、非母后同與不可叶候、歟方仍被留風與云々、次向法壽院法印壇所言談畢、臨晚飯畢、今夜丑剋許賴政入道菩提壽院堂放火云々、如河原家自令燒之歟、

廿五日丙子 天陰、

廿六日丁丑 天陰、去夜半許高倉宮出園城寺、令向南都給、日來延曆寺衆徒有同心之疑、而昨朝座主僧正明雲登山制止此事、一向承伏、聞此旨忽被向南都云々、又日來有同心之聞也、聞其告、飛驒守景家上總守忠清等發向宇治之間、宮先渡橋給、彼方甲兵引橋、景家責寄於橋上合戰之間、忠景又追來、伴類十餘騎作時、打入馬於河中、橋上方有步渡瀨、武士或又雖深淵、以馬筏郎

等二百餘騎渡河、於平等院前合戰、景家得賴政入道頸、忠清得兼綱、大夫頸、平等院廊自害者有三人、其人一人着淨衣無頸、有疑、賴政男伊豆守仲綱死生不詳、又宮遁入南都給云々、藏人頭重衛朝臣、左少將維盛朝臣追向宇治、各不構城郭之前直可進責者、忠清等云、臨晚着南都之條、可有思慮、若人々不知軍陣之子細、所被示也、不可然者、仍相具首卅餘、返^〇反^イ洛、在前右大將^宗亭、八條北予着直衣、辰終剋馳參新院、八條坊門御所、高倉東殿上人十餘人參入、予參入之後多以參入、七條邊武士有五十餘騎、門內外無武士、合戰之間事一定未聞其說區分、午剋維盛朝臣^{衣冠}、重服自東門方參入、重衛朝臣^着自西門方參入、維盛朝臣所語子細大概如右、已剋許叡山衆徒參御方在祇園、隨仰可發向之由申云々、暫可候之由被仰下、亦召藏人頭左中辨經房朝臣、於新院御前被仰云、可候警固、經房朝臣申云、如此之時不及宣下、武官可存知歟、然而猶可問外記之由奏聞、於西南方問之、歸參申云、非常警固各可

存知、不可被宣下者、仍經房朝臣告此旨於人々、及申剋藏人左少辨行隆奉仰云、人々明日有可被議定事、已剋可參入者、此後諸卿退出、參入人、

- 攝政、早參、直衣、未剋參入、
- 右大臣、午剋參、直衣、
- 源大納言、定房、未剋、束帶、
- 三條大納言、實房、未剋、直衣、
- 中御門大納言、宗家、早參、束帶、
- 別當、時忠、早參、直衣、
- 藤中納言、成範、未剋、直衣、
- 右衛門督、實家、午剋、直衣、
- 右兵衛督、家通、未剋、束帶、
- 堀河宰相、賴定、午剋、束帶、
- 三位中將、賴實、辰訖(〇終イ)、直衣、
- 早參入、予參入以前也、右府隨身不負胡籙、左大將

早出、不卷纓、右兵衛督垂纓、依非禁裏歟、但院御所爲陣中、已非常、柏挾何事之有哉、人々案區分歟、近衛司等不帶弓箭、右衛門權佐親雅垂纓、候殿

- 左大臣、未剋參入、直衣、
- 左大將、實定、早參、直衣、
- 帥大納言、隆季、早參、布衣、
- 前大納言、邦綱、早參、直衣、
- 花山院中納言、兼雅、午剋、束帶、
- 予、午剋、束帶、
- 皇太后宮太夫、朝方、午剋、束帶、
- 前中納言、雅賴、未剋、束帶、
- 右宰相中將、實守、早參、布衣、
- 新宰相中將、通親、早參、直衣、
- 後聞、被切頸輩、
- 檢非違使左尉平景高切七人、
- 賴政法師、
- 源勸、字佐知、源太、
- 小藤太重助、同、男、
- 字藤次、兼綱三、
- 檢非違使藤原忠綱切四人、
- 源仲家、八條院藏人、帶刀先生、義方子、
- 內藤太守助、內藤馬允、守貞男、
- 安房太郎、下總國、住人、
- 源加、字坊門、
- 不知名四人、此內法師一人、

上下男女、是每年勤也、談中閣梨爲導師、又自今日始愛染王供、所申付仁和寺法印成也、近日勤修新院御祈五壇法、軍陀參、利、被坐八條二品堂也、

廿七日戊寅 雨下、已剋天晴、午始剋着束帶參院、八條坊門

大、今日已刻有可被議定之事、可參入之由、昨日被仰下也、帥、隆季、被祇候、被示云、今日被行仁王會云々、直衣可無便、着束帶可參之由被示、即被退出了、人々未被

參入、仍自西面方參內、頃之三條大納言房、大宮宰相中將實、着陣、依警固宰相中將卷纓、不被帶弓箭如何、藏

人頭左中辨經房朝臣出陣、仰臨時仁王會日時可定申之由、即又仰檢校云、皇太后宮大夫、朝藤宰相能也、依

高倉宮亂事有此御祈、御即位之後未被行仁王會也、會、仍又無春季仁王會也、

請百口僧、山許也、與福園城兩寺依與彼宮、不被請之、後聞、東廊小面戶以東爲公卿座、西上對座、於官廳所

被行也、入當燒亡之後、當日定日時并僧名也、又勘行事所始并大祓日時、此兩事不奏聞、上宣也、檢校上卿不參

入、候于院、仍大納言被奏呪願草、留御所不返給宮、草賜御書所令清書也、宮自藏人所返給外記、件草文章博

仍右大臣着座、直衣可無便之由被申左府、左府被答云、不及沙汰事也、今日人々着束帶者、依仁王會也者、

此後有定、新宰相中將發語取條、其詞如仰詞、不略一字、甚長、兩寺早遣官兵可被責云々、子細雖多、詳不覺

悟、惣只依背國家、可破滅一宗之由也、大宮宰相定申趣、重被尋問子細、隨彼狀召帳本、可被處罪科之由也、

至于三條大納言、皆同大宮宰相中將、而帥卿又偏即時可被責南都之由定申、於園城寺者、所召置之輩覆問之

後、隨彼申狀可被尋搜歟、左右府定趣大概如大宮宰相中將、各議定了、左府招行隆、欲被奏聞之間、帥卿示左

府云、此事內々子細候歟、於今者不可及異議、可被責南都也、切塞往反路、一切不通音信、不可用宣旨院宣

長者、宣力、同歟、其由議固了、其上不可有何猶豫哉、兩府有痛氣、今一度被仰之時、若追返使者、若不通得之時可有此

議、爭偏奉背國家哉、無左右遣官兵者、一宗破滅不便歟、重彼等罪科相加之時、遣追討使者、自業自得果、更

不可爲公家御罪業歟、聞此事、帥卿變色睡眠、其氣色

士光範朝臣殿上、筆削付外記、上卿召大外記賴業召之、

以六位外記獻之、可催堂童子之由、不被仰外記、以上大納言於院所、藏人方、官方事、頭辦其所奉行也、余歸參院、人々

漸參入、左大臣、右大臣、臨議定之時、帥大納言、隆、三條大納言、房、中御門大納言、家、子、前中納言、雅、去年十二月

太后宮大夫、朝右兵衛督、家、堀河宰相、定、右宰相中將、實新宰相中將、親、等候上達部座、三位中將被候北庇方、

依爲非參議、不可預議故也、數剋無被仰下事、人々辛苦、及申剋藏人左少辨行隆奉仰跪南簀子、仰左大臣

云、源朝臣以光、高倉宮亂流之時賜性、背救命、逃脫向園城寺、彼寺衆徒同意謀危亂家、欲遣官兵之間、又向南都、

與官軍於宇治合戰、日來與福壽寺衆徒有同意之間、仍攝政度々被加制止之處、打擲氏院有官別當、切雜色鬘

全不可從長者命之由議定、兩寺罪科何樣可被行哉者、左府被示云、右府可被候座之由可觸申、被憚直衣云

云、全不可然、院中如此定之時、納言猶着直衣相交之例也、於參議者不然事也者、行隆觸此旨於右大臣、

似有所思、兩府殊痛此事、被思氏寺事歟、予申云、昨觸有被向南都之疑、其後雖被尋子細、猶企逆亂歟、於日

來次第者、昨日以後可變事也、行隆云、昨日合戰之後者未遣也者、帥云、昨日以後更不可變日來議、又至于

木津邊迎來之由風聞也者、兩府猶被痛此議、逃走園城寺之後、決定變日來議歟、一旦尤可被尋問事者、行隆

云、只今自南京已講名、申送攝政云、賴政子二人名、舍人男一人落來、件舍人申云、宮着藍摺水干小袴生小袖

給、於加幡河原被打取給了者、被相尋件事之處、無見知宮之人、件元服人在打取之輩中之由所承也者、行隆

於座末方注人々申狀於折紙奏聞、良久歸來、申左府云、聞食者、又示云、無左右可被責南都之由、有內議之

間、各被尋問之由被定申、仍可被群議也、南都同可有追捕之由騷動云々、左府云、今者可罷出歟、行隆云、可

然也、仍人々退出、抑議未始之間、帥卿被申左府云、於殿上雖可被定、其所未隔終之所等、於此座被議定何

事之有哉、左府云、先々不必着殿上事也者、又云、如此

定強不可書歟、左府云、強不可書、或又書之、或職事注之、議定了未被仰左右之間、主殿司出來、示皇太后宮大夫曰、仁王會事皆具了之由、頭辨自官廳所カ可被申也者、帥云、主殿司出來甚奇怪之由示之、被追入、大夫觸子細於左府、左府許之、仍起座參官廳、藤宰相有勞事相扶夕方可參官廳之由被申云々、召使昨日催人々、雖領狀、檢校之外不參官廳、今日衛府公卿候院之時不卷纓、昨日者依非常之警衛、雖院中所柏挾也、

廿八日己卯 天陰、時々雨、入夜甚雨、亥剋園城寺方有火、

廿九日庚辰 天晴、未剋參新院、八條坊於寢殿南面庇被行百座仁王講、母屋御簾懸五大力像十鋪、立高座十脚、南簀子敷公脚座高麗帖、東簀子又南簀子西方敷堂童子座紫帖、被請十口僧、權律師源實以下、皆延曆寺僧云々、九口參入、今一口依同名誤請、園城寺僧參入、

被追返、如元遣召重賀、本房在白河、及申剋猶不參入、判官代宮内少輔棟範、冠、衣藏人源正經所奉行也、皇太后宮大夫朝方、直衣、右兵衛督、家通、束帶、右宰相中將、實守、直衣、三位中將、賴新宰相中將、通親、已上束帶、予右武衛無催、自餘依催參入云々、人々云、非指仰、奉行人計催云々、可候發願座之由存之處、僧遲參、仍武衛相共參內、晚頭退出、卅日辛巳 陰晴不定、早且向東山、晚頭歸華、未剋許或者云、來月三日內院新院可令渡福原亭、士女稱遷都、子細無知之人、洛中騷動悲泣云々、又云、二日云云、

今夕被行追討并御祈賞、中御門大納言、宗、藤宰相定參陣行之、頭辨經房朝臣宣下云々、

本位從四位上侍從也、前右大將子、追捕源從三位平清宗、以光井賴政法師賞、平歟、從五位下藤景高、同忠綱、追捕源以光賞、刑部丞藤爲家、忠清、左衛門尉藤原光安、景高、右衛門尉藤景安、忠清、左兵衛尉藤忠定、景高、左兵衛尉藤友綱、景高、左兵衛尉藤則綱、景高、

治承四年〔秋〕

七月大

一日辛亥 天晴、

二日壬子 天晴、未剋參最勝寺、御入講結願也、聽衆八人之內、五人參鳥羽、見參三人也、一人勸讀師、一人勸唄、一人勸散花、問者堂童子只一人參入、三條大納言、實、子、藤中納言、成、大宮宰相中將、宗、實、左大辨、長、三位中將、賴、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右京權大夫信行朝臣列行香、殿上人取布施、此間予退出、例時未被始之間也、向東山堂、晚頭歸三條、

三日癸丑 天晴、法勝寺御入講也、如例公卿侍臣參入云々、上卿帥大納言、隆、祇候福原、仍假被仰中御門大納言、宗、辨又頭左中辨經房朝臣也、同祇候、仍權右中辨光雅朝臣假奉行也、證義者天台座主僧正明雲一人也、講師聽衆皆被請山僧也、園城寺與福寺東大寺依亂逆事不被請之、源大納言、定、三條大納言、實、中御門大納

權少僧都良雅、轉法輪法賞、實海、五壇法賞、勝賢讓、實全、御祈賞、權律師勝遍、同賞御祈、○同御祈賞力、兼毛讓、東大寺修造事、同法中壇禱喜讓、全賀、追申請、覺成、同、

實全申、以天台本房妙法房寄進中宮御祈所、置阿闍梨二口、

言、宗、花山院中納言、藤中納言、右兵衛督、大
宮宰相中將、左大辨、三位中將、八條三位、
入云々、

四日甲寅 天晴、午剋參法勝寺、左大辨、八條三位

實、參入、堂童子遲參、經一時武藏權守盛俊、參入、
預來申辨曰、衆僧皆參之後、奉辨仰告申證義者之例
也者、辨曰、堂童子未參、參入之後可申也、即盛俊參入
之後預仰之、天台座主明雲參入、予仰鐘、權右中辨光
雅朝臣乍座奉之、行道之時座主不被列朝座、畢座主以
下退入後戶方、予又仰鐘、座主以下着座、夕座始之後
予退出、向東山堂避暑、及晚歸三條、

五日乙卯 天晴、中宮權大進光綱、安房守定長等來、

六日丙辰 天晴、午剋參法勝寺、中御門大納言、右
兵衛督、左大辨、參入、堂童子遲參之間、未剋事
始、內藏助知仲一人賦花宮、權右中辨光雅朝臣乍本座
申僧皆參之由、又奉鐘、朝座始間予退出、向東山堂避
暑、及晚歸三條、抑座主不被列行道也、

七日丁巳 天晴、法勝寺御入講結願也、予依爲當番不
參、自明日五ヶ日可參最勝光院、依可窮屈也、公卿入
入列行香云々、帥大納言、昨日自福原着舊都、今日參
入云々、

八日戊午 陰晴不定、未剋時々雷鳴、最勝光院雨不下、午

剋參最勝光院、依御入講初也、此御寺上卿大理、
而祇候福原、予可奉行之由被仰下也、
人々參入之後、右少辨兼忠云、僧皆參者、仍仰鐘、
寺家鐘也、法勝寺仰預也、諸卿着堂前座、從僧入自後
戶置香爐宮、僧昇之間、座主以下留立北廊邊、惣在廳
維禪院向後戶方、辨又向彼所、予招主典代景宗、自後
戶方召辨、兼忠來座前、問子細、答云、澄憲參入之由寺
家申上、存其旨申上之處、未參入、彼僧都童子爲見物
即參入、見了承仕法師申上云々、重遣召了、仍座主暫
被坐北廊公卿座、頃之澄憲參上、僧昇入正面南北間着
座、講師權大僧都、讀師覺義就高座禮盤、三度禮、先是

維禪云、總禮、座主以下禮拜、次講師登高座、維禪打
磬、堂童子前皇太后宮權大進範實、散位貞親、
等也、今二人依所勞不參、仍在南一方、辨忠發唱、
堂童子賦花宮、覺什散花、行道之時座主不列之、問者
晴雅着座、講師表白、維禪授御講經文於講師、復座之
間維禪仰御誦經鐘、仍打鐘樓鐘三度、維禪又打磬三
度、次返賜誦文、歸座前跪、不正座、又重出跪御經机
下、取當卷二ヶ卷、授講師復座、次說法、新寫摺
寫一部、又宸筆同講之、論義了講師着下座、有行香、
公卿八人列之、有火舍取、六位也、外記催之、行香路入
正面南間、出北面、作輪事東面、又庇簀子也、異去年
儀、抑咒願座主、三禮山貞覺也、衆僧退入後戶之間澄
憲還留、爲賜布施也、殿上人取之、澄憲起座、
講師許賜布施、餘僧不然也、

諸卿退出、予留座、召辨仰夕座鐘、僧昇、
深賀、讀師辨忠、問者覺義、唱靜嚴、散花成豪也、講論
了有例時、勝信勤調唱、預於後戶賦花宮、座主不列之

在座、事了退出、于時日沒間也、預來曰、法花堂御佛供
養御導師被定園城寺僧、某、而近日不被召仕彼寺僧、可
請誰人哉、答云、奉行御入講事許、件條不能答子細、申
執行可請定也者、其後無上事、
僧名、
證義者、
僧正明雲、
讀師、
權大僧都澄憲、
義慶、
勝延、
法橋深賀、
辨然、
實顯、
性憲、
寬辨、
重賀、
榮禪、

聽衆、
覺義、
靜嚴、
辨忠、
晴雅、
雅圓、
覺什、
成豪、
信性、
勝信、
圓能、
參入公卿、

不參、只請近邊僧七口、是例也云々、實顯爲導師、禮盤傍、唄顯嚴、散花辨忠、不行道、花宮本自置座前、孟蘭盆經講了、定顯着下座、玄修進立佛前勤調唱、衆僧讀阿彌陀經、行廻合致之時、預取花宮、於後戶授之、事了予退出、衆僧着中食座、西北卯西廊也、殿上人兩三遇途中、布施未持參云々、午正中歸蓬屋、

十六日丙寅 天晴、午剋雨下、須臾止、今日於法勝寺被行如說仁王會、去月廿一日同御寺池蓮一莖有二花、依御祈新院令行給也、藏人頭左中辨經房朝臣奉兼召甲袈裟於公卿侍臣、可被進請文之由被下仰、予并侍從忠獻袈裟一帖、示稱可加橫被寺家不納云々、仍後日調加送之、頭辨依爲法勝寺辨奉行之歟、但其身候福原、今日事權右中辨光雅朝臣所奉行也、未始剋參御寺、帥大納言、隆季卿、房、大宮宰相中將、宗、實、左大辨、方、長、入條三位、清、着金堂南面當層座、予着同着之、公卿頭辨備之、但上官參入、大外、東方事大藏卿雅隆朝臣、新院別記、師尙出此京、仍所參也、行之主典代景宗又爲行事、無度者御給俱使、誦經歟、有咒願、書白紙、經不被催、何所調進哉、可尋、金堂中尊佛

壇前懸五大佛像一鋪、大佛也、以赤顏爲像、輪軸塗綠青、其左右二巡懸一輪釋迦并菩薩羅漢像百鋪、其前并南戶外立百高座、講讀座正面戶外立之、僧座在正面東第二間以東、公卿座正面西自每戶四脚立之、僧座在正面東第二間、堂童子座在巽坤壇第二間以西、辨座在西第二間、東面、堂童子座在巽坤壇上、案帖各二枚、副南關東西行敷之、當正面間去南階四五許丈立幡杆、北面懸幡、其東面四許丈立八層輪燈、第一層上張油單、如唐篋、件輪燈柱有三、自其內承仕等、幡杆西去四許丈立花樹一本、其高二許丈、帥卿指昇上挑之、枝葉茂廣、辨問僧參否、申皆參之由、但袈裟七十六條到來者、上卿云、且賜僧可被始行也、即被催鐘、辨復座召公文、從儀師相慶仰之、又召史仰鐘、此後辨召相慶仰云、猶賦袈裟之間、時力、此剋可推移、講讀師許可引之、於自餘者事了可引者、仍先引從僧列、威從在前左右、從僧自東西來、合九重塔北方、相並昇金堂正面壇上、各守高座上標置香爐宮、次衆僧自同路相並參上、總講師天台座主僧正明雲出西昇廊戶來、合南階下、列右方上首、相並讀師法印豪寬昇階就禮盤、衆僧又各立高座前、上高者戶萬着內、講讀師已下總禮、百僧登高座左右、僧綱各一口陣座、

進寄正而着禮盤唱唄、堂童子左右各一人、藏人五位、大五位相交、賦花宮、左右僧綱各一人爲散花、廻壇上行道、講經讀經了、總講師以下入正面東西間、於內陣出後戶方、次上卿召辨仰夕座鐘、僧昇、今度自東西壇上廻正面着高座、事了僧網着下座、凡僧等賜布施、自腋退出、殿上人取之、乍高座上給之、取布施人不跪、次有行香、公卿六人、右中將清通朝臣、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列之、火舍取某、衛府也、可尋、衆僧西上南面列之、仍自下薦庭上列之、總在廳維禪云、千僧無御幸之時儀如此者、次引僧綱布施、申剋事了退出、依無御幸不設御所、此事先日於最勝光院帥卿被示合云々、爲院御沙汰被行千僧之時、雖無御幸、猶設御所、得大寺左府爲上卿、冷泉中納言朝隆爲行事辨、被行千僧御讀經之時、雖御熊野詣之間、設御所、今御在所福原也、爲之如何、予曰、雖有御熊野詣之間例、可無御幸之條、不可有疑、不設御所之可有其謂也者、被就此議、凡今日事、十八日參福原之時於舟中記之、

十八日戊辰 天晴、午剋出舊都、未剋於古河乘船、於今津日入、乘燭之後、留船於柱本差饌、月出々船、近日依旱魃無河水、土民等止江々入田、仍下向河尻之船難往反云々、然而臨其所令見之、大河止之水餘他方流下、偏如引陸、終夜棹扁舟之間、於吹田天明、十九日己巳 天晴、未剋野田、在西宮松原如、來東北五六町、前大相國御坐也、申承雜事退出、深更着福原宿所、伯入道顯入滅云々、年八十六、廿日庚午 天晴、參新院、內、豐前守成光朝臣逝去、年七十、廿一日辛未 天晴、於福原被立山陵使、告申御即位之由也、
山階新大納言、宗家、伏見山松原中也、在嵯峨野邊云々、上卿、兼使、在嘉祥寺之內、嵯峨右衛門督、實家、深草大宮宰相中將、實宗、在仁和寺、後田邑左大辨、長方、醍醐北小野也、在仁和寺長尾、後山階藤三位、隆輔、村上八條三位、宗清、鳥羽東北(〇)元北、安樂壽院法住寺三位、雅長、有諸國條事定、未終剋賜告文退散、於宿所改裝束、深

更着西宮、

廿二日壬申 天晴、辰剋出西宮、向守部歷覽、午剋着河尻、終夜令引綱手、於鳥飼河水盡、江口柱本依止水也、留船於鳥飼乘輿、於柱本又尋少船、昇居輿、申剋着古河、向深草堂行水裝束、日沒程入伏見柏原內、敷半疊、二拜讀宣命、又二拜、令燒宣命、乘燭之後著三條蓬屋、

廿五日乙亥 天陰、被發遣祈雨奉幣於十三社者、廿二日三條大納言實於福原被定申日時使等、即又奏清書了、使王御馬申、今日於神祇官被發遣也、藏人左少辨行隆爲行事、八幡皇太后大夫、朝賀茂右兵衛督、宗松尾平野右京大夫基云々、

廿七日丁丑 陰晴不定、午剋雨、即休、近日旱魃、後聞、前右大將宗、今日被參嚴嶋、來月上旬可被下向云々、

今夜藏人左近將監邦隆文章生廣家彼爵替、源兼時元非季長朝臣藤長親文章生、被補云々、

不移、猶有秋露之滴詞、夫閑適者爲延齡之方、謙虛者爲深潤之藥、撝挹之思於焉尤深、況乎其次之茅月靜、何如領對山之雲、包象外之鄉、去收是形、藉虎旅之風威、凡厥邑租方祖民賞、總所受隨身兵仗又令歸歟、

治承四年七月廿九日

今夜返遣御隨身於本府、其儀、廳官等立明于南庭、御隨身左將監秦信光、右將監中臣近武、右府生秦兼平、右府生下毛野敦景、右番長秦兼景、下薦二人已上皆布衣、左井下薦等進出南庭跪候、信光並立、帥大納言仰之不參、進出南庭跪候、令跪、不蒙仰所跪候也、廳官等賜腰差、御隨身退出之間、大藏卿雅隆朝臣年於中門廊邊仰云、本府仁候、次藤大納言召信光近武於殿上小庭仰云、召次所仁候、兩人奉仰退出、上皇去二月遜位、初度御幸之時御隨身右府生以下四月被加將監、其後無晴御幸、今依御惱遂被辭兵仗了、

今日自新院、以頭辨爲御使、被申攝政云、遜位之後猶聞朝務、自然事也、更非本意、不堪其器、於申有恐、隨近日病重、存命不定、天下事一向可有御沙汰、此事只

廿八日戊寅 陰晴不定、未剋雷雨、即休、

自今日法務大僧正禎喜於東寺修孔雀經法、新院御惱御祈也、新院御所

後聞、新院御溫氣未散、逐日御憔悴、今夜遷御藏人頭重衡朝臣宿所、日來御所平中納言額宿所爲惡所之由、陰陽等申云々、攝政御發心地未令發給云々、

廿九日乙卯 天晴、申終剋雷雨、即休、後聞、今日新院被辭中兵仗封戶會號云々、御報書草勘解由長官俊經卿、清書安房守定長、藤大納言實爲御使、大納言於殿上、以藏人召廳宮納草、奏聞、返給歸出召定長、乍宮賜草令清書、定長清書加裏紙、納本宮不返獻大納言、大納言又奏聞、於公卿間帥大納言執事裏授藤大納言、藤大納言令持判官代爲成參內、置小臺盤中央、與先度藏人頭左中辨經房朝臣引之、預藏人頭即歸出、相對大納言氣色、此事猶可大納言退出云々、

報書

光命重至、不許所請、紫泥如舊、雖無夏風之反汗、素意

非嫌申者、內々被仰之、一切不可開政理、若又病愈命存者、其體可隨事、如當時者不可知食天下事、但於御寺等事者可有御沙汰也者、以院宣趣申、攝政被申云、畏承候了者、內々被仰了、我又有所勞、近日令煩進退惟谷、雖可對面、病間不能面謁者、以宮內少輔棟範被傳仰云々、

八月 小建酉元

三日癸未 天晴、今日酉剋松殿出家御坐北政所前大相國於粟田口堂有產事云々、松殿去年十二月有遠行事、今月當十箇月、誠哀事也、折節旁不便事也、

五日乙酉 天陰、已剋午剋雨、頃之休、又時々降、參大相國、栗田口爲北政所御產事也、稱雜熱之由無御對面、被產男子云々、上下有秘氣云々、

六日丙戌 雨下、自去六月天旱、今日初下、但天下皆損亡了云々、

七日丁亥 陰晴不定、朝間時々雨、今日釋奠也、上卿
 闕如、可參勤之由、爲頭辨經房朝臣奉行、去二日有書
 札、仍參入、本分配三條大納言房、在吹田、申故障歟、大
 學寮火事以後、於官廳所被行也、廟寮(○舍)倉(倉)殿、燒、仍(祖)所奉渡也、以正
 廳爲廟堂、以西廳爲都堂、南門設上卿參議座、南門外
 東腋立平張二字爲廳屋代、申斜始參廟門、駕毛、著門內
 兀子、式未置、召使取之召使來云々、若座以前置也、件式
 數、無、召使者先來向壬生辻邊追前、申云、辨右中辨兼光
 申云、出立可尋、予云、近年無其事云々、不可然、立北幄
 中、予召使、相尋事之具否、申云、兩大外記賴業、大夫史
 仍候歟、福原、於賴業其人者、爲參釋奠去比雖罷歸舊都、
 依火急召一昨日又參入了、六位外記近日有二人、一人
 候于福原、一人在舊都、而部放生會上宰相闕如之由參
 福原、只今歸着鳥羽之由雖申達、未參入、史一人可參
 之處、未參入、遣召了、直講近業參入、於明經講論事者
 具了之由、所申也者、早重可遣召上官之由仰之、日沒
 之間左大辨長方參入、着廳門床子、予召々使仰云、外

記參入頗不定歟、以史爲代可令申都堂裝束了之由、不
 可着廳、又不可有廟拜宴座事、依新院御不豫可停止之
 由可申辨、又外記參入之時可令仰知者、史來廳門外砌
 下、申都堂裝束了之由、予起座、經房下、上方雖有便、依座
 自廊西方經都堂前、立北壇上兀子前、參議床子、立四然而
 壇下、左大辨不進立此所於、着靴入良角間、北面着座、左大辨同着座、右中辨
 兼光朝臣、少納言仲宗以下入巽角間、南面着南壁下
 座、主殿寮四人取松明、母屋北二三間東西相對立、予
 召々使催遲々事、座主音博士等着高座、誦問題、論義
 了座主以下退出云々、取如祿題懷中、左大辨同云々、
 予經左大辨前、自着北壁外兀子、左大辨經予前、着西
 床子、改都堂裝束、設百度座、外記此時參會、仍來北壇
 下、可昇壇、申裝束了由、予入先路斜行着座、右大辨以下
 又着座、有三獻、造酒司唱平所勸也、此後立箸、無宴座
 之時、三獻之後居聰明、仍暫不伏箸、予示辨曰、此後有
 居之物歟、辨曰、聰明也、即辨催之、寮官持之、立折
 數高抔於階西方、予取菓物等入懷紙、悉不殘之、左大

辨以下同之、次伏箸、予起座、自座後出北庇、此事先年所
 爲也、猶可
 尋中戶、於壇上脫靴、着淺履下壇下、經都堂西南出南
 門、明法博士章貞來相達、遇力、召使二人取松明、至于郁芳
 門砌內追前、今日被停宴座、無三道豎義、近、是例也、但永
 治元久安元雖止宴座、有豎義云々、然而不可有此事之
 由仰了、之、先例院宮內親王不豫之時止宴者也、但代始別
 可有議歟、然而事上皇方不及異議上、治曆四年歟考定、
 先帝御事、止宴座、是代始也、尤可准也、今年題者當文
 章博士光範朝臣、孝經聽講云々、末代公事逐日凌遲、
 況舊都事有若亡、哀哉、

發題

蓋玄黃肇判、人物伊始、父子之道既形、慈愛之情日篤、雖
 立德揚名、不逮中葉而生愛死戚已萌、前右泊平泊于歟、駕龍垂
 立法令漸敵遷夏、前宅殷損益方極、莫不資父事君、因慈教
 敬、移治家之志、以揚於王庭、推子諒之心、以被於天下、
 發于朝廷、至于明里、脩于軍旅、達于塗巷、曷嘗非慈仁之
 口孝弟之風哉、

八日戊子 天晴、頭辨經房朝臣奉新院仰、自福原有
 召、來十二日以前可參入者、大嘗會事可被議云々、
 後聞、今日攝政御發心地落給、圓城房阿闍梨俊寬奉加
 持、又被造立一日不動像、此外有種々祈云々、自去月
 廿二日八々度發給云々、俊寬不及勸賞云々、
 十日庚寅 雨降、未剋止、日未出々舊都參福原、一昨
 日亥剋爲頭辨經房朝臣奉行、自新院有召、來十二日以
 前可參入云々、內々示送曰、今年猶可被行大嘗會歟之
 由可議定、不候于福原之人、左大臣、右大臣、下官有
 召、不及廣者、晚頭着河尻、乘輿向守部庄、美作權守雅長
 入道預、在河
 都一里、堂前立屋形宿、
 十一日辛卯 天晴、已剋出守部、午剋着西宮、暫休息、
 未始出西宮、申終剋着福原宿所、依窮屈今日不參所
 所、告參入之由於頭辨、自大理許被送五色、
 十二日壬辰 天晴、未剋着東帶參內、乘輿、次參新院、
 左大將、實定、三條大納言、東房、被祇候、頃之左府、直衣
 被參、相次帥大納言、隆季、參入、良久頭辨經房朝臣參入、

奉院宜仰左大臣、意趣內々書紙屋紙二通、一通者大膳權大夫秦親朝臣、掃部頭季弘朝臣、大外記賴業、大外記師尙、大夫史隆職等申狀、其後、陰陽頭在憲朝臣、助濟憲朝臣參入、又後一通者、頭辨云、爲備忘、各申狀粗注之、但見苦候歟、左府答何事之有哉之由、被乞取、次第見下之、候座之人、左大臣、左大將、帥卿、予等也、右府依所勞不被參入、頭辨曰、非定議、只各評定可申也者、然而左府猶被目予、仍予發語云、方忌事在憲秦親朝臣申旨一同也、尤可被憚大將軍方歟、但偏被棄舊都者、當時皇居可爲御本所、自其所可被立方忌之處、此地非遷都儀、只爲離宮云々、仍可有憚儀歟、抑禁忌方不可遷本所忌之由申條、不審事也、延曆冬節遷御平安京、本所忌遷忌方之條顯然也歟、然而今依右被定都有御猶豫者、如內儀、入道太政大臣終土木功、被新皇居、何事之有哉、但今年依可被行大嘗會、件造營之條首尾不相叶歟、其故今明雖被始造作、遂移徙之後被罷內裏遷幸之條、今月中不可叶、而九月可被造齋場所、不被定

皇居、先被立齋場所之條、不可然事也、雖似避禁忌、相待彼所進兼設齋場所、還有御自由之恐歟、今年新嘗會節會以前終彼造作、於大嘗會者、明年被行之、可宜歟、弘仁欲有遷都、雖不被遂其事、猶大嘗會延引、今度雖非遷都儀、已被遷皇居、非無事之條、任彼吉例、明年可被行歟、於離宮被行大嘗會之條、師尙勘申例尤可相准之上、於舊都一切不可被行者、不可及議、大嘗會營無方忌沙汰之條、先例也、至齋場所者、有方忌之時避正方例也、而在憲朝臣當申方之由申條、猶暗難決、委可被尋事歟者、帥卿申云、大嘗會國大祀也、神慮難測、左右可在敕定者、左大將申云、同予、左大臣申云、大略同予、今年強被行之條、還可有不法之恐、又齋場所并引標之間、其地等可有沙汰者、頭辨參御所、申定事趣、歸出仰云、定申旨尤可然、不可及異議、於今者各可罷出者、仍左府以下退出、頭辨送書云、定申趣尤神妙思給者、大外記師尙云、朝家大事議定、五六輩之內、應召人々有珍重之氣色、隨令定申之趣神妙、左相府左將

軍被奉同、不可申盡者、

今日福原賜地、皇居可被立之所南町一町也、爲輪田四郎則久沙汰、仍請取了、

十三日癸巳 朝間天陰、申剋雨、頃之休、入夜雷雨、及曉晴、卯剋向輪田原歷覽、爲令居家人等點小松原二三町許、次向泊方、乘高瀬船差廻、登堤上望見南海、件船輪田四郎則久所沙汰進也、歸宿所、頃之刑部卿賴輔朝臣來、相次頭辨經房朝臣著高來、各其談了被歸畢、申剋修理大夫經盛卿直垂小袴折烏帽子、光臨、良久談雜事、被歸之後、着直衣參新院、次參內、進作馬一疋小團扇一枚、依御寢間、申置帥典侍退出、今日陪膳左中將泰通朝臣也、次參攝政殿、瘧病令落給爲悅申也、今日御物忌也、多武峯御體破裂事了、予同物忌也、然而不被閉門、仍參入、以近江介俊光朝臣申參入之由、被答云、所勞雖復例、未及起居、仍不見參者、即退出、秉燭之後凌甚雨俄歸舊都、依不違放生會忌十五日以前爲入山城國境內也、今夜又攝津國可着生田忌、仍旁所營出也、途中雷

雨失爲術、半更着大物乘船、于時雨止、留船於神崎、

十四日甲午 陰晴不定、午剋雨、頃之止、日出之後、自神崎脫力、深更之後着古河、天曙之間歸三條、

故建春門院御姊號冷泉院局、即被女院女房、逝去、腫物云々、

十五日乙未 放生會、上卿大納言房、前駝六人、左少辨兼忠乘車後、侍從雅行乘車扈從、左衛門尉光重在共、此外無侍、宰相右兵衛督家通、辨右少辨兼忠、近衛左少將兼宗共人、右少將公時朝臣、勅負左佐代尉右權佐親雅、兵衛佐代尉右佐親能、馬左助云々、右助季高、後聞、右兵衛督申姨母服之由、養母故師賴輔、即女、婦也、不被用之、仍雖參入不着極樂寺座、只供奉御輿云々、武衛後日被來入、殊被鬱陶、大宮右府依爲宰相殿猶子、不用道雅也者、

十七日丁酉 今日於福原有駒引事云々、攝津國路次供給、上卿藤大納言實、南都僧依高倉宮事有梟惡之聞、可有追討之由風聞、然而無其沙汰歟、而今夜權少僧都覺憲、權少僧都範玄、法橋覺實、大法師忠兼、雖召衆

徒、不召進其身、宜解却見任沒官所領之山、頭辨經房朝臣仰藤大納言云々、

十八日戊戌 園城寺僧綱以下、去六月依高倉宮事被停任所職、被沒官所領、今日有恩免云々、

今日惣在廳雜禪死去云々、

十九日己亥 後開、今日亥剋、大理^時室內御乳母、於福原宿所產男子云々、自舊都當大將軍方、

廿一日辛丑 今日禪門被參伊都伎嶋云々、新宰相中將通親被相伴云々、

廿二日壬寅 雨下、曉更參福原、一昨日自新院有召也、於富森邊天曙、於今津留船差誤、申終剋着大物差誤、日沒程乘輿、於武庫河邊臨暗、水深雜人步渡及胸、昇居與於渡船渡河、戌剋着西宮宿所、今日神輿令出輪田御崎給、亥剋許還御本宮、在人等云、オレソキ於輪田有御祓也云々、御禊歟、

中宮有御除服事云々、外戚姨母、故女院女房冷泉局、大進宗頼奉行之、後日聞之云々、去十四日逝去、

雲、被請延曆一宗僧也、

廿五日乙巳 朝間時々雨下、午後甚雨、卯剋向給地見廻、大理^時被來逢、遣召季貞、具福原差圖來、內裏以下人々賜地等、披差圖見之、頃之歸宿所、

廿六日丙午 大雨大風、晚頭風雨止、乘燭後安房守定長來宿所、因幡磨路參向時、辰剋出舊都宿所、着美津野領、^{柱本去一}今日卯時出彼所云々、去比補攝政家司、明後日可勤多武峯使、依御影破裂事右中辨兼光朝臣可草告文之處、兼可清書也、明日同爲吉日之由、陰陽頭在憲朝臣撰申、仍權右中辨光雅朝臣明日之由示定長、定長內々答送曰、殿下御衰日如何、光雅朝臣問在憲朝臣、依忿々稱失給之由、仍明後日可被發遣也、定長有輕服事、明曉於此離宮可解除、明夕者申吉書云々、

深更藏人宮內權少輔親經示送曰、明日可被發遣宇佐和氣使、而本上卿俄歸舊都、辰剋可參陣之、^{由カ}攝政有御消息者、申承了之由、

廿三日 天晴、今日被發遣大奉幣云々、辰剋出西宮宿所、未剋着福原宿所、尋申參人之由於大理、^時返報云、今日休息、明日令參院可宜歟者、仍不參所々、依近隣向給地歷覽、令打丈尺、四方或卅一二丈、或卅四五丈也、

廿四日甲辰 天晴、未剋着直衣參內、次參新院、頃之別當參會、被披皇居差圖、前中納言雅頼圖之、若有難者可申者、件差圖面摸大內、少々縮間數也、北方只如里亭、仍不可及評定、無殊可申事、但露臺西土庇離長橋言之、^{立カ}臨時祭雨儀之時無往反路如何、此外事少々雖有所疑、非可事闕、此事可有違例、此旨粗申了、乘燭令出、

今日已剋令曳始給地、依方忌俄出人家支所曳也、後日於法勝寺被行千僧御讀經、^{仁王}新院令行給也、上卿中納言、^經辨藏人頭左大辨經房朝臣奉行也、左方行事頭辨、右方右少辨兼忠行之、度者使左中將泰通朝臣、御誦經使內藏頭季能朝臣、總講師天台座主僧正明

廿七日丁未 天晴、早且向給地歷覽、頃之歸宿所、未剋着東帶參內、先是攝政參給、^{八葉車、身乘移馬}予先參殿上、今日被發遣宇佐和氣使、去九日被勘日時、藤大納言^實奉

行、而去廿三日無音歸舊都、藏人宮內權少輔親經一昨日聞此旨、相尋並庄^{大納言}之處、昨日申剋使者歸來、申被歸舊都之由、當時祇候此離宮人、左大將、^實別當、^時右衛門督、^實皆經服、予不參勤者必可闕如之由、去夜深更親經示送、仍所參入也、神寶於舊都被調之、昨日凌風雨着大物、今朝雨止風靜着葦屋濱、自件所々參着福原也、予着陣着端座、令敷軾召內記、大內記業實着軾、予仰云、可被發遣宇佐使、令草宣命、^{業實}退歸、持來草、^{一通八幡奉幣、宇佐先依近都御坐被奉之由也、一通宇佐御}宇佐宣命、宇佐不書也、八幡書、^{八幡ヲ、石清水爾}御坐八幡宮書也、皆書紙屋紙入筥、並次第八幡字佐香椎也者、上字書表書、予披見之、返給令退立小庭、次召官人、仰外記官符可持參之由、官人歸來曰、外記不候、^{大外記頼業所候、外記不候之時、即}也、六位不候也、予仰云、史可持參者、^{史爲代之例也}即

史持來官符、入宮、是內印符許也、外印符兼日於幕部請
日不覽上卿、依行程不叶也、予見之、令退立小庭、予就
御所、內記史等相從、付親經奏宣命、付藏人兼時奏官
符、各返給復陣、業實宣命於予前、返給仰清書、業實
退、史持官符着軾、予目之退、即業實持來清書、書實
又就御所、付親綱奏聞、攝政被坐（○實歟）也、坐返給復陣、
業實宣命於予前退、次昇立神寶、（御初許也、於石灰壇
立札置之、
可立孫庇也、而當代如此、御
禮儀用簾中、仍立此所也、供御座、於畫御座西方垂庇御
簾、藏人等所侍也、次有神馬左一御覽、左少將通資朝
臣候毛付、次有御襪、攝政被奉抱、女房召几帳、候御座
邊、通資朝臣為陪膳、親經勤役供、皆入一間簾中、宮主
并使散位和氣相光着庭中座、（座、座歟、
四面、御殿○座
歟、中不立幣、
歟、）御襪了有御拜
來仰云、今日可有止雨二社奉幣、日時令勘申、予即仰
彼辨、次令官人召將監、為行內印也、官人歸來申云、將
監未參入、遣召了者、行隆持來日時、予披見之置前、行
隆退、予召官人、仰史可持參宮之由、（依外記不
候也、即持來、入

日時於筥、招行隆奏之、返給結之、返給如恒、次召大外
記賴業下日時、（不入
筥、賴業副笏伺氣色、仰云、依初申、賴
業稱唯退、次召史返給筥、次內記六位參入、予仰云、丹
生貴布禰可有止雨奉幣、令草宣命、內記退、此間將監
參入之由官人來申、仰可召之由、將監跪小庭、懸裾如
何、予仰云、印、將監退、掃部寮立案、少納言皆在舊都、
仍左少將實教朝臣、（帶劔
印盤於机、取官符授實教朝臣、朝臣捧笏取筥着軾覽
予、予披見返給、實教朝臣返授主鈴、主鈴捺印不覽、退、
掃部寮撤案、次親經着軾、仰云依近代例賜御馬於使、
路次間可存儉約之由可仰者、次予令官人召宇佐使、使
着軾、賜宣命、（取合三、
○平、治仁安例如此可仰也者、予案此事、依近代例、仰之條、不
任詞也、又賜御馬事、自藏人方有沙汰、上卿不可奉也、上卿奉之者、可
仰外記也、仍問賴業真人之處、先例不致
仰之由所申也、依不思得今度不仰外記、使進發、雖然路次任舊
都例先可參入幡云々、使相光父左京亮相時年齡七旬、
着枯色織真、門生二人着狩衣襖袴、從者七八人着水干
小袴、為扶持末子、老後向遠土云々、頗有發榮之氣色、次

召內記、返賜筥、此間行隆下諸社怪異解狀三通、（一通八
五日寅冠依放生會出御之間、西御前御御錦袋并御齒為鼠被食損事、一
區同宮同日同時令下坂御之間、御輿風形拔落事、如元奉立之由言上、
一通北野宮梅樹無
風顛倒事奉行云々、
行文歟、
次仰座可令敷之由於行隆、即掃部寮敷

察令入、（依外記不候、
仰史也、史稱唯退、官兼貞、兼衡、兼濟、寮濟
憲、季弘等朝臣、憲定、泰職、季長着座、予召云、兼貞朝
臣、朝臣來賜解狀、仰云、吉凶令卜、兼貞復座、次予又
召云、陰陽權助朝臣、濟憲心來、予仰云、八幡宮御劔袋
御茵鼠浚損事、北野宮梅樹顛倒事、吉凶令占申、濟憲
朝臣復座、各書卜形之間、內記持來止雨宣命草、先是
攝政退出、仍令內記內覽申請清書、內覽了、頃之歸來、
留置宣命草於予前、御卜未畢、此事了之後為奏也、內
記退、官寮各獻卜形、各書二通、皆加懸紙、（八幡二ヶ條書一
通、北野一通也、
入幡神事違例口舌云々、北野公家御慎殊重云々、官寮
一同、予召官人、仰史筥可持參之由、即持來之、卜形二
通籠懸紙一枚、官寮各如此、入筥、件餘紙挿帖與方、付
行隆、予問云、今間可有奏事歟、答不可然者、行隆退後

石史、（依無外
記也、仰云、官寮令出、史稱唯退、官寮退、掃部寮
撤座、次予召內記、令持止雨宣命草、就御所奏聞、次奏
清書、皆付藏人兼輔、復陣、內記置筥於予前退、次召
史、目之令着軾、取出宣命懸之、仰云、使々爾給、依二
分勤使、不召軾傳給也、次召內記返給筥、次參殿上、仰
官人暫不令撤軾、藏人文章生長親可從事為賜吉書也、
昨日嚴親左中辨兼光朝臣所相語也、于時申終剋也、相
待侍中之間時刻推移、兼光朝臣頻謝遲參無心之由、先
參新院、次參攝政殿吉書傳覽云々、戊剋參內拜賀、次
着殿上付簡、次付吉書於內侍、此間藏人宮內權少輔親
經扶持、右中丞語時歟、左中同所參入也、次予復陣、長
親下吉書、仰云、宣旨ノタウへ、予下右中辨令撤軾退
出、終日行數ヶ公事、窮屈無為術臥廬、後日新藏人祖
父戶部（實
長、故差專使、今日逗留賜吉書事被悅送、
廿八日甲戌 陰晴不定、辰剋出福原宿所、今夜留船於
吹田、
今日攝政被奉告文於多武峯、右中辨兼光朝臣草之、攝

政着衣冠下庭中被拜、歸昇坐簾中、召使安房守定長給之、被仰云、能々祈申也、後日定長云、松殿御時勤此使、只トクト被仰也、先賜御馬、經神崎渡、又經窪津、宿天王寺、翌日越未會地、深更着多武峯云々、抑今度使去比御體破裂御事也、申事之由不歸參、自奈良堺歸舊都云々、

廿九日己酉 天晴、卯剋出吹田、晚頭着鳥羽、戊剋着三條、

九月大

一日庚戌 午後雨下、依故殿御忌日、巳剋參觀音寺堂、圖不空羅索、寫妙法花經、前大相國渡給、刑部卿賴輔朝臣參入、各被供養佛經、導師權律師源實、未終剋歸華、

二日辛亥 天晴、

三日壬子 天晴、向東山堂、秉燭之後歸三條、

四日癸丑 天晴、秉燭右兵衛督家通被光臨、雜談及半更被歸畢、

今日或者故義朝男兵衛佐賴朝起義兵云々、虜掠伊豆國、坂東騷動、

五日甲寅 天晴、今夜前越中守盛俊福原宅燒亡、新院御所近隣、物忿云々、

後聞、今日被下東國追討使宣旨云々、藏人頭左中辨經房朝臣仰左大將實定云々、

右辨官下 東海道諸國、

應追討伊豆國流人源賴朝并與力輩事、

右大納言藤原朝臣實定 宣、奉敕、賴朝忽相語凶徒凶黨、欲虜掠當國隣國、叛逆之至既絕常篇、宜令右近衛權少將平維盛朝臣薩摩守同忠度朝臣參河守同知度等、追討彼賴朝及與力輩、兼又東海東山兩道堪武勇者同令備追討、其中拔有殊功輩、加不次賞者、諸國宜承知依宣行之、

治承四年九月五日左大史

六日乙卯 天晴、福原宿所棟門一字於舊都造畢、今日自堀川下畢、

七日丙辰 天晴、依母堂御忌日向觀音寺堂、前大相國令渡給、又仁和寺法印被渡云々、仍釋迦三尊捧法花、導師權律師源實、申剋事畢歸三條、源實云、義朝子虜掠伊豆、坂東國之輩追討之伐取勇男、於義朝子入宮根山了之由申上之由、於座主明房所承也者、如此示之間、義重入道故義朝子、以書狀申大相國云、義朝子領伊豆國、武田太郎領甲斐國、義重在前右大將、宗命、今相乖彼家宗、坂東國家人可追討之由被仰下、仍所下向也者、伊豆國流人兵衛佐企謀叛合戰事、

八月廿三日寄合輩、相模國小早河、

伊豆國伊東入道、

相模國大庭三郎、

以上御方

兵衛佐同心輩、

駿河國小泉庄次郎、

山槐記

治承四年九月

被取、伊豆國北條次郎、兵衛佐勇也、

被取、同董藤介用光、

新田次郎、

兵衛佐殘少被討成、箱根山通籠了云々、

八月廿八日脚力出國、今日到來、七日、

八日丁巳 天晴、

九日戊午 天晴、去六日頭辨經返事申、自福原今日到來云、坂東大亂、遣追討使三人、右少將維盛朝臣、薩摩守忠度朝臣、武藏守知度等也、

十日己未

十一日庚申 雨下、

十二日辛酉 天陰、時々雨下、今日祈年穀奉幣定、出羽條事三ヶ條定云々、後日右兵衛督家通、自福原歸舊都、所被示遣也、

又後聞、奉幣宣命被載賴朝叛逆、

十三日壬戌 陰晴不定、及晚雲收月明、後聞、今日於福原有內印事、依賴朝叛逆追討使官符請印云々、上卿右衛門督實云々、付官符不可改、只內印許云々、

十四日癸亥 天晴、

十五日甲子 天晴、皇嘉門院爲恒例御勤、自今日三
七^イ日被行御懺法、仍欲參入之間、延引云々、用途庄
々不致其勤故云々、

早且御幸最勝光院、被行故、殿イ北政所御忌日云々、

十六日乙丑 天晴、辰剋參鞍馬寺、申剋歸三條、

後聞、今日被行小除目云々、上卿新大納言、宗執筆源
宰相中將、親、通

少納言源賴房、前源中納言三男、

權少外記中原經時、

豐前守宇佐公通、

左衛門志多好節、舞人御神樂、

從五位下高階親家、將監、藏人右近

源定清、院判官代、在位之時藏人、

藏人藤季隆、被下白云々、右兵衛佐親雅男、

十七日丙寅 天晴、

十八日丁卯 天晴、

十九日戊辰 雨下、

廿日己巳 雨下風、福原宿所屋一字於舊都造畢、件屋
具少々、〇以下缺文歟、

今日被仰御持僧二人、僧正房覺、寺、權大僧都良弘、東
後日頭辨經房朝臣所示遣也、房覺者坊時御持僧也、頭
辨經房覺辨經之後被仰了云々、或云、行隆忘却不仰云
云、經房猶仰之了者、

廿一日庚午 頭辨經房朝臣後日示送次、候イ今日權大僧

都實全被加御持僧、良弘爲御持僧、仍訴申云々、藏人
頭重衡朝臣仰之、實全者降誕之時御驗者、殊致忠勤之
人也、

廿二日辛未 天晴、今日東國追討使右少將維盛朝臣
賜官符出福原、

廿三日壬申 天陰、追討使昨日出福原、今日着六波羅
云々、

今日有政、仍申剋參外記、宰相辨不參、少納言仲家參
入、諸事如元、召使來白外記乾角引戶之由與之、申イ甚雖

然舊都事只隨彼等所爲、強不存式、入外記門、召使召

入持深沓云々、雜色有若亡事也、太神宮々司祐成穢氣

未決之間行御祭、仍可辨物カ應助事、伊賀條事等請印也、

廿四日癸酉 天陰時々小雨、

廿七日丙子 天晴、

廿八日丁丑 天晴、今夜堀川宰相額被來臨、談雜事、

及深更被歸了、

廿九日戊寅 朝間陰、今曉東國追討使右少將維盛朝

臣出六波羅家發云々、去廿二日出福原、廿三日着舊都、

其後于今所逗留也、傳聞、上總守忠清於此都忌十死一

生日、少將云、於今者途中儀、於舊都可忌日次、忠清云、

六波羅者先祖舊宅也、爭不被忌者、如此間相論云々、

卅日己卯 天陰、及晚時々小雨、

山槐記、世傳稱中山內大臣藤原忠親公日記也、未廣
于世、則無知其詳者、今幸得被許借官本、繕寫之、總

十五冊、今併之作十冊了、願其爲書、則元是非全本、
就中天永元永記考其年月、則忠親未生以前也、然則
治承三年四年記者忠親之筆、而天永元永記者疑是
忠親父忠宗卿之記乎、忠宗官至中納言、而不升大
臣、則何以稱山槐哉、想夫忠親在當時頗有著述之
聞、故編次父祖以來記、加已之所記、而總稱山槐記
乎、今所寫者、橫入行豎十七字、而殆千葉、其所記僅
五年、且多闕月、則定知、其全部自天永至治承則可
及百餘卷乎、本朝舊記缺而不全者、非獨是而已、
嗚呼惜哉、官本次第混亂、草書字體不明、今備書者
不能辨知之、故魚魯馬焉之誤不可勝計也、他日見
者、考前後以心推讀而可也、若替於國史者見之、則
與反古堆齊乎、在余則一事一件亦有補於考古、況於
千葉之多乎、而其際 朝廷之大義當世之故事、可取
次證之者有之哉、然則此書亦公恩之一舉、而我輩之
一寶也、唯恨不能喚起先考於九原也、吁、

明曆四年戊戌五月中旬

向陽林子

此記寫畢後、本庄宮內少輔道芳偶來見此記曰、中御門右大臣藤原宗忠日記號中右記、自古混雜在山槐記之內、世人或不能辨知之、今此書天永永記記者中右記之僅存也、余聞而喜之、考諸公卿補任曰、天永元永之間、宗忠爲中納言、保延二年宗忠任右大臣、同四年薨、號中御門右大臣、然則道芳所談有證、而余所疑始解也、道芳本號北小路、爲二條殿家司、近年來江戶爲武士、與先考舊識、故余亦善交、故再書以使子孫知之、

戊戌五月下旬

向陽子

今年秋末、松平式部大輔忠次自播州采地參江府、借此舊記十冊詳考之、謂余曰、天永二年記三冊者、以此記中與公卿補任考之、爲中右記者無疑、永久記一冊、元永記二冊者、記中有宗忠名、而又稱下官、則非中右記、故就此記中所有位次、而以公卿補任考之、

則皆不合、然則永久元永之間、未任公卿、而爲雲客

者之筆記也、未詳爲誰人之作、而永久元永三冊似非一人之作也、他日可再考之、余感其能所注心、而粗見之、則誠如其言、因記之、以便他年之再覽、

戊戌閏臘二十四日

向陽林子

以弘文院林恕家藏本寫之、

(天吹御門本與書)

山槐記十五冊、借請今出河大納言公規藏本、合書寫校

合畢、

延寶二年南呂上旬

權大納言經光

(野宮本與書)

元祿九年九月十二日一校了

左中將定基

治承四年〔冬〕

十月 小丁亥

一日庚辰 雨降、平座云々、後聞、花山院中納言兼一人被行之、無勸盃、少納言不參、仍見參目六共給辨云云、事了後大理、時右宰相中將、實被立入云々、

三日壬午 天陰、

四日癸未 天陰、

五日甲申 天陰、未明出舊都參福原、於七條大宮天明、辰剋於鴨河尻乘船、酉剋着神崎渡上邊、今夜宿此所、

六日乙酉 陰晴不定、午剋出神崎宿着大物、乘輿、於西宮勸盃饌、亥剋着福原、其時小雨、卽休、今日新院自伊都伎島御還向也、傳聞、去月廿八日御參宮之後大地震、但不及他國云々、掃部頭季弘朝臣候御共、占申

公家御慎之由、

七日丙戌 天晴、辰剋向給地、令木作宿所、今度工十餘人所相具也、未剋歸宿所、着直衣參新院、少將兼宗着東帶乘車後、大理於院被示曰、賴朝已虜領安房國頭辨知行之由、頭辨經房朝臣付我奏新院、注進脚力申詞者、予乞取彼狀披見、駿河國住人五百餘騎發向伊豆國攻賴朝、賴朝黨引籠篁根山、八月晦日賴朝等出篁根山乘船、夜半着安房國、九月一日分與諸郡於與力輩、追捕人家、奪取調物、此旨具所注進也、晚頭御馬二疋御覽、府生佐伯國賢藍摺水干着葛袴騎御馬、乘燭之後參內、卽退出、

亥終剋有流星變云々、出於紀伊國方入福原東北山、其大如大土器、渡北斗中、餘輝二許丈、挾北斗在東西、流星入山之後其光不消、及一時曲折、又南山方其光不消一道殘、長五許尺、傳聞、掃部頭秀弘朝臣曰、本朝無此變、若是可謂天裂歟、希代之變也者、後聞、前但馬守親弘死去云々、

今夜前左京大夫泰經朝臣、左少將有房朝臣舊宅群盜入云々、

八日丁亥 天晴、已剋向給地見作事、未剋大理被渡西町、彼人給地也、依招引向件所、被示合造作間事、於木屋被勸酒饌、刑部少輔時光、左少將兼宗、相模前司有隆、侍從時宗等在此座、晚頭歸宿所、

九日戊子 天晴、頭辨經房朝臣被來宿所、

夜陰自大理時許有書狀、禪門新造其遂可為皇居寢殿、障子圖賢聖如何之由被示送、且可申合之由有命者、予答云、件條不打任事也、東三條寢殿只被畫山水、代々聖主為皇居之時更不被改之、雖擬南殿山水障子可有何難哉、但所詮可有御計、大入道殿以對屋清涼殿有補佐鋪設力之由所承傳也、非無准據、左右可在御心者、

十日己丑 天晴、向給地見作事、自去十六日唐船着輪田泊、今日遣侍男令交易藥種、

十一日庚寅 天晴、早且向給地見作事、未剋歸宿所、着直衣參新院、次參內、主上有出御、

今日可有攝政初度表、而當日俄延引、今日伯可有復任事、而依上表事有憚、仍延引、而上表延引、須被行之處不具、仍不被行之、

正三位行宮內卿兼式部大輔永範依病出家云々、年七十九五、去八日上辭狀云々、真如房聖人爲戒師云々、

十二日辛卯 天晴、早且向給地、立門二字、居東廊礎、晚陰歸宿所、

十三日壬辰 天陰、今夜依御方遠行幸前右大將宗家、

夜陰召使來告留守之由、雖答承之由殿參內、依騎馬所勞不供奉也、左少將兼宗相伴、花山院中納言、兼別當、時藤中納言、或右宰相中將、實前大貳、視新宰相中將、通供奉、少納言惟基奏鈴、於大將亭同有奏、公卿向御殿中門南方、東上北面列立、件所三間四面寢殿、東庇巡當中門廊、仍東方無所之故也云々、抑此御方遠者自舊都被違大將軍方福原當也、被用泰親朝臣說也、遷御大將軍方之後四十五日、一度雖同方令宿他所御、可令深忌御之由所申也、是為先例云々、而在憲朝臣後

日間之初度行幸之時申云、於同大將軍者、雖令宿他所、便更不可有被違其之儀、是偏泰親朝臣今案也者、仍去

夜被問人々、帥大納言、隆新大納言、宗予等也、予申云、兩家之所習難決申、泰親朝臣申有例之由、先被尋彼例之後、以勘申狀被問在憲朝臣、隨例之有無并吉否可被計行歟者、兩亞相被申旨大概又如此云々、而在憲泰親在舊都、忽難決之間、於今者任先々儀可有行幸之由、被仰下云々、

今日福原宿所上棟也、所讓與之男長房從者來行其間事、

十四日癸巳 雨降、午後休止、早且向給地見作事、申剋歸宿所、今日有攝政初度上表、予可勤救使之由、先日以頭辨經房朝臣示送、仍申終剋着束帶先參新院、少將兼宗在共、及晚參內、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自舊都未參着間途不付內侍所、其間予着陣、藏人季隆右衛門權佐親雅男依可從事也、召官人令敷膝突、季隆卜內藏寮請奏、仰詞、宣旨ノタウへ、次下吉書於頭辨之後、暫候殿上、南

門西腋立幄引轉為中務省、攝政家司等付着於彼所、頃之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參入、令昇表案於省官等參入、頭辨曰、內侍所告御殿東南庭之外無路、副南方可令昇表案者、藏人仰此旨、省下部二人昇之付內侍所、甚違例也、輔已下省官等自殿上口邊退歸云々、理髮取表函如花、持參臺盤所付內侍、案并覆返給省、頭辨參臺盤所足、方賜表、持參新院、付女房奏聞云々、即歸參、於御殿西弘庇邊取出表、於殿上西簀子召少內記賜表、內記於腋陣寫留之實者兼內々尋者、返上、頭辨取之入表函、以檀紙二枚乍重裹之、下方不行違不加花足、置畫御座御硯宮上、掌燈在燈爐、猶以燈臺可供御座左右歟、頭辨出殿上召予、兼候殿上予參進候畫御座弘庇、御座西間、御殿南面也、寬治祖父左相府殿令勤使給口候簀子給云々、是大炊殿儀也、無弘庇歟、御畫御座之時奏者候弘庇、御座供弘庇之時公卿候簀子者例也、仍今度所候弘庇也、頭辨取表函授予、予捧笏賜歸出殿上、跪置表函於臺盤上、小臺盤次長拔笏召藏人、置笏取表函賜之、仰可賜陣官人兼盤上緣之由、寬治左相府殿子時爲左衛門督、令持隨身給、予去年辭右衛門督、仍無隨身、被召儲陣官人之由、兼所示頭辨也、保安度如此予起座參殿下、官人相從、予乘車之時取表函入車

中、於殿下門表函又賜官人、進之立西廊砌邊、官人在傍、權右中辨光雅朝臣正笏徒踐相逢、相共小揖、光雅朝臣還昇申事由、平宰相教下逢、予乍立捧笏取表函、相公又乍立捧笏、相跪授表函於相公、予乍跪拔笏立、相公還昇、相公作法有疑、乍立不可、又見其氣色乍立可取笏之由、被還昇、存歟、見予欲跪之氣色相跪、同雖屈身受取先可跪也。以光雅朝臣示氣色、予昇西廊南簀子西端、東行着寢殿南廂座、中央東間邊御簾、南北妻數高麗帖一枚、其上敷龍鬚、其上敷東京茵、茵爲敕使座、中央西間邊南北妻數高麗帖一枚爲主人座、中央間庇東柱內供掌燈凡取心、放出南庇三夕間、東北西三方懸御簾垂之、南庇御簾撤之、不立屏風、不敷弘筵、又不立倚子、予昇長押自座前口所着、但正不、新大納言宗代主人着座、捧笏取祿、謂重二領也、經管子着予座前授之、有示事、其詞不聞、被見申之言歟、主人若爲家嫡之人取祿之時、敕使可動座歟、存此儀予不避、予左手提祿、降西廊南簀子南方、然而隨便宜降此所也。頗進出砌外、向良再拜、西行着杏、少將授之、又授祿於少將、少將賜雜色、歸宿所、任寬治例須歸參內裏也、然而依窮屈內々觸子細於頭辨不歸參、又上表間可候座之由雖有攝政命、申勸敕使之由不參、寬治左相府殿令候上表座給、又令勸敕使給、彼者御子息也、至親之故歟、可隨時宜由所存也、於殿下可有吉書云々、又可被

參內云々、被用唐車被着直衣、前駟八人、隨身布衣冠、侍從家俊右兵衛佐盛定扈從云々、表草文章博士敦周朝臣、清書右衛門權佐親雅、後聞、吉書官方右少辨兼忠、藏人方頭辨經房朝臣、政所權右中辨光雅朝臣、於直廬無吉書、候于上表人、源大納言、定新大納言、宗平宰相教云々、今夜有五節定、直廬儀也、頭辨經房朝臣書定文云々、十五日甲午 天晴、早且自仁和寺御室有御使、觀音院灌頂式帥卿隆被造進、清書哉、又法則集宗之所祕也、故教長入道清書之、而未調卷入滅了、彼外題同書進哉之由也、此御使自舊都被獻新院使被仰遣也、十六日乙未 天晴、今夕藏人頭左中辨經房朝臣、藏人左少辨行隆、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陰陽助濟憲朝臣、掃部頭季弘朝臣、大外記師尙、大夫史隆職參陣、內於陣座邊注出年中公事定日次分配奉行職事、是非先緣兩都之間每事懈怠、仍有此事云々、頭辨奉行事十五、左少辨五、藏人佐七、藏人宮內權少輔親經七云々、

今日大外記頼業不參、依灸治云々、

十七日丙申 天晴、早且左衛門權佐光長來宿所、着葛淺黃水干葛袴、已剋向給地山、未剋歸宿所、今朝藏人左少辨行隆直垂、小袴、來予給地見作事云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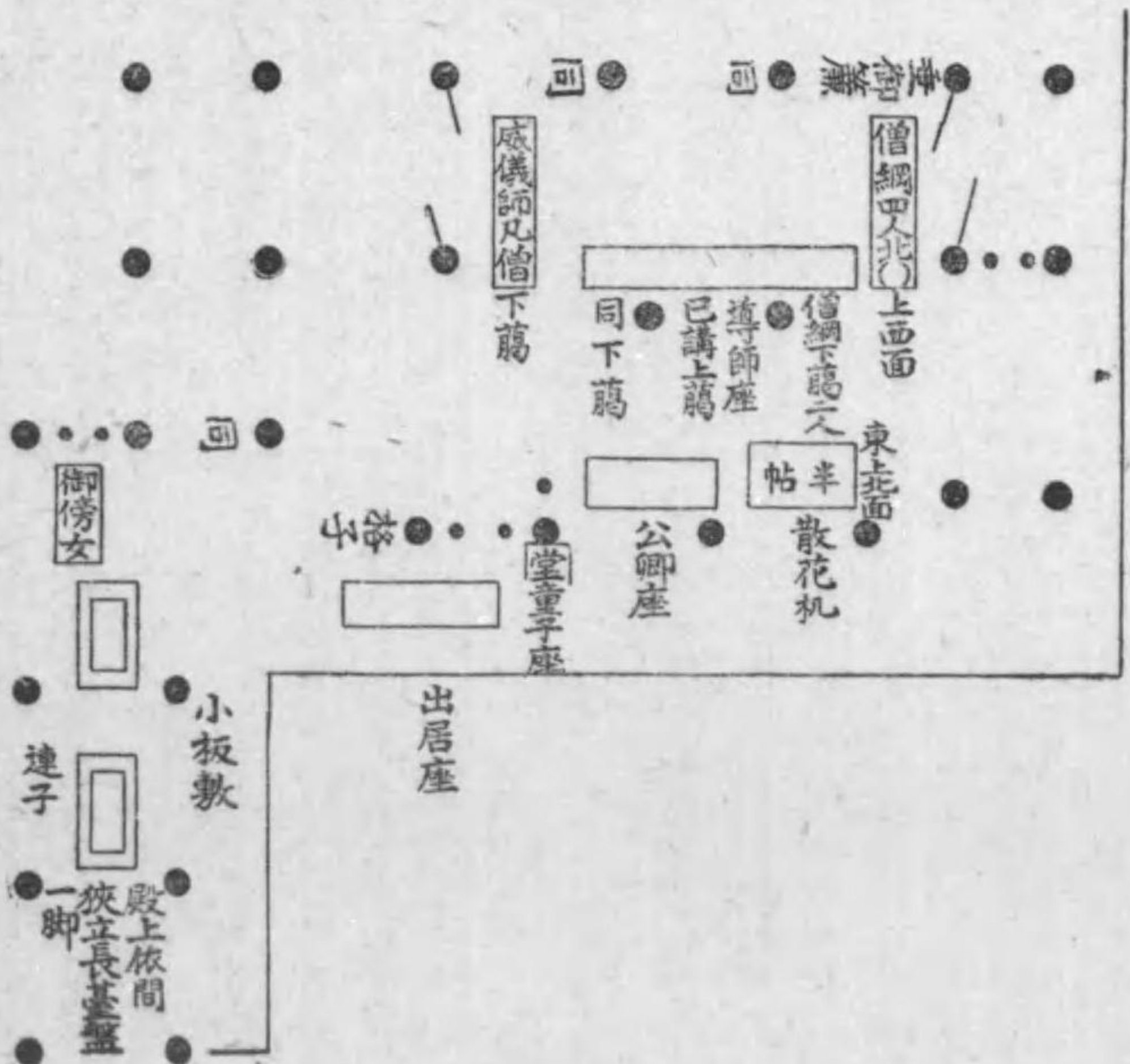
今日改勘祈年穀奉幣日時、改直宣命、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所奉行也、此奉幣四夕度延引、十月例希代事也、申剋着東帶先參新院、於中宮御方謁女房、秉燭後參內着陣、奧、藏人佐來仰日時可勘申之由、予着端座召左少辨行隆奉幣奉行之人也、仰之、即持來、予披見置前、辨退、仰外記宮可持參之由、而外記不候、仍令史進之、付辨內覽奏聞、辨自陣腋歸來、覽日時二通、

伊勢高宮御裝束鼠浚損調改被獻之、來廿八日奉幣次被副獻也、予問曰、可被載辭別哉、答云、於怪異條先日延引之時被載了、調進之由者不可被載、只書目六可被副進之由隆職宿禰所申也者、今一通八幡御劔袋同鼠浚損、來廿八日可被調始、來月一日可被奉日時也、此兩事兼不仰予、只令勘之、持來云、奉幣日時內覽之次

同欲內覽、仍所覽也者、予披見之後須召宮也、然而有事煩、密々返授辨、可力公加入奉幣日時宮之由示了、事體狼藉歟、次召內記、少內記成行來、仰宣命事、即持來草、不書入辭別、只改秋時狀也、少イ內記申云、大內記依所勞候宿所、密々申云、先日延引度宣命清書了、少內記成棟持參舊都了、此宣命辭別不改直、只改時節所許了、然者可摺改其所許之由內々可仰遣成棟許、今日清書內覽定令申請歟、如清書可存此儀也、事雖不當、未代遠都公事只可隨便宣事也、頃之辨持來日時等、即結一通略之下辨、辨又結一通退、予召史返賜宮、次內記持來宣命草云、攝政御口口清書事承了者、予就御所令藏人佐奏聞、後返給宣命於內記退出、奉幣發遣事左大將實定、於舊都神祇官可被行云々、左少辨明日又可向舊都云々、

十八日丁酉 天晴、亥剋大雨大風、即休止、今日被始行長日法華御讀經、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藏人左兵衛尉時房等奉行之、中納言相具少將被參內、秉燭之後歸

宿所、被談云、日時僧名光長今朝示送曰、於藏人所可勘日時、於攝政直應可定僧名、取加日時僧名、可下上、光長今朝曰、日時仰調、依勘申、令行、僧名仰調、令題請、移着端座、召權右中辨光雅朝臣下之、次參上、招光長問僧參否、光長申事由歸出、告御出之由、即我仰鐘於光長、今朝示曰、仰出納、出納可仰圖、圖書打鐘、出居左中將泰通朝臣、左少將兼宗昇、次我、新宰相中將通親、非僅只參入云々、着座、僧昇、僧昇、僧六人、凡僧三口、已上九口、依便宜昇殿上東寶子、經小板敷參上云々、此事猶不可然歟、自殿上立帶外可昇出居座前歟、件所無欄、可拂香脫、此惣在廳經緣引之、納言曰、保元前大相殿爲上卿參給、件御記威、今日衆僧并綱、儀師着白袈裟、於堂下行事之由所見也者、然而所皆着束帶、威儀師打磬、堂童子勸解由次官宗、侍從家後、着座、唄堂童子賦花筥、散花了收花筥、光長仰御願趣、今朝示曰、可奉祈讀經間公卿退、次出居退、今朝光長告、先僧可退下、而納言案昨日光長來示合今日事、今朝作次第令見予也、三夕日於御殿可被行也、第二三日無上卿出居堂童子、四日以後可出陣外可然之所云々、予案之僧綱下薦猶以西可爲上歟、以佛前可爲上之故也、又威儀師可着南端歟、今朝向給地見作事、及晚歸宿所、



十九日戊戌 天陰、終日風、

廿日己亥 陰晴不定、時々雨、早旦向給地見作事、藏人左少辨行隆、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安房守定長等來雜談、各歸了及晚歸宿所、

廿一日庚子 天晴、早旦向新造宿所、大理被○着脱力、唐綾茶染直垂、相具侍從時宗被渡、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葛藤水干、右衛門權佐親雅、白安房守定長、葛藤、相模前司有隆藍水干、又大理有勸誘、晚頭分散、

今夜此新造宿所有移徙事、自舊都依當將軍方、讓與此地於井戶次郎長房、仍彼男今夜所渡也、着水干袴云云、權漏剋博士季親着束帶勤反問、與祿大掛一重、去十日攝政上表之時予爲、敕使所賜之祿也、令予付取之、先是季親打封於帳中、無黃牛水火等、

廿二日辛丑

廿三日壬寅 天晴、早旦向新造宿所、今日攝政第二度表也、未剋着束帶參新院、帥大納言、季、別當、時、堀川宰相、賴、新宰相中將、通、左京大夫緒、參入、頃之權右中辨

光雅朝臣送使云、御表事定了者仍大理相共參攝政殿、堀川宰相又被參入、攝政衣、被出客亭、大理予着座、兼候所也、堀川宰相本在座、而依座狹退、予替着也○之、光雅朝臣參進、申表草作之由、只氣色、隨主人目退歸召之、文章博士敦周朝臣、東持參表草、被置御前板敷上、以文下爲主人方讀之退、主人取之卷被置座前、召光雅、不被加朝、光雅參進賜草、不取直、賜上方今度不、退歸、令右衛門權佐親雅清書、此間光雅持參表筥并檀紙八枚也、結緒、次置清書於折敷加筆持參、主人取表加署、光雅取筆折敷退、次主人被裏表、召光雅、光雅召使、右近中將隆房朝臣參進、揮笏賜表、以寫上方爲右方持、參內、主人入給、大理、予退出、無見下表之儀、堀川宰相猶祇候、敕答使祿可傳獻主人云々、不見此事、中使先例中將勤之、而左中將泰通朝臣雖候于此都、依遠忌不參、左中將清通朝臣在山路庄、自編原去、二里許、日來尋逢、今日雖被催、當日申鹿食之由、仍左少將通資朝臣可勤云々、件人新院御服藥庄之間於御前同服藥云々、然而今日依可參內、今朝許止之云々、敕答上卿

帥大納言、隆草大內記業實也、帥云、敕答不可奏、依幼主也、於宣命所奏也、只可內覽之、也內覽之時主人着束帶爲定事云々、今日藏人方事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所奉行也、

廿四日癸卯 天晴、北風烈、今曉出福原向舊都、於都賀天明、午剋着河尻、戌剋着柱下宿、舟中老臥寒浪底、難堪忍者也、

廿五日甲辰 天晴、曉天出柱下、申剋着草津、日未入歸三條、

廿七日丙午 天陰、時々雨、大理時母堂尼上被渡、雖差饌、忌火不被食、唯差菓子、奉菩提樹念珠、薄今日大乘會五卷口也、後聞、源大納言定如殿上人置袈裟正面、新大納言宗乍持着座云々、有御幸之時置正面也、新大納言所爲々可、

今日被發祈年穀奉幣、自舊都神祇官被發遣、上卿左大將、定辨右少兼忠、八幡使藤中納言、成賀茂右京大夫、基松尾一條三位、實平野法住寺三位、長云々、此奉

幣自去八月四ヶ度延引、尤爲奇、今度被勘改日時直宣命、予於福原去十七日所奉行也、十月祈年穀希代事歟、但有例云々、

廿八日丁未 天晴、今日大乘會結願也、仍未剋參法勝寺、朝座間也、源大納言定一人被候座、予暫入西戶、於長床與頭辨經房朝臣辨雜談、朝座了僧徒退下、予着堂前座、不解劔、例也、頭辨進西南壇上、於此所上卿遙被目、可打鐘之由也、衆僧引列昇、講論了賜布施、講師料頭辨取之、長床僧綱以下右馬權頭基輔朝臣堂童子隼人正清定內藏助倫仲取、講師退出、次有行香、惣在廳經緣居正面戶外、圖書官人又過間居、此後源大納言、予、右京大夫、基朝座、頭辨、右馬權頭、大外記師尙、堂童子二人列居、預等自行香机下至于戶內列立、次第傳輪授圖書官人、官人傳惣在廳、惣在廳傳公卿也、相引立正面東間以東、圖書官取火舍、次西行々香、列正面西間以西、次如初列居正面、返輪各復座退出、于時申剋、法勝寺事帥大納言隆奉行也、而候新都、仍

修此會事許被仰源大納言、依東國逆亂事被止舞樂、

頭辨云、欲被行定考之時、新大納言宗於福原請殿下處分、被仰云、停止可宜者、而定考延引于今不被行、依蒙此處分、大納言被行圓宗寺最勝會之時被止樂了、此旨申源大納言之處、有沙汰已被止最勝會樂了、可隨彼儀歟者、仍止之、將門亂時正月節會止樂云々、

頭辨曰、賴朝黨進出駿河國富士河邊合戰、追討使官軍敗向伊勢國之由風聞者、

廿九日戊申 朝間晴、午剋天陰、雷鳴風烈雹降、其勢如大角豆積地不消、頃之休止、後聞、淀河船等漂轉、多溺死者云云、午剋向東山堂行彌勤講、晚頭參前大相國、花山夜陰歸三條、

十一月大建子戊

一日己酉 天晴、大僧正禎喜使阿闍梨覺親被誂高野塔額、得達金剛院云々、達字常途作脫、而有意趣用此

字云々、

梅宮祭、上卿右衛門督、宗辨右少兼忠云々、

二日庚戌 天晴、真如房聖人事、

故高松中納言實後家尼上入滅云々、年六十七、數月病途逝去、予外戚姨母也、法印覺成會年來有養母儀、然而不被遭喪、自御室有御制止、來廿九日爲觀音院灌頂大阿闍梨云々、

三日辛亥 天晴、午剋參仁和寺御室、有御對面、及晚退出、

今夜高松尼上葬送云々、一郭內隔竹土葬云々、件所法性寺也、故法性寺殿西御堂南方對也、

四日壬子 朝間晴、午後陰、夜陰左少將時實朝臣來示曰、去湖日自駿河忠清示送前右大將宗許云、賴朝黨數萬騎也、十一ヶ國已同志、官兵纔千騎也、不可敵對、暫去駿河國欲着遠江國府、可然之人々猶可被下向也、又以景清被任信濃守可爲追討使歟者、駿河目代爲賴子被伐了、或曰、目代一人存命云々、但此事追討使維

盛朝臣一切無音、只忠清許申之云々、

五日癸巳 天晴、

六日甲寅 天晴、去一日大僧正所被誂之高野塔額、得院、送彼壇所了、又寫一紙同送之、御弟子宮可寫送之由被仰也、

或者云、追討使右少將維盛朝臣今曉入舊都六波羅、九月十八日着駿河國、同十九日賴朝黨營子不志河送使、不知其狀、維盛朝臣問所爲於忠景、忠景曰、兵法不斬使者、然而此條私合戰之時事也、今爲追討使、可及返答哉、先問彼方子細可斬者、維盛朝臣從此言令痛問、使者云、軍兵有數萬、敢不可爲敵對者、問此後斬首了、或難此事云々、官兵纔千餘騎、更不可及合戰、兼又諸國兵仕內心皆在賴朝、官兵互恐異心、暫逗留者欲圍塞後陣云々、忠景等聞此事無欲戰之心之間、宿傍池鳥數萬俄飛去、其羽音成雷、官兵皆疑軍兵之寄來夜中引退、上下競走、自燒宿之座形中持雜具等、忠景知度不知此事、追退歸、忠景向伊勢國、京師維盛朝臣入京、着近州

野路之時有五六十騎云々、此事或感之、兵法引退隨事無難之故也、或又謗之、近日門々戶々虛言甚多、此事定少實歟、然而閩巷說隨聞及粗注、後日頭辨經房示送曰、東國追討事、平中納言、額平宰相、可下向之由雖有沙汰、先伊勢守清綱定安自海道可下向云々、又鎮西武士自船可遣云々、薩摩守忠度朝臣參川守知度、筑前守貞俊、大夫尉忠綱留參河國、右少將維盛朝臣在近江國之由所聞也、新都有歎息氣、又今日也、六日權右中辨光雅朝臣應撰、爲語美濃源氏等可下向之由、昨日也、五日被仰下、萬人奇驚之間被改算博士廣房、而今日也、又被改史生、臨夕又停止云々、

或山僧來曰、衆徒強盛發起、訴可令還御舊都之由、有重々案不可言、座主於假治井行調伏法、依東國也、衆徒嘲之、一山不同心云々、彼日頭辨經房朝臣示送曰、今日被仰昇殿人々、右大辨重方朝臣、侍從實保、侍從隆保、因幡守隆清等也者、
七日乙卯 天晴、入夜雨、

八日丙辰 雨下、季御讀經次第獻仁和寺御室、自去年

依有仰所作也、殊被感仰、

九日丁巳 天晴、向東山見作事、晚頭歸幕、

今夜子時許正三位行宮內卿式部大輔藤原朝臣永範薨、年七十五、九臨終正念云々、去月十一日出家、數日臥病、大小便不通云々、爲三代法皇、二條帝者師、文道滅亡已在此時、

關東輩至于尾張美濃同其心云々、

十日戊午 天晴、送五節舞姬裝束於三所沙汰人許、丑

日左大將定送前伊賀守雅兼宅、寅日因幡隆清送帥、四條大宮亭、辰日但馬守經正朝臣送山城介憲良宅、使內舍人清實也、大將因幡納打裏、但馬納假裏、兩國、依嚴親命也、抑予去二日輕服事出來、仍觸其由大將、返答云、號花山院、中納言雅訪可遣者、隨又被納言依匠作有其命、仍仰其旨於使者、不號他人直送之條尤有恐、然而隨本所命、非予自由、

十一日己未 天晴、

十二日庚申 天晴、

十三日辛酉 天陰、臨夕時々小雨、可有還御舊都之由、閩巷謳哥、定訛言歟、

十四日壬戌 雨下、

十五日癸亥 天陰、風烈、未明出門、於六條大宮天曙、辰剋於草津乘船、乘燭之後着河陽、馬首依風所遲々也、依寒氣密々宿小屋、

十六日甲子 陰晴不定、風烈、出河陽宿、於神崎渡乘

輿、出松原如來東、其間路甚狹善道、申剋着福原宿所、

乘燭之後向花山納言宿所、被羞酒饌、及陰更歸幕、

十七日乙丑 天晴、未剋參內、次參新院、晚頭退出、藏

人宮內權少輔親經示送曰、今夜攝政登出帳臺給、御共人々不參、可令參入者、申障不參、此事甚無由、不參、童御覽人今夜扈從別樣事歟、今夜但馬朝臣、舞姬許參入云々、後聞、別當、時右宰相中將實守、新宰相中將親屬從云々、依無人被催兩中將、各申云、相親攝政之人可扈從事、然而依仰可參入、但被召舞御覽者可參者、

救裁云々、

十八日丙寅 天晴、淵醉也、仍少將兼宗未剋參內、出紅打着紫薄樣、小舍人童二人梅^{紅梅}、蒨黃衣白生單衣、隨身柳款冬衣青單衣、皆用貫布、牛童赤色黃衣白帷、今日如例云々、不憚東國亂逆歟、今夜子剋法印權大僧都行海^{東寺二長者、醍醐人也}、入滅、日來不食云々、

十九日丁卯 天晴、今日童御覽云々、後聞、御殿無便宜、仍南殿母屋懸御簾、以南廂擬弘庇云々、予案之、爲此儀者雖御殿何放出哉、四條殿近衛殿之時只於簀子有御覽歟、又陣床後及軒廊渡長橋爲座上路、中宮殿上南殿西簀子尤有便宜、何強構長橋哉、左大將^{實定、輕服、}別當^{時、忠、}右宰相中將^{實守、輕服、}新宰相中將^{通、}依召候御前、藤大納言^{實國、}因幡兩所重有御覽云々、不被憚東國亂歟、新嘗會於舊都於神祇官所被行也、其間事先日被問人、今夕花山納言被來入予宿所、丹波前司行雅、侍從兼經在共、羞酒饌、及半漏被歸了、

廿日戊辰 天晴、秉燭參新院、少將在車後、攝政被參、

來不通云々、

依可有還都今日新院有御出門、御幸本皇居、^{禮門家、雲所北也}云々、

廿三日辛未 朝間雨下、或者云、故義貞子^某住攝津國豐嶋、故親弘跡也、件男昨日燒豐島宅夜中馳出、今朝過此京向近江國、兄等在彼國之故也、伊多美武者所、追之至于山科、然而早以入近江了、仍空歸云々、

傳聞、有還都事、出福原皇居行幸前大納言邦綱卿家、件所同福原內也、是御出門儀云々、

廿四日壬申 天陰、自前大相國被仰遣云、東國逆亂及近江國、仍自福原還御事延引、今日前右大將^{宗、}可着此京、爲討江州云々、風聞如此、京中不安閑歟、爲之如何、予則參彼殿^{花山院、}申承雜事、申剋向東山、晚頭歸三條、

自福原行幸寺江邦綱卿家、法皇御坐御船、新院御法眼、房云々、新院御車、依御橋別當三位^{御乳母、邦綱卿女也}候御車、法皇御輿云々、

依仰被參御前、予參內、^{福原新造、皇居也}良久被始行節會、有出

御、內辨左大將^{實定、}外辨三條大納言^{實藤大納言、實新大納言、宗、}花山院中納言^{兼、}予、右兵衛督^{家、}右宰相中將^{實宗、三位中將、實藤宰相、能、}新宰相中將^{通、}着座之後即訪五節所、內辨一人留候、小忌未參會、且被行也、去夜於舊都被行新嘗會、曉^{曉、}暗以後可馳參也、予不復御前座退出、明曉可歸舊都之故也、頭辨云、還御舊都日次今日被定仰了、來廿三日御出門可幸土御門大納言亭^{福原新造、}廿四日可着御同人山庄寺江亭、廿五日可着御木津殿、廿六日可有行幸同新五條亭者、新院御八條殿御所云々、

廿一日己巳 天晴、曉天出福原宿所、於筒居邊天曙、午剋着河尻乘船、秉燭至于江口上五六町、宿船、

廿二日庚午 天陰、曉天月出之後出船、於淀邊小雨、申終剋着草津乘車、秉燭之後歸三條、去廿日近江國已同心東國、飛驒守景家郎等五六騎向伊勢國之內、近江國人等射殺之、斬三人首懸勢多、水海船皆付東岸、往

廿五日癸酉 陰晴不定、風烈、今日出御寺江可着御木津殿云々、而依風留御船於唐崎云々、彼日新宰相中將^{通、}云、本儀雖着御木津不可下御云々、

廿六日甲戌 陰晴不定、風烈、今日出御木津殿行幸五條東洞院亭、新院御幸^{注力、}御車六波羅賴盛卿家^{院、}法皇御幸^{注力、}御輿六波羅入道大相國亭^{院、}去六月二日俄遷御福原亭被棄置平安京、而依天台衆徒訴申并東國逆亂俄又有還御也、

後聞、自今日三ヶ日熊野那智地震、瀧壺石不動自御目上摧破御云々、示法滅相歟、可悲々々、

廿七日乙亥 天晴、仁和寺法印被來入、廿八日丙午 陰晴不定、未剋參新院^{六波羅賴盛卿攝政、家、}堀川宰相^{院、}新宰相中將^{通、}新大納言^{宗、}前治部卿^{院、}堀川宰相^{院、}新宰相中將^{通、}被參入、次參內^{院、}參中宮御方、平中納言^{院、}被候、此間可候于內裏之由被仰下、仍祇候之由被示、晚頭退出、

廿九日丁丑 陰晴不定、臨夕小雨、

晦日戊寅 朝間晴、臨夕雨、或時下、或時止、依東國逆亂事被行仁王會、中御門大納言宗、參陣被定申僧名、堀川宰相賴、權右中辨光雅朝臣奉行之、於太政官廳一所被行之、近年大極殿無實之故也、檢校皇太后宮大夫、朝堀河相公云々、兩人參官廳行之、他人不參、

今日於新院六波羅池殿西面、被議定東國逆亂事、爲頭左中辨經房朝臣奉行昨日有召、仍未剋着束帶參入、人々又漸參入、左大臣、依承仁王會之由着束帶之由被示、左大將、實定、直衣、去五月於新院同被行仁王會、左府如今日被着束帶、而右府着直衣無便之由右府被申左府、今日大將無其詞、帥、隆季、中御門大納言、東帶、左大辨、東帶、等也、此外應召之人右府被申所勞之由、前中納言、賴、在福原、皇太后宮大夫雖參入依檢校參仁王會、又此外三條大納言、實房、藤中納言、成布、左京大夫、備通、雖參入以前各退出、天台座主明雲參入、非殊召、依江州騷動不審、自去夜祇候近邊之由被示之、前權僧正公顯參入、爲御使昨日向園城寺、去夜歸參、今日又依召參入云々、及晚陰頭辨仰左大臣云、東國凶黨逆亂已及近江國有同心之聞、而又去

夜近江凶徒等來着大津濱、歸去了云々、此間事何樣可被計行哉、各相議可申者、左大臣目左大辨、又被示頭辨云、仰詞被示左大辨者、頭辨進寄左辨座大下示之、左大辨申云、追討外不可有異議、其上又被行德政彼日或人曰、法皇可執政給、松殿可被召歸之由、自有歸伏之心歟、又如法可有御祈禱、其詞甚多、然而左大辨出詞定事云々、予不聞及、被追討使之條理之所當也、尤雖可然、一兩國同意之時、若賴朝黨已發向近江國者不廻時剋可被追討使、如風開東國只各同心、不從敕宣、然者彼等餘勢雖經日數不可有增減、於官軍者被召集諸國軍兵之間彌可加其力、寔不遣追討使、先遣官便可被尋問發起之由緒歟、若有申旨偏不背敕命者、其時隨狀可被行歟、速被責江州者、美濃國以下加力可有扶心、尤可有思慮事也、於御祈禱者諸社諸寺尤可被行也、兼又諸宗被行大法者也者、中御門大納言被同予、其上御祈可被行仁王經法毘沙門法之由被申、帥被申云、此間事可被行之次第可有御祈事、內々再三申入了、其外無可申之事、被行德政事尤可然事也、然而事已及

火急、雖被行善政、難達彼等之聞、然而可然之事一兩歟、將兩三歟、可被計行、於追討條者武勇之輩左右也、此上只在敕定、左大將被申云、先被追討近江國之條不可及異議、彼國凶徒不幾歟、一國降了者濃州以下定歸伏歟者、左大臣被申云、大略同左大將被定申、承平康和被奉寄一郡於神宮先跡已存、尤可有其沙汰者、各被申之詞甚雖多、詳不覺悟、只注大概、頭辨參御前奏聞、歸來、仰聞食了之由於左大臣、人々退去、于時秉燭之後也、

予凌雨參法成寺、依御八講始也、頃之皇太后宮大夫被參入、仁王會只今事者、又權右中辨光雅朝臣參入、行御八講事也、攝政參給、予、大夫下立幔外、攝政入廻廊戶被昇東面南階、先々見之入廻廊戶、自同廊中被昇南階東端方歟、可尋知事也、被着南庇饗座、予、大夫、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着座、攝津守以政朝臣持參盃、攝政被擬予、予起座、經實子昇南面東一間跪攝政座坤邊、賜盃復座、引寄裾之後擬大夫、大夫擬經家朝臣、予着第二者正自座上進寄可賜盃也、而着第三机、仍經實子

也、次攝政召光雅、光雅參進、跪南簀子、被問僧參否、申大略參入之由、攝政被仰鐘、光雅退歸、於後戶仰之、攝政以下着堂中座、諸僧起座、廻後戶方自東庭引列參上着參、座力法用說法論義了、有行香、攝政、予、大夫、經家朝臣、右馬權頭基輔朝臣家司職事等列之、返輪之後不復座退出、參前大相國、花山院、申承雜事歸蓬戶、于時子剋、

十二月小建

一日己卯 朝間雨、午後陰晴不定、寅剋燒亡、六條坊門南、東洞院西云々、陣口也、皇宮、正條南、東洞院西、不開櫛所、仍參內、醫博士信康來曰、伊賀伊勢軍兵寄近江、斬江木入道、同兄、判官代山本兵衛尉三人首之由、唯今脚力來者、後斬首事無實云々、

二日庚辰 陰晴不定、傳聞、賴朝信義法籠上總、甲斐國秀衡助長可攻之云々、自常陸國軍脚一昨日上洛云

云、

今日左兵衛督知盛卿爲追討使發向近江國、至于駿河國次第可攻云々、京中在家稱別當宣立柄、或放遣置立云々、被仰警固云々、頭辨經房朝臣示合詞、只相計可被仰、有東國亂逆之聞、固護奉令可仰歟之由示了、後聞、依非常警固不仰之、唯諸衛警固云々、此事如何、依時事也、天慶二年二月廿九日李部王記云、下宣旨警固諸陣云々、十五處要害各遣固關使云々、如記者有召仰歟、如何、

依亂逆御祈、伊勢以下十七社奉幣發遣、三條大納言房爲上卿、稻荷以下使殿上人云々、

齋院相嘗御神樂云々、今月延引、自新院被催上達部殿上人、殿上人可取拍子云々、依上皇御子有嚴重儀歟、

後聞、中御門大納言、宗、右兵衛督家、參入云々、自今夜爲女房祈始大威德供、請延開梨修之、

三日辛巳 陰晴不定、奉供養白檀手觀音、性阿爲導師、未剋近江國方煙見、若是官兵攻凶黨之間放火歟、

四日壬午 天晴、申剋參內、先參中宮御方、權大夫實家、祇候、暫言談、後參殿上方、即參新院、前大納言、那新宰相中將、親、祇候、晚頭參法成寺、依御入講結願也、夕座說法問也、論義了有行香、攝政、中御門大納言、宗、予、右大將、藤中納言、成、右兵衛督、家、堀川宰相、定、右大辨重方朝臣列之、返輪之後不候例時度、予退出之間右武衛被來南庇方、乍立暫言談之後退出、

大理、被送書云、法皇、上皇可御坐一所、松殿自備前可令歸給之由有沙汰者、或人云、此事自一昨日許有沙汰、前大納言、被送松殿宣旨云々、

五日癸未 陰晴不定、安房守定長來、

六日甲申 陰晴不定、卯始剋許前中納言雅賴卿家、三條東、追捕、前右大將、宗、差左少將時實朝臣、相副勇士十數騎令亂入家中、明經博士廣季子、官、大、在彼家、依有可被召問事欲捕取之處、逃脫不調之、其間武士等入窺所塗籠等皆剋取女房衣服云々、不可言之、爲予近隣、仍騷動音所聞也、武士退歸之後差使訪納言、

午剋向東山、晚頭參前大相、院、被仰云、去年松殿御事

之後閉門成恐、于今不開、我非救勘身、仍可開門之由不被仰下、又不能申達、而一昨日松殿可還給由大理、被

告送之次粗達子細、今日大理奉新院仰被示送云、日來閉門不敵事也、早可開門者、今日九坎、明日可被開云

云、新宰相中將、被參入、予退出歸三條、

七日乙酉 朝間陰晴不定、午後雪降、今日賀茂臨時祭也、去月依還都事所延引也、予不參內、藏人宮內權少

輔親經奉行云々、

傳聞、秉燭後御禊、攝政不被參、親經不知其旨、相待彼參入之間空及秉燭之後、參入條亭奉尋之、遂不被參云

云、依雪中門敷庭座、五條殿東、依座狹不悉着、使新宰相中將、通親、依代、舞人四位四人、中務權大輔經家、左少將有房、

五位四人、右少將實明、侍從隆保、中務少輔六、位二人、藏人左衛門尉左衛門、陪從四位四人、前皇后宮大進實泰、前和泉守季非藏人左衛門尉在高、長、前下總守高佐、攝津守以政、五位二人、散位信實、參仕公卿三條大納言、房、中御門大納言、宗、花山院中納言、雅、別當、忠、平中納言、盛、右大將、

通藤中納言、成、右衛門督、家、右兵衛督、宗、右宰相中將、守三位中將、實藤宰相、能、依東國亂此門警固也、大理負平胡籙、其外右大將以下衛府皆用壺胡籙云々、御禊陪膳右中將清通朝臣、頭重衛朝臣不參、頭辨經房朝臣、雖參入依輕服日數內不動也、役供藏人宮內權少輔親經云々、藏人左少辨行隆獻御笏、無三獻、無傳蓋云々、

右武衛被示送曰、勤盃之時可取加弓於盃哉否事人々存旨樣々、或曰、朝觀行幸之時頭中將勤盃不持弓、不可持歟、或又猶可持云々、我持弓勤重盃役左廻者也、予案之、猶可持弓歟、凡可持歸物之時者不取弓、置物歸之時者持之上、公卿放盃不揖、不持弓退歸似無便歟、朝勤行幸御前物役人勤盃人雖不持之、掌堂儀若可然歟、天慶三年御齋會內論義祿人置弓、而弓場始所掌持加弓於硯、簾中儀大將取奏之時取加杖於弓、御賀取獻物之時又取加弓、庭中魏々儀猶取不可、爲不可案事也、

參否今一人、花山院中納言云々、

於社頭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陪從範光闕諍、過法相互放言、事起^起左少將有房朝臣依有姪者不入社內、其代陪從廻御馬之例也、其由經家朝臣示之、範光辭之、非使非行事稱不可被知之由云々、

中宮無打出、依東國逆亂歟、元三日同不可有打出云云、禪門被命其旨云々、是依亂逆事云々、不可有還立御神樂由風聞、仍舞人陪從不歸參之間猶有此事云々、使舞人經家、時實朝臣、陪從兩三參入、公卿、別當、平中納言參入、公卿不勸盃、本拍子陪從經仲取之、今度始所取也、末拍子召人右將曹多好方取之、好方同歌庭火、希代之例也、辰剋許御樂始云々、近年公事有若亡、可悲、

八日丙戌 去夜雪積一許寸、陰晴不定、今夜法皇自六波羅泉殿遷御、同池殿新院御同宿云々、前大貳、親藤宰相、前少將資時朝臣被免參入、藤中納言^能、可爲執事云々、本帥大納言^能爲執事、而自去年被奉新院御方也、

十三日辛卯 陰晴不定、去八月放生會日所見付御劍袋并御茵爲鼠被喰損調改、今日被獻石清水、使參議兵衛督家通卿、上卿權大納言實國卿於陣賜宣命於使、伴御劍袋御茵納長橫衛士昇之、無副使、奉納之間使候御前云々、

後聞、今日近江國凶徒爲官兵被攻落馬淵城、斬首二百餘人云々、

自御室有御使、^{上座}召小野宮記獻二帙了、今日故宮內卿永範卿五七日也、大學頭在茂朝臣草願文、安房守定長清書、導師權律師印性、^{仁和寺}布施被物三重、裏物等十許、長女故中務少輔長重後家修之云々、文章生孝範向彼所、歸參所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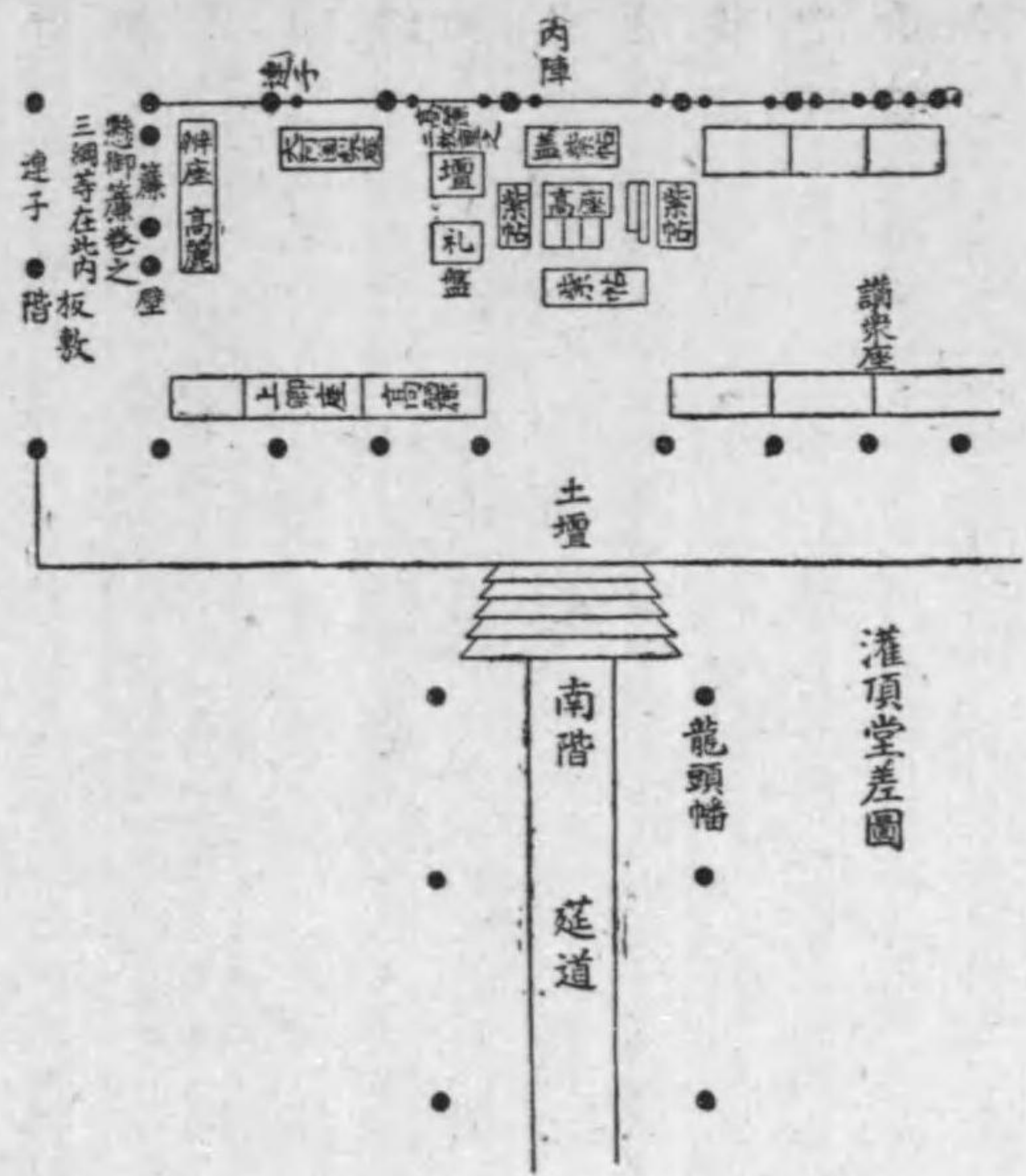
九日丁亥 天陰、今日閭巷騷動、或云、南部大衆入洛、此事僻事也、大津惡僧入籠欲叛官兵、仍平家軍兵馳走河原、明曉可向大津云々、

十日戊子 陰晴不定、及晚雨雪間降、未剋參新院、藤大納言、^實花山納言、^兼別當、^時堀川宰相、^定三位中將、^實新宰相中將、^通被參入、右中辨兼光朝臣奉新院仰召兵亂米於諸國、返事且到來之由申大理、能登、^{平宰相}行但馬^{修理大夫}經領狀、紀伊佐渡^{已上兩國中納言}力不及之由申、又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同奉院宣、上達部受領皆悉可獻兵士於內裏之由被催之、來十三日可^{合見}參云云、山惡僧園城寺惡僧同心籠園城寺、仍爲令見事體前越中守盛俊郎等廿騎許遣寺之間、於山科凶徒四十餘騎來向相戰之間、淡路守、追來加戰之、凶徒敗走斬首四人云々、

十一日己丑 天陰、雪積二許寸、園城寺凶徒等敗落、

十二日庚寅 陰晴不定、官兵燒拂園城寺房舍、金堂并堂舍房兩三字殘云々、雖放火金堂盛俊令消云々、

剋被始之、而近代或入夜陰、或及深更、於正灌頂者雖入夜、於三昧耶戒者乘燭以前被行畢之條大切也、殊可參、且此間內々觸行事辨者、仍召々使諸司不可令遲參之由仰行事外記、須召仰也、然而予早以可參內、仍且仰也、未剋參陣、召官人、不候、以奏時爲代、令敷賦、召右少辨兼忠令勘日時、召外記宮納之、付右少辨令奏聞、內覽、攝政坐八條櫛笥亭云々、辨參彼亭了、予參新院、^波即參尊勝寺、入西門着灌頂堂南面第二間、昇西階、有板敷一間、然而乍着沓昇之、南檀爲土之故也、座主兼以參入、召外記尋問諸司、五位一人之外不參云云、辨未參入、予以召仕告參入之由於座主、讚衆下立金堂東方誦讀、此間掃部寮敷筵道、予又以召使申座主云、執蓋役人未參入、只乘僧前五位一人參入、爲之如何、召使付公文、從儀師申之、返答云、唯以早速可爲先、不具何事之有哉者、座主乘輿無蓋、於金堂北壇下下輿、步筵道昇灌頂堂南階、座主令十弟子先令敷座、於禮盤二禮、次昇高座、此間及乘燭、仍預取脂燭候高



座北方、主殿寮南壇下立明、事了^{座主}至經高座北着下座、對予座戶前、疊一重、予進西庇下、取被物、^{所司}傳之、予取之置座主前復座、辨取裏物同置座主前、讚衆布施自東戶引之、役五人所引也、次予退出、座主見道場事退出、可歸參之由被命、予退出之間召使三人取松明前行、追前至于門、

今日着陣之時、欲退出之間、藏人宮內權少輔親經下阿闍梨解文一通、公真云々、重衛朝臣內々可忍下之由示付、仍不待事次宣下之由所示也、相尋右少辨之處早以參殿下云々、仍懷中參尊勝寺、於座下辨、於陣如下可被下官之由內々示了、
 今夕予分武者一人、日向國分一人進內裏、小舍人取見參被居門云々、公卿諸國皆悉可進之由去十日藏人右衛門權佐光長催之、昨日可令見參云々、公卿十七八人許進云々、予隨尋出今日獻之、
 十五日癸巳 天晴、今日最勝寺灌頂云々、南都衆蜂起熾盛、已發向云々、不知其子細、近日天下擾亂、不可言

事也、

今夜戊剋許東南有火、綾小路北、高倉東小屋十字許燒亡云々、

今日法皇令渡中宮御方給、令着鈍色御裝束御、先々令渡新院御方御時、令着御布御裝束云々、

十六日甲午 陰晴不定、南部大衆來宇治之由風聞、仍武士等馳向云々、衆徒發向又僻事云々、

自今日一院御方如先々被行千日御講、權大僧都澄憲爲御導師、御懺法衆三人被召云々、去年十一月以來斷絕、但已講公胤於住房密々行次之、仍被仰行次本御講

由、御導師澄憲傾之、只更可被始行歟云々、先々御佛一體御經一卷、每日白布二段、一旬了絹一疋、綿十兩給之、今度無每日御布施、十旬了絹一疋、綿十兩、白布五段可給之由被仰下、抑御導師可召前權僧正公顯、而此間又園城寺事、^{去九日被寺惡僧并山堂衆同心、籠寺中、十日官兵發向戰敗事、}不落居歟、委不知食、相計可申之由、一昨日以安房守定長被仰、前右大將^宗被申可在御定之由、仍又善惡猶可被申之由被仰

遣、被申云、去夏比事以後被召不可有殊事之由、而前後相違不便者、仍被召澄憲云々、

今夜松殿自備前令入浴給、自陸地歸給云々、翌日所聞也、令坐母儀三品家^{中御門北、油小路東、}給了云々、

十七日乙未 陰晴不定、小雪降、今夜獻侍從忠季於入道關白御許、去夜入洛給也、御報云、三品風病大事之由承之、仍白地所能向此亭也、明日許可向片山、雖不渡給同事也者、北政所密々自去夜渡給、女房二人祇候、前少將顯家朝臣候北面方、前兵部大輔朝親參入云々、

十八日丙申 陰晴不定、可被發遣荷前使、今日即又可

有定云々、此間警固也、右兵衛督^{家通}示送曰、着陣并輦座之時可帶弓箭哉、答曰、奉使節之人雖警固間不帶之、但當日有定云々、書定文之時者可帶弓箭、未知使節之心者、今日宰相以下參入、右中辨不參、仍荷前延引云々、藤宰相^{能定}示送曰、荷前使可勤仕輦座對座歟、然者着輦座入於端座未可脫沓哉、答云、一行座也、然

而敷滿弘筵、仍於端脫沓可着座也者、又問云、或次第
次官相並昇幣物云々、如何、答曰、是建禮門出御儀歟、
又問云、昇前後者使可昇前歟、而近年昇後之由承之如
何、答曰、下官勤仕之時昇前了者、又曰、列立之時可揖
哉、答云、可然歟、

十九日丁酉 陰晴不定、中宮當今母儀、可有院號之由一
昨日俄有沙汰、今日可被仰頭辨、年內可有此事之由大
理時、可被示送也、頭辨云、來廿五日可有院號、殿上始
年中無日次、院號同可有此事者、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
來、問除日間事、

秉燭之後參內、今夜內御佛名也、一夜儀、皇
參集、攝政被着殿上、藏人宮內權少輔親經奉行今、參進、
攝政仰々鐘、出居昇、攝政以下至于平中納言着御前
座、出居泰通朝臣問之、堂童子藏人宮內權少輔親經因
幡守隆清賦花宮之間、帥退出、予又相次起欲退出間、
頭辨經房朝臣曰、可有小僧事、可着陣者、仍着陣、下阿
闍梨解文、八通、又威從申文三通也、一通、予結一通、頭辨仰依
內藏院申文、不結也(〇之)

左少將通資朝臣、

左少將實教朝臣、

左少將實明、已上皆帶

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平胡露、

藏人左兵衛尉時房、靈、

藏人左衛門尉兼輔、同、

後聞、攝政以下公卿八人列行香、經次第僧座未出庇云
云、此事可尋、帥予早出也、衛府撤弓箭劍不放綫、據時又
帶弓箭取之各加弓、但三位、中將獨置弓於一間簀子、此殿
取之、天慶三年御齋會內論義日李部王記云、武官公
卿直弓取祿、存此儀歟、又經御導師座末、新宰相中將
同經座末、此路不担任事也、柏梨事左少將實教朝臣申
之、事了頭辨經房朝臣同名謁云々、彼人所持次第注近
衛將問、又親經所持次第注頭問、兩人狐疑此事、恐々
間不見家記歟、爲房爲頭之時度々問之、可依彼例歟、
或又近衛將問之、有兩說事歟、今夜頭重衛朝臣不參、
今日大僧正禎喜於東寺始行孔雀經法、新院御不豫御
祈也、自去年比御憔悴、逐日令增給、近日危急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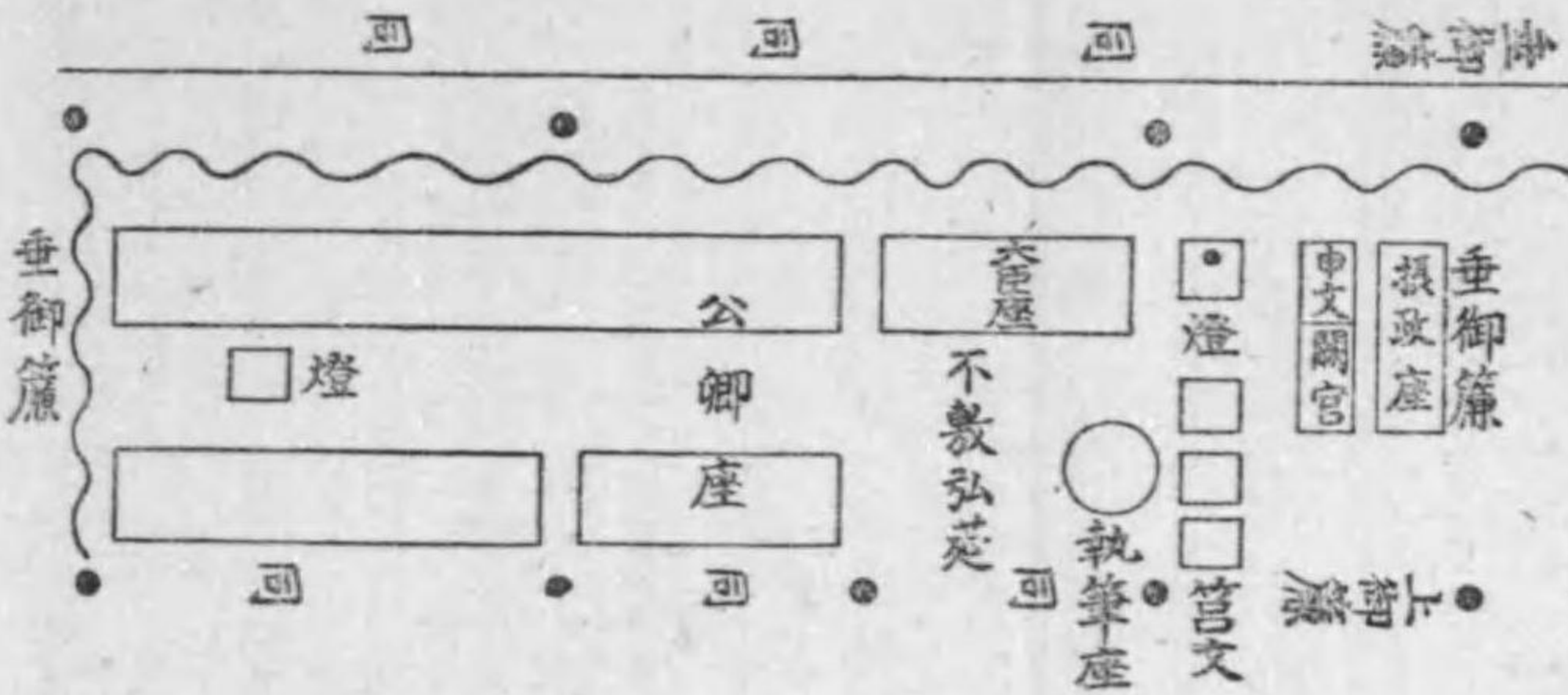
請、予稱唯、卷表卷取笏、頭辨又仰云、法印權大僧都
覺成可爲東寺長者、予着端座令敷軾、召頭辨下解文、
頭辨結三通、仰詞如右、又仰長者事退出、東寺長者大
僧正禎喜、仁和、法印權大僧都行海、醍醐、法印權大僧都任
覺、仁和、法印權大僧都定遍、同、四人也、而行海去月入滅、
仍其替所被仰下也、鵬次在定遍上、可爲三長者也、長
者々以正員僧綱所被補也、而定遍依爲大僧都先年補
之、覺成其時未任大僧都也、自陣奉書札於法印許、
此間依東國逆亂有警固、
今夜參入人々、

攝政、帥大納言、隆季、
花山院中納言、兼雅、 予、
平中納言、賴盛、 右兵衛督、家通、
右新宰相中將、實宗、 三位中將、賴實、
新宰相中將、通親、
右武衛以下皆帶弓箭、靈、
出居、
左中將泰通朝臣、
右中將隆房朝臣、

今日圓宗寺法華會也、上卿新大納言、宗、辨右少兼忠、
今夜被行觀音院灌頂、上卿右衛門督、實辨兼忠、先々
問日時、上卿或兼行云々、大阿闍梨法印覺成未被補長
者之由問也、

亥刻許前中納言實綱卿正三位、薨、顛死去云々、去年
十一月解官、今年雖被仰可開門之由不出仕、去比自讀
千部法華經、又每日念佛一萬反不闕云々、
廿日戊戌 陰晴不定、今夜秋除自始也、二々夜可被行云
官除目、於春秋除目者直盧稱初度也、月出之後人々着陣、新大
晚頭參新院、乘燭參內、五條殿、納言、宗、子、右衛門督、實家、右兵衛督、家通、大宮宰相中將、
實藤宰相能、等也、衛府皆帶弓箭、靈、依東國亂警固也、
右宰相中將、實、不着陣、左大辨方、兼候直盧云々、良久
有召、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帶平胡、來與座僧大納言云、
人々此方爾、大納言令官人召外記、乍與座、外記跪小庭、大
納言仰云、宮文爾候、外記稱唯退、此後被催立明、軒廊
被仰、此陣無軒廊、主殿官人取松明、居北立蔀下、外記取
然而如大內被仰也、宮文、三、列立小庭、副北立蔀、東次大納言已下經宣仁門
上南面、

直廬圖 南面儀也 前座九尺其狹



代、主殿官人取松明前行、出東門廻築垣南、口、入直廬西小門烏丸面、直廬在內裏坤角也。着座、予密々自南殿方參向着座、右衛門督、大宮宰相中將乍帶弓箭着座、右兵衛督垂纓撤弓箭着座、此事右武衛被示合予、答曰、公卿着座并殿上之時、以之思之、異殿上儀、然者撤弓箭可宜歟者、武衛甘心、今夜又退出之時、大宮宰相中將問可否、予答曰、兩樣不可有難歟、行幸休務公卿帶弓箭、准之者非無、右宰相中將不着座、左大辨着座、攝政兼着座所披陳歟、辨官取宮文、右中辨兼光朝臣、權右辨光雅朝臣、藏人左少辨行隆等也、頭右中辨經房雖祇候不取之、兼光自御座、間置宮、光雅入次間、行隆同兼光、次攝政被尋仰云、左大辨候座歟、大納言申云、候、次攝政正笏氣色左大辨、稱唯不聞、只遮諫如揖、着座、先跪外、膝行着之、引寄席、先左方、次右、又深揖起也。覽關官帳、總大間、此間予退出、

廿一日乙亥、天晴、今日除目第二日也、予依窮屈存不可出仕之由、而秉燭之後頭辨送書云、上卿一人不參、皇太后宮大夫朝方依清書上卿曉更可參、被始行之時、許必可參入者、即周章參內、平大納言盛相次參入、是又依頭辨命參入云々、此後無音、及曉更丑剋可有召之

由頭辨告送、仍着陣、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來召、其詞人々此方爾予只一人着陣、然而人々ト示、雖無陣可有參入之故歟、若又只此方爾ト可仰歟、可案、予乍與座令官人召外記仰云、宮文候、又催立明、外記二人、史生一人取宮文列立小庭、但史生跪、予參直廬、經南小路、宮文相從、予着座、攝政兼着座給、平中納言左大辨兼候直廬、又着座、右中辨兼光朝臣、權右中辨光雅、藏人朝臣宮內權少輔親經兩辨作法見去夜記、親經同兼光朝臣、又不膝行、衣帶非楚々、取宮文、攝政被尋仰左大辨、予申候之由、攝政氣色、左大辨着座、此間鐘報居火積、殿下御料親經役之、予已下諸大、次居饌、折敷高杯、夫等役之、最末居執筆左後方、殿下御前三前、陪膳左少將有房朝臣卷纒、不帶弓箭、御前、諸大夫役之、予以下前各二前、又諸大夫役之、此間新宰相中將通親、卷纒、不帶着座、可勤清書云々、有勸盃、頭辨經房朝臣取盃、藏人左兵衛尉時房取瓶子、依無其所於南簀子奉擬殿下、取次酌、殿下被目予、予揖起座了經簀子參進跪簀子揖、長押上無其、所之故也、捧笏懸膝於長押、賜盃不揖、入酒復座、不置盃於疊上、拔笏置座、引寄裾之後取盃、擬平中納言、執筆不預盃之例也、大臣執筆之時自關白手所傳給也、抑今夜攝政御前不置關官帳筥、攝政頻被尋

仰、或外、或內、自御後簾中申云、近習關官可在大間宮者、攝政被仰云、專不可事也、大間者非可在前物、關官宮可在前也、又召光長、不參、親經取宮文之時被仰此旨、仍宮文之後持參之、入攝政取之被置硯宮北方、去在予雖待顯官舉心神違例、仍退出、顯官舉之間皇太后宮大夫被參云々、

除目事、新院御惱危急、仍無御沙汰、一院又謙力嫌讓不知食、攝政可被計行云々、又入道大相國無口入、如此之間徒及曉天歟、任人無殊事、神祇官等轉任、諸宮給、式部大輔俊經、元勳解由長官、從三位也、去年避左大辨、以男內親經申補也、而永範卿去月薨、其替所任也、河內守隆親、元攝、肥前守康綱、元河、勅負尉、兵衛尉、馬允等也、此外雜任見除目新院所衆武者所被任之、春除目之後有御讓位、仍今度任之、
西剋地震、
今夜大貳入道從三位重、家卿也、薨、年五十三、自去十七日頸有腫物云々、
廿二日庚子、陰晴不定、午後時々小雨、今日故女房遠

忌也、仍向東山堂修佛事、奉圖正觀音像、摺寫法華經、又書寫四卷經、第一子、第二少將兼宗、第三侍從忠季、第四安房守定長有猶子、所奉書也、一說沒後當十二年之時殊善云々、仍致此勤也、

今夜一院御佛名也、去年十一月以後院中諸務不被行、今夜有此事、公卿侍臣皆悉有催、別當內藏頭季能、判官代安房守定長奉行、於六波羅平中納言頼盛、家號池東中門東方御所也、子時、有此事也、秉燭之後自東山參入、先參新院御方、次參一院御方、左大將、實、新大納言、家、宗、別當、時、藤中納言、成、皇太后宮大夫、朝、右兵衛督、家、堀川宰相、頼、右新宰相中將、實、三位中將、實、藤宰相已上、衛府公卿、等參入、此外有參入人歟、具不見及、良久不事始、藤中納言、執、召藏人間之、申云、師子形遣取閑院、未持參者、頃之持參之、此御所御帳不叶、仍撤帳臺也、承保二年中宮賢、依御所使撤之、又皇嘉門院御時度度被撤之云々、季能朝臣來觸左大將事具之由歟、可始行之由歟、可尋知事也、大將即起座被參御前、未打鐘

如何、着座之間打之、大將別當着御前座、予依無座只名謁退歸之間、新大納言被進寄被立入閑所之間大理先參進歟、不待事了予退出了、戌剋遂產、予出宿西隣侍宅、於院得其告、仍所退出也、

來廿五日中午宮可有院號、故六條攝政女子母顯輔卿准母女儀可有准后也、而去夜大貳入道重、家、薨、姬君已輕服、仍兩事延引、正月可被行云々、雖正月猶日數中歟如何、高松院々號時、予爲藏人頭奉行藏人方事、其時入道重仁親王崇德院御子入滅、問例於大外記師元、注申云、

中宮院號事

右中宮、爲華藏院入道親王喪服七日假三日歟、然則來五日院號事何事候乎、御障欲過、況乎法成寺禪定大相國長德元年五月十一日蒙內覽宣旨去八月粟田關白有故、京極大閤承保二年九月廿六日蒙內覽宣旨昨日關白前太政大臣有故、就之服假之人吉事無憚歟、且又可被問法家候、仍言上如件、

二月二日

大外記中原師元請文、

右少將維盛朝臣下向越前國、彼國間有叛逆輩、爲鎮件事云々、軍兵相具冊騎許云々、

廿三日辛丑 天晴、

廿四日壬寅 天晴、今日於新院六波羅、有御佛供養、藥師白檀三尺被立厨子、十二神將法印院尊奉造立、賜御馬、去秋於福原被始之、帥大納言隆季、造進云々、依御惱也、近日猶令重惱御也、御導師權大僧都澄憲、御布施十被物、二重、有纏頭、織物直垂、帥取之、帥大納言、別當、藤中納言、成、左京大夫、修、新宰相中將通、參入、法皇渡御有聽聞云云、

今夜新院御佛名也、秉燭參六波羅、別當、大藏卿雅隆朝臣、判官代木工頭棟範奉行、棟範仰藏人云、帥大納言遲參、且可仰御導師者、即仰之、未打鐘御導師徒昇立中門廊簀子、左大將云、帥不參者不可始之由被申歟、棟範云、不然、大將云、然者且被始行之可宜歟、棟範云、可申事由歟、大將諾、棟範歸出仰聞食之由、大將不被仰鐘直着座、今夜遂不打鐘、內御佛名者

不觸上卿、聞鐘聲出居昇、次諸卿昇、院御佛名者奉仰當座上蒲仰鐘歟、左大將言云、非院司、雖非院別當只當座上請行事歟、今夜於御前如差油催事帥大納言行之、帥位下、堂童子侍從家俊、侍從伊輔被綿、棟範問名謁事、御帳無臺、依御所不叶寸法故歟、

參入公卿、

左大將、實、帥大納言、隆季、別當、忠、子、實、皇太后宮大夫、朝、右兵衛督、家、三位中將、實、新宰相中將、通、親、

今日被發遣荷前使云々、

今夜被行下名云々、有加任、無殊事、大理時、被談云、今日謁申入道大相國、被命云、甲斐國逆賊武田妻并取愛子童頭夜中切之、差申立武田門前、不知誰人所爲、不可說事也者、

又曰、准后事已改定了、故六條攝政女子母故顯輔卿女、號六條局、准母儀蒙准后宣旨可被候禁裏、先日有沙汰、是中宮可有院號之故也、彼姬君可有同與也、而依叔父大貳入道

重、去廿五日准后延引、其後自中宮被申云、攝政北方者我弟、帝姨母也、其寄傍重、彼人准后若可然哉、先例有相似事哉、仍被尋例、應司殿爲帝祖母、是爲姨母、事趣相似云々、仍昨日忽以改定、幸歟不幸歟、後聞、今日興福寺別當權僧正玄緣故前加賀守宗章子入滅、腫物云々、

廿五日癸卯 天晴、已剋參前大相國、院、花山次向東山堂行彌勒講、今日無致布施供養沙汰之人、予所修也、申剋歸三條、

今夜中宮御佛名、秉燭參內、五條東洞院畫御座奉仕御裝束、立御帳、但無帳臺、自福原未返渡云々、不懸花帳代、圖書懈怠云々、權大進光綱所奉行也、大夫參入被問事具否於光綱、申具之由、仍令光綱被申事之由、中宮去比密々渡御新院御所未還御、仍實者非御所也、女房一兩人祇候云々、無打出、依東國逆亂事云云、光綱歸出仰聞食之由、大夫被仰鐘圖書、打鐘、大夫以下昇、光綱問之、亮通盛朝臣依追討事在近江國、備亮宰相中將通親朝臣也、仍大進宗賴雖祇候不問之付

奉行、光綱問之歟、六位進橋以輔生年八歲、進退太優、仰御導師、堂童子散位保行簡衆也、勤之、長不候、仍內藏人左兵衛尉平時房、依警固帶靈、六位進以輔勤差油役、諸大夫簡、居火櫃、御導師二人前、次公卿前、光長勤被綿、就內侍座簾下、拜笏取之、授六位進、相具之乍負笏、此事打任儀、拜笏取之、授六位進之後、後按笏出導師後、又可拜、其後依彌近午負可取歟、但光綱可爲嚴觀例云々、左衛門權佐光長爲宮司之時所爲又同之宗賴如予案、但自當座導師下又拜之、取了按之云々、時房取細長綿、有行香、公卿七人、左中將泰通朝臣列之、六位進取火舍、其長纜二尺、仍乍立賦輪、大納言、大理、予取祿、有名謁、殿上人列居公卿後、近衛將等不帶弓箭、左中將泰通朝臣、右中將隆房朝臣、左少將有房朝臣等參入也、光綱問之、事了退出、于時亥終剋、

參仕公卿、
新大納言、宗家、別當、時忠、大夫也、不帶弓箭、垂(卷)退參、(一)纏、近日依東國亂警固也、
子、右衛門督、實家、不帶弓箭、但卷纏、除目日於直威帶弓箭、今夜不然如何、若攝政前准御前歟、職事取笏、只此事又不可哉、可案、
右兵衛督、家通、如大理、三位中將、賴實、如左金吾、

西宮臨時申人々裝束所云、賀茂祭警固衛府公卿卷纏、公卿參內卷、非參議者自里弟卷之者、纏帶劍弓壺籠候陣、及殿上者、外記應者可脫弓箭者、以之可案事也、讀連疏之心、着陣昇殿時卷纏可着弓箭歟、入建春門之時可卷纏之由、不被可見歟、於宮御方可撤弓箭者何可卷、

今日有晴政云々、攝政之後初覽官奏云、傳聞、大外記賴業云、不必晴儀、大夫史隆職云、攝政初度官奏政必用晴儀之由有所見云々、但寬治非晴儀歟云々、可勘見、上卿新大納言、宗家大納言後初度應事了及秉燭、然而猶外記門南所有出立云々、此事如何、可尋、無陽明門出立、今夜於攝政直廬有官奏、頭左中辨經房朝臣候之云々、依討南都凶黨藏人頭重衛朝臣率數千軍兵發向、今夜宿宇治云々、

廿六日甲辰 天陰、雨雪降、後聞、重衛朝臣今日逗留宇治、依雨雪不發向云々、
廿七日乙巳 天晴陰、昏陰風烈、今日可有政可着行之由、頭辨經、以攝政命示送、申故障了、

後聞、南都追討使重衛朝臣宿伯、先陣阿波國住人民部大夫成良軍兵向泉木津爲一陣、與衆徒合戰、矢放一兩、依日暮不戰、

廿八日丙午 陰晴不定、官掌職直來曰、近日可被行定考可參者、答故障之由了、傳聞、三條大納言、實右兵衛督、家通參入、辨少納言遲參、及日沒被始行、依及晚被止申文、以官人兩三度被問答外記云々、秉燭之後着廳、新少納言賴房、新外記勤請官、考所同少納言、右少辨兼忠、無立明、庭中暗然、着朝所、近江國料米難濟、依追討問歟、仍不居饌、只居肴物、有盃酌、居方權右中辨光雅朝臣右少辨少納言勸盃、二獻粉熟召、三獻申文、此後居餅餠云々、如何、依東國亂逆被止宴穩座、及深更上下退出云々、

孔雀經法結願自去十九日、大僧正禪喜於東寺行之、於新院可有御加持、可參之由、右少辨兼光朝臣示送、申故障了、御不豫御祈也、後聞、帥大納言、隆別當時忠、新宰相中將通親候座、大僧正率伴僧廿口御加持、寢殿南面庇儲座、六波羅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仰賞、(真)禪一院御子、女房丹波、鉞法眼和尚

位、可爲仁和寺圓教寺別當云々、大僧正申請者、以法印權大僧都定遍申任權僧正、即可爲執行長云、其心者長者進止事爲令後房相違云々、然而不許、定遍者第四長者也、法印權大僧都任覺近年腰居雖不出仕、爲第二長者、法印權大僧都覺成爲第三長者、又爲知法名譽之人、輒不可超越兩人、各又訴之云々、帥以下取布施、殿上人又着衣冠取布施云々、信光近武御隨身被返上召引使長也將來也御馬鹿毛云々、○云々恐可爲本文

大理被示送曰、侍從忠季昇殿事昨日奏新院、只今申攝政可仰下之由、被召仰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忠季年來松殿有御猶子儀、去年以後依無骨不申出、而元三間爲相具共、去比所申出也、又侍從通宗新宰相中將通親朝臣子同被聽云々、亥剋許小舍人國守來告忠季昇殿事、賜祿、小舍人六丈絹一疋、仕人白布二段、未剋當南方有煙、若是官兵放火南都歟、入夜猶有火光、閻巷云、官兵於泉木津合戰、攻渡河南、衆徒放火在家、又云、官兵自河內國越未曾地之間、爲衆徒被攻却、死者甚多、凡南都兵勢

盛云々、後聞、官兵燒木津、於奈良坂合戰、良久不落、遂又被攻敗、籠興福寺合戰、猶不禦得、衆徒皆退散、官兵放火所々在家、其間東大寺興福寺爲灰燼云々、官兵所爲歟、惡徒所爲歟、不分明、此事正月一日所風聞京中也、其間子細粗注元日曆、于時東大寺別當法務大僧正禎喜仁和寺人也興福寺別當權僧正玄緣去廿四日依腫物入滅、權別當權少僧都藏俊去秋比入滅、兩別當關之間也、氏院別當右中辨兼光朝臣也、後日宿曜師大威儀師珍賀所送之堂舍燒亡記曰、治承四年十二月廿八日爲官兵被燒失所々、

合
興福寺內、堂卅八 塔三基、
金堂、講堂、東金堂、西金堂、南圓堂、
北圓堂、御塔、
鐘樓、經藏、寶藏等、四面廻廊、三面僧房、
南大門、中門、中宮御塔、觀自在院、東圓堂、
一乘院、唐院、三、松陽院、東北院、傳法院、三、

北院、觀禪院、二、西院、無二、○イ 五大院、二、圓城院、二、○松雲堂、大乘院、三、塔一、發志院、中院、三、

新院、二階堂、北戒壇、已上堂舍、
修南院、勅使房、北政所、誓殿、松室、
東院、大湯屋、南戒壇、轉法院、莊嚴院、
一言主宮、總宮、妙見、北院二所、五逆房、
大窪、北戒壇、布留明神、旅所、竈殿、
以上九所神社、此外僧房不知數、無法號堂少々在之、
同寺外、

花嚴院、花林院、相應院、已上堂、
上乘院、金剛院、隨心院、安養院、竹林院、
灌頂院、西北院、淨土院、松林院、聖教院、
多門院、御所、真乘院、宿院、孝養院、
木殿、法雲院、教王院、蓮光院、十理院、
院御塔、春日御塔、佐保殿、梨原、
菩提院內、

本堂、惠心院、三、淨名院、藥師院、圓明院、
堂如院、彌勒院、二、黃園、
龍花院內、
八角堂、
元興寺邊、
玉花院、
東大寺內、
大佛殿、講堂、食堂、四面廻廊、三面僧房、
戒壇、無勝院、安樂院、真言院、藥師堂、
東南院、

八幡宮、氣比、氣多、
興福寺內、小房二字、
東大寺內堂舍少々、寶藏僧房少々、龍花院內本堂已下
堂舍少々、僧房在家三分二、
新藥師寺邊本堂并僧房在家、
已上三ヶ寺兩院內外堂舍僧房在家不知數燒失了、
御佛一體不奉取出也、是依恐官兵也、

禪定院內、堂塔僧房、

野田邊、僧房在家少々、

已上等許所燒殘也、

於春日御社官兵一切不入來也、

後聞、興福寺金堂釋迦眉間銀釋迦小像自灰中求出、其像其體不見云々、

後日或僧侶書與此起請、

東大寺、

封五千戶、東西寺二千戶、三百戶新藥師寺、口大臣所爲、即歸(○殺)罪、依同寺仰此分道也、

水田壹萬町、

以前捧上件物、遠限日月、窮未來際、敬納彼三寶分、依此發願、太上天皇沙汰彌勝滿、諸佛擁護、法藥重質、萬病消除、壽命延長、一切所願、皆使滿足、令法久住、拔濟群生、天下太平、人民快樂、法界有情、共成佛道、以代々國王爲我寺檀越、若我寺興復天下興復、我寺衰弊天下衰弊、復誓、其後代有不道之主邪賊之臣、若犯若破障而不行者、是人必得破辱十方三世諸佛一切賢聖

之罪、終當落大地獄、無數劫中永無出離、後十方一切諸天、梵王、帝釋、四大天王、天龍八部、金剛密跡護法護塔大善神王、及普天率土出有大威力天神地祇、七廟尊靈、并佐命立功大臣、將軍之靈等、共起大禍、永滅子孫、若不犯觸、敬懃行者、世々累福、紹隆子孫、共出塵域、早登覺岸、

太平感寶元年閏五月廿五日

奉勅 正一位行左大臣大宰帥橘宿禰諸兄

右大臣從二位藤原朝臣豐成○攝東大寺要錄訂

勅藏後云、敕筆、誠似有靈、匪直也筆、

大僧都 法師行信

今夜被行東寺灌頂、上卿花山院中納言兼於陣定僧名、不參向彼寺云々、

有官奏云々、

被行皇嘉門院御佛名、秉燭着束帶參九條御堂方、依爲御堂撤劍笏、院司仰鐘、不觸子、其儀如內御佛名、異一

院新院儀、予聞鐘聲着座、先跪暢外、別當右馬權頭基輔朝臣問之、稱名着之、御導師昇、非野伏等、召住凡僧等也、裝束普通束帶也、

右大將真通、相次着座、居火櫃、上野守賴高先欲居予前、予示之先令居僧座、堂童子上野守賴高豐前守能業勤之、兩人着衣冠、半夜間花山院中納言兼雅、束帶、參入、被帶劍笏、入暢內之間予見之差示、驚歸撤之更參上着座、不存御堂儀云々、

今夜藏人一人着束帶、參入、仍着役、更歸勤之、錫杖間被綿、五位判官代對馬守親光、奉行也、勤之、藏人持之、避宮蓋之後取細長綿賜弟子僧、事了無行香、賜祿、親光傳公卿、花山納言以下取之、有名謁、基輔朝臣問之、名謁了退出、

此院御佛名儀異他所、

不召野伏、無行香、

公卿着直衣、殿上人着衣冠、

弟子僧從僧也、不唱下座、御導師唱也、

廿九日丁未 陰晴不定、雪隱地面、不及寸、曉降歟、聞巷云、南都衆徒甚強、官兵猶申彼加勢云々、後聞、此事

山槐記 治承四年十二月

元祿九十九十二覽了

左中將定基

(野宮本與書)

如本此下有闕略歟

極僻事也、追討使藏人頭重衛朝臣歸參、凶徒首四十九持參、付奈幾刀指法師一人搦取持參云々、

天慶三年正月一日晚有節會事、余爲內辨但

一五五

養和二年

五月廿七日改
爲壽永元

正月

廿六日丁酉 天晴、今曉右中辨光雅朝臣宅燒亡、三條坊門
高倉、十日有政始、十四日以後可有年首政始也、而去十
 七日有諒闇大祓、此後又可政始也、兩方混合被行之、
 翌日左大辨房、示送曰、新中納言、長藤宰相、兼着左衛門
 仍上卿相待他辨參入、暫不着廳、他人遂不參、上卿着廳
 後、先於結政令結申南文、次經房起座、經廳西庇中間
 入小屋、着深沓着廳、今日政始之上、經房爲初度、仍上
 卿不催大辨進着也、少納言有家、左少辨光長立申文、請
 印之時少納言賴房着床子、事了退出之時、經房左廻
 此事兼不存如何之由被、爲經房初度政不揖、
示送、可右廻之由答了、出立外記門外不揖、後、揖之、如何之由、
先日問予、答曰、雖有兩、平寄之時光能卿不立留、直至于小
說、以不揖可爲善歟、屋異角失、口口替沓之後不立歸揖、又失也、申文之時
 史有失禮、勸孟少納言賴房出、南所門之時、光能卿不

壽永二年

二月

一日丙子 天晴、
 二日丁丑 雪降、日中晴、釋奠延引、
 四日己卯 雨下、大原野祭延引、
 五日庚辰 風吹、晴陰不定、
 十一日口時 今日復任除目、左少將時實朝臣、左衛門
 權佐公清、算博士房廣等也、皇后宮大夫、實、左大將房
 參陣、摺可字、爲隆卿摺之由左大辨申上卿、有兩說、可
 依家例之由被示、外任爲隆付復字、上卿不甘心、仍不
 付之云々、○途幸故實抄
 廿一日 今日朝觀行幸、已剋帶束帶、唐綾大三重多須幾櫻
地窠文裏袴、緋、新宰相中將、打、櫻下襲
 廿七日 祈年穀奉幣定、上卿記者着端座令敷軾、修理
 大夫、經、相次着座、予召左少辨光長朝臣仰日時、見了置
 前、召外記仰例文硯、外記業定置例文宮於予前、置硯

揖、辨少納言上卿以下皆經樹西、一昨日上彌被示送曰、里亭
樹西由、宇治左府被國如何、予答云、彼左府有被經樹東之事、口隨入道
大相國(師)、被用此說、又故中御門右府被用此踏、有其理事也、予用此
踏者、然而、於陽明門下上卿立歸揖出、光能卿同之、經房
猶用西歟、不揖出、此事先日問予曰、爲隆卿不揖、欲逐其例
末、不揖出、如何、答云、兩說歟、尤可被追祖父例者、有陣申文者、
 自去比新中納言被尋問政問不審及數度、左大辨又一
 昨日來臨被尋問者也、

八月

廿二日天晴 今日有政、皇后宮御封請印云々、去十四日
立后
 傳聞皇后宮權大夫、實左大辨宰相、經左少辨光長、少
 納言仲家參入、上卿遲參之間及戌剋、雨儀、申南所物
 忌之由、上卿出外記門脫沓、左大辨於西庇簷脫沓、此
 事有兩樣、門外當人所爲也、簷內事、今朝左大辭尋送
 之時、予所答也、

筥於第一參議座前、予目匠作、匠作依爲第二參議不下
 座、直着第一座書定文、予與奪令書一兩行之後、予授
 小書出折紙於匠作令書之、伊勢使宰相不書之、王散位
 資遠王、中臣神祇少副大中臣公宣、忌部神祇權少祐齋
 部明成、卜部數直、是清等可勤仕云々、丹生貴布禰亦
 宰相不書之、後日外記書入之、亦改入使了、傍書之、匠
 作書了切棄餘紙、不可然、只可放也、持來定文、取之置
 前、匠作復座、此後披見、
 切棄餘紙、不可然、只可放事、
 伊勢并丹生貴布禰、宰相不可書之事、
 上卿取文置前者、雖不被見、且參議復座事、
 已上見前、○是亦恐取違
 廿八日 天晴、今日祈年穀奉幣、記云、資遠王入東門
 來跪予前、予置笏於右方、取宣命授王、

三月 小

一日丙午 雨下、中已後上、

四日戊申 晴、時々雨下、

八日癸丑 天晴、今夜縣召除日被行之、

十六日 天晴、今日抄無之、○四字故實季御讀經定、記曰、未始

剋參內、院修理大夫經相共着陣、令勘日時、辨欲退、予

仰曰、例文硯、辨仰史、史一人取例文宮置予前、亦一人

取硯置第一參議座前、予目匠作、匠作着第一座、依爲第

不降座、直居予亦目匠作、匠作置笏、卷紙只有三枚、匠作

曰、可不足者、予曰、可被召加者、匠作令官人召史、史

來匠作後奉命退歸、取副笏來、乍立獻之、可跪歎、匠作

卷返置前、摺墨染筆置之、取副紙於笏目予、予揖許、匠

作染筆、予取例文披見之曰、春季御讀經、匠作書之、予

忽覺悟之、先只隨例文令書之、專不可然、縱雖可書其

御讀經、何書春字哉、春季御讀經及夏秋冬之時可書

春、被行春季之時專不可書春字、此案忽存知、仍披見

例文之處、安元已後四々度定文也、左大將定實七月、帥

入道隆十一月爲上卿之時令書春字、其理可然、故藤大

納言實爲上卿、八條中納言長房書定文之時三月也、

無春字、其理不可然、源大納言房爲上卿之時三月也、

有春字、不可然事也、亦見日時、春時不書春字、凡此例

也、皆端書御讀經、此事不似先跡、舊定文等悉雖不見

及、依近代之爲聖代、每事被用寬治天仁例、而寬治三年

經信卿子時大爲上卿之定文、不令書御讀經字、只端書

令書僧綱、天仁二年故花山院左大臣殿爲上卿

令定中給亦同之、天承元年前上卿亦々左大臣殿亦

同之由所覺悟也、謂代堀河鳥羽最可爲例、謂家天仁天

永可爲規模、雖延喜天曆猶取例、堀河鳥羽更不可謂古

儀、祖父左相府御所爲及承如此、其後時代在近、只見

慣自綱所書出之僧名、書御讀經字歟、縱若雖有舊例、

天仁爲聖代、爲家之吉例、更不可隨他家近例之由存知

之、然而此事暗覺、問宰相、宰相答云、書僧綱之字之定

文未見及者、仍亦召史問曰、舊定文所持參哉、史云、進

上之外不候陣者、亦召左少辨問之、自懷中取出僧名

東大寺、

明範、賢運、實實、覺深、

次第一人、

興福寺、

覺乘、宗彥、順慶、堯延、清慶、玄

隆、增辨、圓長、

元興寺、

忠賢、

大安寺、

貞慶、

藥師寺、

範覺、

次第一人、

西大寺、

嘉覺、

次第一人、

法隆寺、

臣、兼也、予曰、最可爲證據、但猶存天仁例不令書、
定文書樣、

僧綱、

大僧正明雲、僧正房覺、昌雲、

權僧正定遍、俊堯、道證、信圓、

法印權大僧都勝賢、兼毫、實任、實宴、

權大僧都雅實、有真、兼智、豪禪、

權少僧都範玄、永辨、

法眼和尚位定雲、長真、章玄、尋忠、

定勝、

權律師延泉、道顯、慶智、辨曉、幸範、

源實、

法橋上人位景雅、

威從各一人、

三會已講、

覺辨、顯忠、貞覺、信宗、隆英、公

胤、覺高、靜嚴、證兼、

行尹、

東寺、

覺親、

次第一人、

西寺、

俊暉、

次第一人、

延曆寺、

有辨、辨忠、

勝信、成毫、

次第一人、

定心院、

慶實、

次第一人、

梵釋寺、

證中、

崇福寺、

行秀、

天王寺、

叡覺、

常任寺、

行弘、

貞觀寺、

隆遍、

嘉祥寺、

性舜、

極樂寺、

定長、

元慶寺、

章俊、

法琳寺、

遍曜、

仁和寺、

範米、

醍醐寺、

隆範、

廣隆寺、

長實、

法性寺、

慈辨、

雲林院、

賢光、

圓融院、

能辨、

慈德寺、

行春、

積善寺、

覺義、

圓教寺、

良耀、

法成寺、

良幸、

圓宗寺、

伊運、

法勝寺、

仁曉、

尊勝寺、

覺智、

最勝寺、

良曉、

成勝寺、

覺玄、

延勝寺、

道觀、

壽永二年三月十六日

御讀經字令書改僧綱字、凡此定文三會已講、書テ傍書僧名、然者、又書僧綱旁有理者歟、抑又威從各一人、書事引下書之、天仁同如此、須從之也、然而案之非人

名與僧綱、三會已講之巡可書也、隨長方卿所書之定文、如予案平頭書之、依有其理示匠作、與三會已講平頭令書之、予與奪詞先僧綱、匠作書之、次曰、大僧正明雲、匠作書之、此後授今度僧名案於匠作令書之、須招寄匠作授之也、然而存省略儀、示此由突遣之、不為例、紙猶不足、令史持來、匠作取出搔板續飯授史、史揮笏置紙於宰相座上、續之獻之、匠作退、匠作書了放餘紙入硯筥、取今度僧名案并書損差懷中、取副定文於笏來授予前、無予披見之、匠作此間在前、予見大略也、凡相加次第百僧外威從各一人、總百一口也、予卷之置筥內、匠作取出今度僧名授予、予取之入宮取笏、匠作復座、

季御讀經定文書樣事、
上卿召寄參議可授小書出事、
參議令史切續紙事、
上卿披見之間參議在其前、上卿取笏者可退事、
已上見右、

廿日 天晴、〇二字故實抄無之
外記持參硯可置第一座前、不可置當座人前事、
今日季御讀經始、記曰、予云、闕請候哉、辨口、候、予云、闕請御前僧等例文硯、辨退、史取例文置予前、又史一人取硯置參議座前、先欲置左大辨前、予示之令置第一座前、予目左大辨、經辨乍退着香、移着第一座、摺墨卷紙、取副笏目予、予揖許、披闕請例文讀之、讀今日闕請人也、令書之、書樣、

闕請、
有辨、延曆寺、大僧正明雲辭退替、〇故實抄中註、以下同、
千慶、圓城寺、僧正房覺辭退替、
雅圓、延曆寺、僧正昌雲辭退替、
壽永二年三月廿日
書了、左大辨又取副紙於笏伺予氣色、予取笏又揖、取御前僧例文披置今日僧名於宮內讀之、
書樣、
可候 御前僧、

- 權少僧都覺憲、全真、
- 權律師勝詮、圓全、
- 章緣、惠珠、來慶、靜嚴、
- 貞敏、成實、融覺、寂覺、
- 有辨、宗彥、辨忠、能珍、
- 千慶、雅圓、明智、成毫、

壽永二年三月廿日

披見例文等之處、凡僧皆四拜書之、左大辨問之、答其旨、後日披見大臣殿上卿御時定文之處、又御前可字闕歟之由、二拜書之、須逐例、然而又例事有哉、左大辨問之、答可然之由、隆後、泰憲皆闕字之由、見匡房卿記、件同闕字也、又例文等皆闕字、抑亦披見例文等之處、多注三會已講、而帥大納言隆參議時書御前僧、上卿前太政大臣殿歟、宰相中將、入道、亦所書不書三會已講字、亦後左大臣殿上卿御時天仁二年不被書之、仍今日不令書之、各一通書、持來予前揖授之、予取之置筥內取笏、左大辨復座、予披見之、置例文、達幸故實抄為壽永元年三月六日記、廿六日 除目始、攝政取笏氣色、左大辨、經微唯稱唯、其聲聞予座、次逃左膝揖起座、南簀子東行、昇攝政座西、願伏稱之、

山槐記 壽永二年三月四月

間、左足、跪圓座外膝行、左右各三四度許、於圓座外先何氣色、為先、跪圓座外膝行、可於座之由、民部卿入道親範示云々、先日此旨示予、予答曰、於親範者所為可然、於費下直可着也、左大臣為執筆之時直着之、右大臣以下隨仰移着之、大納言執筆之時於圓座外伺御氣色大辨可准左大臣、非大辨宰相可准大納言、左着之、隨御府命同予命云々、仍直着歟、着之時以左手抽圓座着之、氣色覽闕官帳、推宮無所、仍三宮西、臂折ヲ引遣之、寬治通後卿、攝政御座方、斜推遣之、返給之復座置筥、取大間、之而今如此可宜之由左府被命之、硯筥與我座之間、橫置之、次左右手卷取禮紙返入硯筥內、取大間置座長方給之、左府後日聞之、東西サマニ置タリ、ケルト覺也、今少横サマニ可引成也、此間置火櫃、
抑任內豎讀申之時、見大間向攝政方申詞、不可然歟、向大間讀上也、此旨後朝示大丞、又召兼光之時右願召之不可然、正笏乍向東可召也、同示了、〇故實抄為壽永元年三月六日之記、

四月大
三日乙卯 朝間雨下、日中以後晴、
五日 天晴、〇二字故實抄無之左大辨、經右大辨、親內辨皇后宮大夫、實合眼、左大辨曰、宣命使、康和二年七月十七日任大、臣時、民部卿後明為內辨、

一六三

寄祿先右方、次左方、伺氣色、攝政揖許歎、執筆取渡一宮器類返不正文書於二宮、留十年勞、披見之返入、方左以右手取揚宮、以左手引寄硯宮、於其跡置十年勞宮於硯宮跡テ、更二宮ヲ南へ推遣テ、又硯宮ヲ同推遣南方テ、次指笏テ取宮膝行、置宮引廻テ覽之、頗退、拔笏候、攝政取十年勞ヲ持度、披見、如元卷之返入被推遣、執筆指笏取宮復座置笏、以左手取揚十年勞宮、以右手引硯宮復座置笏、以左手又引寄之、召男共、親經參進、召續紙、則持參、執筆取之置前、親經持歸柳宮、執筆卷返置前、摺墨硯寫鳴、故實也、不抑歎、染筆、取笏尋申加階數於攝政、被命云、卅人許、執筆取紙書、從五位下少々斂了、召男共問曰、辨、誰カ候、次召院宮御申文也、

○按、是篇(壽永二年二三四月元曆元年十一月記)恐後人摺違幸故實抄所偽作、

雞鳴記

道山槐記者借請管中納言爲通判、以自筆本書令書寫者也、
慶安二年十二月一日 藤原隆貞

壽永二年

十一月

廿一日

頭中將永道曰、攝政詔事可奉行之由、有院宣者、即着束帶欲參陣閉院之間、召使來曰、新中納言賴實參入事了、不可口

陣事了、大內記光輔參入、予問陣事、光輔曰、被仰下曰、停攝政前內大臣、以權大納言藤原

朝臣師家可爲攝政藤氏長者、

藤氏長者本非宣下事、只相讓事也、而保元大亂之時

法性寺殿又執行之時、被下宣旨、其後如此、今夜頭

中將參入時示曰、內覽事各別可仰歎之由申松殿、被

仰云、被下攝政詔籠其事了、更不可仰者、

忽內記不候、權右中辨兼光朝臣草宣命詔書等、以外記

令清書奏聞、無內覽、下外記了、凡心神迷惑、東西不覺

者、被答之旨如此、

堀河關白自中納言任內大臣、自非參議任大臣并攝錄

事今度始之、

正三位行權中納言源朝臣雅賴宣、奉敕、關白內大臣

宜爲藤氏長者、

治承三、

今夜關白詔大外記師尙位五、持參右二位中將亭、近衛北、室町東、

大外記賴業位五、持參大夫史隆職持參氏長者宣旨、宮內

權少輔棟範申次之、新關白着束帶被出居客亭、大外記

大夫史等隨參上、參御前覽之云々、

此事傳聞如此、

長者宣旨外記尤可覽、今兩事如何、不審、儘不聞之、關

白詔事者夜可宣下之由有沙汰、全無日次之沙汰、而兼

光朝臣申出此事、自然及寅剋、詔書當座兼光奉之、

元曆元年 甲辰

七月 大

一日丁亥 陰晴不定、

二日戊子 陰晴不定、今日鳥羽院御國忌也、傳聞、一昨日御幸、證憲法印爲御導師、前源中納言、賴、修理大夫、信、左宰相中將、能、源宰相中將、親、左大辨、房、經、新宰相中將、通、大貳、實、右兵衛督、房、參入、事畢還御八條殿、有百日御讀經結願、祐範阿闍梨爲御導師、有纏頭單重、民部卿、成、前源中納言、賴、三條前中納言、方、左大辨、房、經、新宰相中將、通、刑部卿、輔、右京大夫、能、平三位、親、等參入云々、依鳥羽院御國忌有免物、恒例事也、上卿大宮中納言、宗、云々、皇后宮御入内云々、予獻出車、三日己丑 天陰、法勝寺御入講始也、右衛門督、宗、藤中納言、實、參入、行香及六位上官、希代事歟、

四日庚寅 天晴、五日辛卯 天晴、右兵衛督、房、被來臨、被尋今夜遷幸事、

今夜自閑院遷幸大内、去年八月受禪之後、今夜初行幸、仍任先例被用移徙儀、先日可奉行之由被仰下、依所勞辭申、仍右衛門督、宗、奉行之、無宰相也、右少辨基親爲行事、傳聞、皇后宮同與、公卿藤中納言、賴、左宰相中將、能、源宰相中將、通、左大辨、房、經、新宰相中將、通、大貳、實、右兵衛督、房、列立南庭、皇后宮大夫、實、雖被參入不被加列、宮御乘輿之間被候歟、出御之間藤中納言逐電昇小松殿不供奉、大夫又不被供奉、兩人參會大内、納言以上不供奉希代事也、攝政又車參會、近將左少將定輔朝臣、右中將雅賢朝臣、實教朝臣、少將實明朝臣、成定參入、右將數少、仍渡實明朝臣、下格子役定輔朝臣成定勤之、内侍所渡御、内侍所自西海未還御、只無左將、右少將忠季、初度雖可供奉、御幸禮許也、用如在禮、無奉、無劔璽行幸我朝始之、可悲々々、少納言有宗候鈴

奏、出御東門北行、二條西行、堀川北行、大炊御門西行、大宮北行、入御待賢建禮等門、反閃、黃牛、水火辨史扶持如例、内侍所至于宣陽門外、可令召建春、親經付藏人奏聞、不待敕答入御、近代如此之時、親經稱之、專可然事歟、諸卿着宜陽殿、其座南上設之、右少辨基親曰、大夫史隆職宿禰曰、二孟平座之外可爲南上也者、行事上卿右衛門督并人々曰、近代皆北上也者、仍改之、皇后宮大夫、端、右衛門督、與、藤中納言、端、源宰相中將、與、左大辨、端、新宰相中將、與、右兵衛督、端、右大辨、與、與着與之人皆昇座下西面板敷經座末、左宰相中將、大貳不着之、一獻少納言有宗、大夫自座上受盃、二獻右少辨基親、居飯汁、大辨申上、三獻又有宗、頭辨雖參入不着之、乍三獻右大辨召盃於座下、事了自上臚起座參殿上、不經階下過階前、此事如何、省略歟、頃之攝政被着殿上、大貳加着之、頭左中辨光雅朝臣勸盃、藏人宮内權少輔親經取瓶子、攝政被參御前、但無出御、頭辨召諸卿、着御前孫庇座、新宰相中將以上也、頭中將通

資朝臣勸盃、藏人右衛門權佐定長取瓶子、抑衝重役、攝政前藏人右衛門權佐定長、侍從信清役之也、次前紀伊守範光、右兵衛權佐長經、皇后宮權大進家實等役之、懈怠殊甚、殆將一時居之、猶纔及右衛門督前居之、次親經敷擲、圓座、次立切燈臺、次敷庇圓座、攝政立自座前、入大床子着與、皇后宮大夫以下二間以南分着之、新宰相中將雖無圓座列之、職事計人數可令敷歟、中將又召藏人令敷之後可着歟、御料紙頭辨持參、親雅持參筒囊、六位一臚判官範清、五位藏人右衛門權佐定長、四位頭中將通資朝臣次第置紙、公卿又自下臚置之投賽、次第又如此、右衛門督新宰相中將拔指笏、彼家習也、自餘取紙之後不拔笏擲了、賜祿、自下起居、次參皇后宮御方、一獻勸盃頭亮光雅朝臣、次右衛門督着陣、吉書宣下、官方頭辨、藏人方頭中將、夕陪膳頭中將、兩頭以下着大盤、有名調云々、六日壬辰 天晴、左大辨、房、被示送曰、所遣鎮西之院召使爲平家被着印於面、又鑲藏雜色十餘人被斬首了、平

家有強之聞、去夜法皇俄御幸政信業六條宅、外聞無由者、

七日癸巳 天晴、御幸法勝寺云々、

八日甲午 天晴、伊賀伊勢平家郎等反云々、

九日乙未 天晴、

十日丙申 朝間天陰、午後雨、即止、

今日發遣祈雨奉幣、上卿右衛門督家通、使丹生非藏人左衛門尉業長、貴布禰式部丞清季、不依社次第上薦勤近所之例也、

十一日丁酉 陰晴不定、

十二日戊戌 天晴、

十三日己亥 天晴、二位中納言兼房以忠光、被尋問著禮服之次第、又被尋外辨次第并大內差圖、又有消息、予以盛房示忠光、又外辨次第并大內差圖借申了、子細委示忠光了、仍不獻恩報、

令遷宮後政始也、右衛門督、家通、左大辨房、參入、令被行小除目、上卿同之、

十四日庚子 天晴、前右馬助季佐爲攝政使持來多武峯、怪異占形、邦長傳獻之、季佐着布衣云々、先々着衣冠來者也、

十五日辛丑 陰晴不定、夜半大雨風、早旦向東山、勤恒例念佛一時歸亭、

十六日壬寅 朝間雨、於攝政直廬有禮服御覽云々、攝政先被參院、次參內、大被駕鹿車、前驅六人、上薦隨身三人、布衣冠云々、後聞、大宮中納言、實、左大辨房、右兵衛督、隆、右大辨房、參入、右中辨行隆朝臣、右少辨基親、向內藏寮、取出御禮服、藏人大夫權佐親雅、藏人右權佐長定於攝政御前、童帝御裝束被取出、其外返納、辨付封於辛櫓、左右佐野劍付平緒帶之、左佐相具辛櫓、隨身右不具云々、

十七日癸卯 陰晴不定、朝小雨、今日被發遣伊勢幣、是來廿八日御即位之由被告事、依八省燒亡自神祇官被立也、攝政參入之後、上卿皇后宮大夫實房、參入、進發之後攝政退出、行事權右中辨光長朝臣、藏人

中納言、實、頭辨光雅朝臣奉行云々、

敍人、

從二位藤原實宗、院御給、正三位同忠良、八條院御給、

從三位同隆房、父綱松尾行幸行事賞、被超越兼光、依院中翌日被仰上云々、未定可申歟、

同兼光、正四位下同基宗、上西門院御給、

正五位下同長經、從五位上同知光、簡一、

同孝真、從五位下資宗王、

平範清、藏人、藤原範光、式部、

惟宗業昌、民部、三善濟光、外記、

源宗信、兵、藤原基貞、兵、

橘爲成、兵、藤原仲經、女御々給、

同兼信、諸司、源親實、同、

藤俊宣、同、平宗康、外衛、

伴元方、開門、佐伯盛助、

和氣相家、百濟王松里、兵、

廿五日辛癸 天晴、

廿六日壬子 陰晴不定、

方事左衛門權佐親雅奉行之、此間伊勢伊賀兩國與平

家、仍諸人不往反云々、祭主親俊朝臣難遂前途之由頻

恐申、然而以風聞說不可被止奉幣、又無奉幣者、隨不

可有御即位、先進發之後有不慮事、自途中可言上之

由、被仰舍之間、親俊失色、怒發向云々、

小兒行始、吉方東也、仍向三條万里小路齋院御齋院

不御坐、密々示留宮人也、用參儀隆仲朝臣一人在共、

十八日甲辰 天晴、

十九日乙巳 天晴、伊賀伊勢平家郎等反、仍遣官兵、

源氏、今日午剋於近江國大厚庄合戰、平田入道兄、被打

取官兵、兩方失命者多、兩國兵敗走云々、

廿日丙申 陰晴不定、法橋長尊入滅云々、故攝津守盛

宗子、仁和寺御室御後見也、

廿一日丁未 陰晴不定、

廿二日戊申 天晴、早旦向東山、彌勒講懺法了歸亭、

廿三日己酉 陰晴不定、臨夕雨、即止、

廿四日庚戌 天晴、今夜被行御即位敍位入眼、上卿藤

右大辨兼送使曰、御即位日可着禮服、可冠向宿所、其間裝束如何、答曰、衣冠可宜、又曰、車如何、毛車可宜、又曰、加階慶御即位以前申之如何、答曰、下名以前雖有例、不担任事也、事了改裝束被申之可宜、又曰、前雖可具歟、不可然歟、答曰、可在雅意、匡房季仲卿任參議申慶之時、不具前駟、初昇八座猶如此、雖被略何事有之哉云々、

廿七日癸丑 陰晴不定、朝間小雨、即止、及晚左大辨經刑部卿輔、被來臨、

廿八日甲寅 陰晴不定、天皇於太政官治曆例也、廣房任日向守修造云々

有即位事、予依脚病不出仕、愚息左少將兼宗朝臣、治承度調之、加修理、螺細野御、紫平緒、相具平胡藤、蘇芳垂、袴、童朽葉貫布、白牛單衣、垂袴、雜色垂袴、立烏帽子、右少將忠季、桂甲自松殿調給之、螺細野御、并約尻緒、紫綾平緒、平胡藤同白、被殿給之、隨身朽葉貫布、垂袴、童赤色貫布、白單衣、垂袴、雜色垂袴、立烏帽子、北政所參入、已剋刑部卿賴輔被來、相次孫少將宗長同來入、桂甲時(○體方)大略兼宗朝臣、甲先日帷、相伴兩將可參內之由刑部卿被命、而忠季自入道殿御所菩提、著裝束之間及午剋猶不來、仍兼宗朝臣宗長

先以參內、頃之忠季桂甲之體甚優美、即又參內、近衛次將三人著甲出蓬戶、其例希者歟、見物之輩歸來曰、未剋左大臣乘牛車、不卷簾、不押下簾、車副四人、立烏帽子、不賜當色、若尋常私裝束、牛童又不賜裝束、着白壬生南行、於官東門北方下車、前駟六人步行在車後、雜色兩三人副車右方、左府着束帶、車力東壬生大炊門北、大炊御門面、自角二許丈向南立之、又曰、未斜自大內行幸太政官、先彈正、次兵部、次軍人、次左衛門尉三人、權佐親雅、五位藏人着武禮冠、補襦、持鎌棒、隨身着打懸、或曰、步行々幸不相具看督長云々、然而又、火長二人着烏帽打懸、或人近代多具之、雜色五人立烏帽子、上括、佐公清、着武禮冠補襦、雜色三人立烏帽子、上括、次左兵衛尉五人、無佐、次內舍人二人、次公卿大貳、實清、御乳母也、雜色五人、一人、藤中納言、賴實、雜色三人皆立烏垂袴、四人上括、皆立烏帽子、上括、副路西、右衛門督、家通、皇后宮大夫、實房、前駟一人、副路東、右大將、其、大將外人々不追前、次御與、次衛府兩三人、次攝政、不追、有見物女房車、陰陽寮東門南方二兩、北一兩、同門南方路東、東立之、龍尾、行幸間風烈云々、兩將歸來曰、左大臣先參陣、於仗付藏人頭左中將通資朝臣持加弓、奏宣命、返給之時下給位記宮、藏人基定、

一藏、無官、持式宮二合、藏人右近將監有資二藏、真胡藤持加、持之、自南殿力後御後中戶往反、母后御座御後障子中戶南腋供之、仍開東之故也、但人々皆不着沓、未剋出御、右將渡、御與身不前、皆在後、可前行歟、公卿列立、皇后宮大夫房、雖參入、宮昇御之間被候御後、右大將、通、右衛門督、家、藤中納言、賴、左宰相中將、能、大貳清、列立、少納言公時、定輔、入宣仁門、經宣失也、兼宗以下出數、陽殿壇上、向日華門云々、政門云々、可然也、賴房奏鈴、左中將公時朝臣、右中將雅賢朝臣見御座覆、安御輿於南階、左宰相中將直昇南階西邊、開葦戶歸降、經階下立階東、宸儀乘御、大將以下稱警蹕、左少將宗長、右少將忠季、雅行昇東西階下格子退出、母后乘御、公卿前行、出御承明建禮門、入御官東門之間次將可立替、各狐疑迷惑、右大將立暢外西方見之、次將立替甚狼藉、寄御輿於後房南面東第二間、佛御大將依立暢外不稱警蹕、申時天皇御高御座、先是近將陣階前、左將入昭訓門代、東方南北、經內辨帳并上官座東及南、更北行、着胡床、各同時居胡床也、內辨左大臣着帳、無扶持人、披次第被行申、宿、此間右少將成定立胡床

前、此事如何、致家禮者可退歟、若存隔人之由、然者不可立、左方侍從參議左近中將泰通卿、前左馬權頭宗雅朝臣、襄帳後退、出如何、少納言重綱、右方侍從參議右兵衛督隆房卿、四位侍從闕、稱障圓、有例歟、少納言有家、左右同時參、泰通卿兼佛正尊(○體歟)、臨期出東廊外、守次第入昭訓門代、隆房卿兼在西壇外辨大納言定房卿、第一、權中納言兼房卿、第一、權中納言實宗卿、第六、參議左近中將通親卿、第三、參議左大辨經房卿、第五、參議右大辨兼光卿、第八、襄帳之間近將起、宸儀始見之時左中將公時朝臣稱警蹕、即居、典儀少納言賴房、第三、少納言稱再拜、贊者次可承傳之處、同音稱之、內辨類各仰、外辨再拜、此時近將不起、宣命使實宗卿宣制、進出大納言列上、揖後北向之間、左將兼宗朝臣以下起、是退入、右將雅賢朝臣同起、顯家以下不起、失也、但實教、實明、實保早以退入、宣命使過大納言列、乍向南揖、東向之時將等居、式兵鼓人各一人賜位記拜、外辨實宗、從二兼光位、從三、等卿、右侍從隆房卿、從三、雖加階不加敘列、垂帳之時近將起稱警蹕、左將上薦不候、仍兼宗朝臣稱之、于時右中將雅賢朝臣更居、事了退出、于時未及乘燭、天皇雖有胡床、不稱之、

還御後房之後頗令六借御、仍及亥時還御大內、左少將宗長、右少將忠季下格子、少納言不候、仍右少將顯家朝臣奏鈴、此人歷少納言、仍雖有下臈仰之歟、右少將公時朝臣問名調、今日事左方藏人頭左中辨光雅朝臣、藏人左衛門權佐、右方右少辨基親、藏人治部權少輔親經行事、

參入次將、
右近中將通資朝臣、公時朝臣、不着靴引陣、忽覺、悟、久立持來云々

少將定輔朝臣、兼宗朝臣、

公國、不着下重、他人皆着、不入尻鞆、宗長、入尻鞆

昨日自殿親大理許被示送曰、公國料或人借送尻鞆、虎皮也、近代近衛司皆用竹豹、若竹豹者欲借給、兼又保元度依少年不覺悟、令注置給哉者、予答云、尻鞆無實、保元事詳不注置、但他五位等雖不入尻鞆、貴下不注左右者、若口者、推之今不着之非兼日案歟、亦不着下鞆如何、冬不着之事也

右近中將雅賢朝臣、實教朝臣、
少將顯家朝臣、實明朝臣、
實保朝臣、基範朝臣、
成定、不入尻鞆、伊輔、入尻鞆、

範能、入尻鞆、
雅行、不入尻鞆、
忠季、同、

不參次將、

左中將良經朝臣、

少將基宗朝臣、

隆保、

右中將公守朝臣、

少將成經朝臣、

公衡朝臣、重服、

親能、

參入公卿、

攝政、螺鈿劍、紫綾、平緒、淺履

皇后宮大夫、實房、螺鈿劍、淺履

右大將、良通、平胡露、螺鈿劍、靴

藤中納言、賴實、藤輪劍、淺履

右衛門督、家通、淺履

左宰相中將、定能、平胡露、螺鈿劍、靴

大貳、實清、無文帶、淺履

內辨、左大臣經、三度例、今度始之

禮服公卿、

代隼人正清定、頭章綱不參、

不參公卿、

右大臣、兼、近年不被出仕

中御門大納言、宗家、重服、宗家、所勞、可着禮服之由、被仰下、然而辭申

別當、實家、重服

梅小路中納言、長方、

修理大夫、親信、

前太政大臣殿、

前治部卿、光隆、

前源中納言、雅賴、

前右京大夫、基家、

三位中將、忠良、

左京大夫、清通、

藤三位、賴季、

治部卿、顯信、

前右大辨、親宗、

內大臣、實、重服

權大納言、兼、卅日口无可着禮服之由被仰下

八條大納言、賴盛、

左兵衛督、實守、重服

新中納言、隆忠、

式部大輔、俊經、

前攝政、

民部卿、成範、

前中納言、朝方、

法任寺三位、雅長、

皇后宮權大夫、季隆、

刑部卿、賴輔、

大藏卿、泰經、

右京大夫、季能、

源大納言、定房、第一、

二位中納言、兼房、第一、

大宮中納言、實宗、第六、宣命使

源宰相中將、通親、第三、

左大辨、經房、第五、

右大辨、兼光、第八、

侍從、

左方、

新宰相中將、泰通、第六、

前左馬權頭宗雅朝臣、

少納言重綱、第一、

右方、

右兵衛督、隆房、第七參議、

四位關、前丹波守盛定申所勞云々、天慶右京大夫寬信不參、又安和又有例云々、可尋注、又治曆少納言代定家不參

典儀、少納言有宗、第二、

兵庫頭、

藏人右衛門權佐定長後日來、著^{云カ}禰襦取粹供奉行幸、藏人左衛門權佐親雅又如此、

裝束、

武禮冠、 禰襦、 螺鈿細劔、

紺地平緒、 靴、

隨身、

裝束如恒、 狩胡籙、 藁脛巾、

看督長二人、先々或四人相具之、或又歩行之時不相具之云々、

末額、紅打如額、烏髷

桂甲、以布染黃色、其上書甲板形、其次綠背淡也、件布一幅也、頸ノ入ル所ヲ丸ニ彫テ、件所并甲左右以蘇芳絹四五分許置縁、赤狩衣上着之、其上引布帶、

藁脛巾、

火丁、

冠、 末額、如看督長

桂甲、同

藁脛巾、

已上色目左佐同之、

又曰、主上着御禮服之時定長、藏人宮内權少輔親經持

參之、右大將藤中納言奉整之、還御之時左佐親雅取出之、又曰、前丹波守盛定依不勤仕右威儀侍從恐懼、頭中將通資朝臣宣下云々、八月四日來示、今日宣下之(〇之一)本作云々

又曰、寒帳左方故神祇伯顯廣王女、右方御乳母實清卿室、今般無他御乳母

又曰、雖無劔璽、出御之時內侍前後又立御帳東西、後日左宰相中將^能、光臨被談曰、宣命使宣制三段也、又經式部兩案之間、

又曰、還御之時停御輿、主上令六借給、ノラシロ(〇)一被仰、仍如法經一時、

又大將依立幔外不警蹕、而宰相中將以下在幔外稱之歎、此事不詳、是大將在幔外稱之歎、主上還御之時大將不被候、節會之時大將不候者宰相中將稱警蹕、理之所推可稱之歎、然而先跡不詳、仍不稱之、

又曰、近衛司引陣、寒帳以前不可居胡床歎、為非參議將之時不居之、數剋佇立之由所覺悟也者、

予答曰、此事可然歎、但外辨參入之時諸仗起之由見

元曆元年 辰

元曆元年 辰

八月 大

一日丁巳 天晴、今日釋奠也、傳聞、上卿不參、源宰相

中將、通右大辨、兼右少辨基親、少納言有家等參入、宰相中將着上卿座、行事題云、子庶民、禮序者前越前大

相中將着上卿座、行事題云、子庶民、禮序者前越前大

相中將着上卿座、行事題云、子庶民、禮序者前越前大

相中將着上卿座、行事題云、子庶民、禮序者前越前大

相中將着上卿座、行事題云、子庶民、禮序者前越前大

相中將着上卿座、行事題云、子庶民、禮序者前越前大

相中將着上卿座、行事題云、子庶民、禮序者前越前大

相中將着上卿座、行事題云、子庶民、禮序者前越前大

相中將着上卿座、行事題云、子庶民、禮序者前越前大

相中將着上卿座、行事題云、子庶民、禮序者前越前大

相中將着上卿座、行事題云、子庶民、禮序者前越前大

相中將着上卿座、行事題云、子庶民、禮序者前越前大

相中將着上卿座、行事題云、子庶民、禮序者前越前大

式、然而謂諸仗者大中少將代等歎、著桂甲之將等者備大儀之例、只供奉將為用心召出之心歎、若為此儀者寒帳以前不可居歎、猶可尋申、

又曰、近將引陣事、內辨著帷前後不定、今度先引陣、

今夜兵部少輔能葉宅群盜入、舅入道前肥後守資經蒙

庇云々、

廿九日乙卯 天晴、午後時々細雨、即止、

卅日丙辰 天晴、

元曆第三七月七日書寫校合等了

(野宮本奥書)

左親衛員外亞將藤定基

山槐記 元曆元年七月八月

一七七

路頭不供奉、兼參閑院加列、次將左中將通資朝臣、藏人頭、公時朝臣、少將定輔朝臣、兼宗朝臣、右中將雅賢朝臣、實教朝臣、少將成定、範能、鈴奏少納言賴房、安御與於南階之間、宰相中將立階東方、□□□前昇西邊、開聲戶退下、經階下立階東□□□下格子役左兼宗朝臣、右範能、出御承明建禮待賢門、大宮南行、大炊御門東行、堀川二條東行、入御東門、少納言賴房奏鈴、內侍所渡御、左少將宗長、右少將雅行、藏人左衛門權佐親雅供奉、皇后宮今夜還御持明院、今夜按察入道家二條南高倉東、強盜○以下

二日戊午 陰晴不定、已剋許有火、二條北、堤東云々、
 三日己未 陰晴不定、時□雨、
 四日庚申 陰晴不定、午後小雨、即止、藏人右衛門權佐定長來、
 五日辛酉 陰晴不定、
 六日壬戌 朝間天晴、今日被行女伎位、又義經被下檢非違使宣旨、上卿右衛門督□□而云々、

七日癸亥 天陰雨下、
 八日甲子 陰晴不定、可為大嘗會檢校之由、頭中將通資院宣、申所勞之由、
 賀茂神馬十列、使刑部權少信清者、是籠居之間祈願歟、以每年四月八日可獻之由被申云々、信清欲乘車、乘尻衛府等執無先例之由、信清答無馬設之由、衛口與私馬倚乘件馬向社頭云々、先日左京權大夫光綱可敕使之由被仰、辭退及六ヶ度、倚信清勤之、寬治為房卿為春日祭行事辨下向、為隆為執政家神馬使、顯隆為院神馬、使力以此例被仰、然而古今事異、仍強辭申云々、
 九日乙丑 陰晴不定、
 十日丙寅 天晴、今日有大嘗會國郡卜定事、後聞、秉燭左大臣、源宰相中將、右大辨兼、參陣、附亦攝政被參內、悠紀近江國甲賀郡、主基丹波國多紀郡、右大辨執筆云々、翌日召使持來檢校定文、件文書樣、書白紙、非紙屋紙、非檢校、

權大納言藤原朝臣、

權中納言藤原朝臣、

參議藤原朝臣、

元曆元年八月十日

披見返給之、大納言者予第五也、中納言者兼房第一也、參議者兼光第八也、檢校多者一大納言勤仕歟、第一源大納言定、申穢氣之由、第二皇后宮大夫實、輕服、第三中御門大納言宗、重服至于去月、然而未出仕、第四權大納言兼、申有憚神事之由、何事哉第五予、第六八條大納言賴、無其催歟、第七右大將通、所勞、予近日脚痛更發、尤難出仕、然而上首皆如此、先入定文、猶難出仕者、後日可辭申歟之由、頭中將通資朝臣示送、答可在御計之由了、仍被定入歟、

合、

悠紀、

近江國

山枕記 元曆元年八月

甲賀郡、

主基、

丹波國

多紀郡、

元曆元年八月十日

悠紀行事、

左中辨四位下藤原朝臣光雅、
 主稅頭從四位上和氣朝臣定長、
 主計頭從五位上安倍朝臣資元、
 內匠頭從五位下安陪朝臣業弘、
 右大史正六位上大江國通、
 中務少丞正六位上藤原範重、
 少監物正六位上源賴康、
 民部少丞正六位上藤原業盛、
 主基行事、

權右少辨從四位下藤原朝臣光長、
 大炊頭正五位下中原朝臣師綱、

大藏權大輔從五位下賀茂朝臣在成、
主殿頭從五位下高階朝臣親家、
左大史正六位上中原能元、
式部大丞正六位上高階泰能、
大藏少丞正六位上藤原賴行、
宮内少丞正六位上大江範重、

元曆元年八月十日
又内々有日次沙汰云々、

大嘗會

國郡卜定、

八月十日丙寅、

行事所始、

同廿日丙子、

悠紀主基雜事、

造印、

廿二日戊寅、

用印、

同日、

移卜食行事所、

同日、

月次大祓、

廿八日甲申、

御禊、行事所始九月十七日、廿日、

十月廿五日、

廿七日、

自明日依彼岸可被始行成菩提院御念佛、法皇今夜御幸鳥羽云々、

今夜檢非違使義經召寄出羽守信兼男三人、有示子細事之間、件三人或自殺、或被切殺云々、

十一日丁卯 朝間晴、午後陰、召使持來大嘗會檢校定文、書檢見昨日記予被定入也、披見返給了、去夜左大臣參陣有此定、召使云、來廿日可有行事所始云々、

已奉檢校、仍立神事簡、自今日僧尼重經服之輩不可參入、八月十一日、神事淺深古今不同、人々相異、未存一定、

小野宮右大臣爲檢校大納言、彼記云、

寬弘八年八月十五日、大嘗會檢校下官、

十六日、着釋奠、檢校事召使於廟門告之、

廿三日、行事所始、

九月廿六日、去夜有犬產、仍令立札、今案永不進行事

十月廿四日、冷泉院崩、

十八日、大嘗會行事人不可忌凶穢事、右府定仰、

猶有可忌避之仰、

長和元年六月二日、始行事所之後、行事上下可着

吉服、

四日、權僧正被過、良久清談、

着服綾表衣、無文冠、青袴、下重、純(〇鈍力)色表袴、參内、依可始大嘗會行事

所着仗座、

廿八日、今日法興院入講始、觸穢之上、依大嘗會

行事不參入、

七月廿二日、頭辨云、可被行不斷法華經御讀經之

僧名若可下給乎、予答云、行大嘗會事之上卿可無

便歟、仍待他上卿之參入、

八月廿七日、大嘗會事、從今月專始行雜事、忽祓

清淨諸國之使兩度發遣、又自今月每晦日、於朱雀

門可有祓、若是潔齋之甚歟、

十月六日、今日冷泉院御周忌御法事、大嘗會行事

人并兩國遙授官等不參入、同有事忌、

十一月十三日、今日忌日有所憚不自齋、依忌佛事

於他所行之、

經賴爲行事辨、彼記云、

長和五年四月七日、被卜定大嘗會郡、

十六日、今晚陸奥前司道貞死去云々、余申左大殿

云、右少辨資業可爲服親、假イ大嘗會行事如何者、左

府被仰云、先例檢校并辨等着服之間他人參行、除

服之後如元行之者、今案、道貞者資業之舅也、

五月十一日、着東廳行事所、主基行事右少辨除服

之後始以參着、今案、道貞四月十六日死去、至于今日廿六ヶ

然而外叔父可有卅日服、今雖除服、猶服日數內歟、此事有疑、猶可動也、

土御門右大臣爲檢校大納言、彼記云、
長元九年八月二日、悠紀主基各始行事、補所々
別當、

十月八日、大嘗會檢校下官、中宮大夫替、歸家、此

日令立不可僧尼重輕服觸穢人來入簡、

十日、於殿右衛門督云、忌佛事及服者事今月內不

可然、至來月自朔日至晦日可忌之、但觸穢之氣分

雖非來月內々可忌、右府所被談也者、今案、右府者

衛門督者資平卿也、而小野記、不參法興院八、

請不下御讀經僧名、如此記與資平記相違歟、

廿日、於法成寺被行中宮七々御法事云々、將大嘗

會及御禊等給申也、不參法成寺、

卅日、女房渡給山井院、以大嘗會檢校忌服者也、

又家中佛經等奉送他所、今案、中宮崩、室

爲中宮御弟也、

十一月廿一日乙未、送消息右衛門督、資案內今日

以後僧尼禁忌事、返事云、右府被勤仕伴行事之時、

今日以後不被忌僧尼、但例念誦從來月一日法、

廿五日、前中納言兼入來、依不遇服者先皇謝遣、

十二月一日、此日始念誦、遇僧尼、

大二條殿記云、內大臣、

永承元年十一月一日、從今日不念誦、

大宮右大臣記云、

永承元年五月廿五日、大將殿例觀音供養也、今案、

十一日始行事、依堀川左

大臣于時大納言爲檢校、

六月廿五日、今夜大將殿可渡御安樂寺別當增孝

之房、

十一月廿二日、依可參大將殿、大嘗會奉行上卿後

齋之事先日承之、而何程殊如念誦可行哉、可尋申

關白殿、即參賀陽院申此之旨、御返事云々、猶今

月殊可被潔齋者、又雖可參院鷹司殿、猶可有其

禪、仍不參、但彼右大臣之說雖不念誦逢僧尼云

云、然而猶今夜不逢也、

經信爲檢校宰相、彼記云、

治曆四年八月八日、被定被告御信由山陵使云々、

大外記爲長相示仰之由、示不罷出之由、僕答云、

大嘗會檢校事山陵使定文可有憚歟、爲長然者、僕

罷出了、

十六日皇太后宮大夫被問云、誰可被參行啓乎、僕

答云、大嘗會檢校者其憚可候、彼宮御生服

者御故也、

爲房記云、

寬治元年七月十五日、法成寺孟蘭盆、諸大夫寄人

等奉仕雜役、民部卿經信云、行事官不可入堂、於

寄人者臨期可潔齋者、

爲隆爲行事辨、彼記云、

天仁元年八月十一日、參堀川院、中宮雖御出家

人、不可憚之由、戶部後被談之、凡僧尼又被入門

內、念誦不憚懈、九月以後殊可被潔齋者、然而於下

官者只自奉行日忌也、

廿七日、今日荒見河解除、自今朝殊又潔齋、取髮

上之護沐浴、又致私祓、

十月十四日、參殿下、被仰下研學聖義事、予奉仰

遣長者宣於權僧正許、

十一月廿九日、御堂御八講初日也、然而承齋院行

事不參向、今案、不謂大嘗會行事、行

會事許不可忌之由有歟、

中御門右大臣爲檢校大納言記、

保安四年六月廿八日、從攝政殿給御消息、法成寺

塔、此左大辨爲隆往年爲遠江守之時、任遠江所造

營也、未修功、依爲本功人造營云々、予進返事云、

十一月大嘗會以後可造營畢之由、可被仰歟、

右粗勘見舊記等如此、小野右府案、六月憚參佛寺、自

八月有大祓、潔齋之甚歟云々、中御門右府案、自承檢

校之日立神事簡、而十月卅日忌服者出佛經云々、前後

似不相叶、又同記資平卿說、小野右府十月以前不忌佛

事服者云々、而彼右府憚參法興院、又相違彼記、大宮

右府案、十一月許忌佛事歟、雖經信案八月以前忌服

者、俊明案九月以後可潔齋云々、中御門右府案、八月

憚造營事、爲隆案自奉行日潔齋、而荒見川祓日撤髮上

之護云々、前後不相叶歟、予兼不尋知此事、先只自聞

其告之日立以神事簡、叶土御門右府爲隆卿等案、然而

依不審、今日以後雖止念誦、猶不奉出佛經於他所、髮上護膚腰不付身、奉懸居所、傍親僧尼猶在家中、又僧入自小門、於外邊謁之、而於例講者於西隣令行之、未存一定之間、有駁班之義也、是又叶彼土右爲隆之所爲、雖古賢如此歟、又々相尋先達、且隨近例、可進退也、又將服者除服了、在家中大嘗會御禊除服供奉有例、又有候于廻立殿之例、於十一月者一切不禁之、兼日未案得、抑大嘗會潔齋元三月也、而大同三年改爲一月、仍被載延喜式了、其外更不可忌歟、然而古人奉行入其心不同歟、難一定、又九月一日先人同七日母堂遠忌也、此事難默止、小野右府十一月有忌日、況於九月雖存不可憚歟之由、先賢案不同、不可不申此子細、仍達頭中將之處、忌日當日之外不可憚云々、老後數月懈怠念誦雖可爲歎、和光有憑、不可辭事也、

十二日戊辰 天陰、午後雨、頃之止、九郎判官義經發向伊勢國、爲伐出羽守信兼云々、一昨信兼三人殺害、依此事云々、

十三日己巳 陰晴不定、外記史生持來擬階奏文、加署返給、列見及六月、隨于今延引也、今夜大宮中納言宗加階後去月廿四日、着陣、前驅二人、五位一人、六位一人、左少辨兼忠、藏人左衛門權佐親雅下吉書、大辨不參云々、

藏人源仲國從事吉書可下大宮中納言、宗、而着陣之後退出、仍不下之、若持向里亭歟、內藏人頭雅隆朝臣以陪膳伊賀前司賢泰左近大夫家補、相具仲國云々、

十四日庚午 天陰、午後雨、即止、秉燭後頭左中辨光雅朝臣送書曰、大嘗會行事所始來廿日可候之由、陰陽寮內々令申、每事可參啓之由存思給、而可有御辭退之旨忽承、隨仰可參拜者、答曰、行事所始廿日之由承了、日時事或兼日、或當日勘申歟、於今度者當日可定申也、所勞猶不快、雖一日延日之條、大切爲加療治也、又當日定有吉例哉、但、若預有議哉、未承子細、于今依不及出仕、雖申其旨、猶被定入了、相構欲參陣、任先例可有沙汰、兼日強無可承存事歟、且又於陣可承也者、抑如此事、上卿可尋辨歟、然而近代諸事職事辨官皆存知申

上、仍日來不尋也、此人悠紀行事也、權右中辨光長朝臣一昨日尋送奉歟之由、彼人又立主基行事云々、放生會、上卿以下參向云々、上卿右衛門督家、宰相修理大夫、親辨右少基親右近少將定輔朝臣、右近少將伊輔、左衛門藏人權佐親雅、右衛門佐隆雅、左兵衛佐代右兵衛佐仲經、上卿前驅五人、隨身負狩胡籙、共三人夜陰下向、卒爾儀云々、宰相前驅二人、定輔朝臣仲經兩息各駕新車、扈從侍濟々云々、

子剋許近衛末北、件所也、任大臣、所小路西大宮、後被坐此所、、云々、翌日以使者訪申之、或人曰、亭主息中將公守朝臣侍從公嗣偏存強盜入之由、隱板敷下、火燭已懸其上、侍男共求亭主、不被見、成此疑、放聲呼非強盜之由、仍匍匐出板敷下、步行被向菩提樹院公衛少將宅云々、

十五日辛未 天晴、送書札於右大辨兼、許、返報曰、今來月有難從神事、仍辭申事檢校了、

已剋許、內藏助晴綱來、可下向放生會、未賜宣命云々、

申剋許、攝政神馬一匹乘尻馬十匹置平、文移、、過予門前、衛府等乘私馬、下向八幡歟、

後聞、放生會存式、極樂寺座勸益有二獻、隼人正清定持參盃、民部大夫某宰相、取瓶子、止三獻、相撲十七番、第十四番只一人右勝、第十番間立柱松云々、

十六日壬申 天陰、午後時々雨下、兩將依御念佛番、今曉參菩提院、

十七日癸酉 風雨殊甚、臨夕陰晴不定、風止、

十八日甲戌 陰晴不定、召使來曰、來廿三日可被立御即位山陵使、可參陣者、答曰、依爲大嘗會檢校不能參入者、

今日烏羽御念佛結願也、傳聞、權大納言兼雅、直衣、、八條大納言賴、民部卿成、前源中納言雅賴、直衣、、前中納言朝方、直衣、、右衛門督家、五條中納言宗、修理大夫信、左宰相中將定、源宰相中將通親、直衣、、新宰相中將泰、直衣、、左大辨兼、兼光、束帶、此人、、右大辨兼、兼光、束帶、此人、、大貳實、治部卿顯、參入、御布施省略、各六人直垂云々、

法皇今日自鳥羽令參清水寺門云々、是每月事也、

十九日乙亥 天陰、明日可有^{給歟}大嘗會行事所始、當日可

勘申日時也、爲吉時以前參陣、昨日相尋頭左中辨光雅

朝臣、悠紀行事也、國郡卜定日內々相尋日次之間示送、仍問吉時也、返報未來之間、又彼辨

送書狀尋參陣剋限、問答此子細、相次返事到來、曰、兼

日不及尋日次、就此仰早相尋明日可記之歟者、今朝又

頭辨送書曰、明日午申爲吉時之由、濟憲朝臣內々令申

者、又曰、行事所始吉時、先例或勘兩時、或載一時、吉

例猶不同、今度何樣可候哉、仁安三年於陣有其沙汰、

被書改之由覺悟、事次蒙其定可存知者、答曰、明日午

剋可參陣、吉時事今度被用何年例哉、可隨後年例哉、

委細於陣可申承者、

權右中辨光長朝臣行基送書曰、明日御參陣何時許候

哉、地下辨無所于容身、脚病大事罷成、行事不堪佇立、

仍剋限可參內候也、又々請奏日時等自行事所更可持

參御第、後々巨細書等蒙御免、以書狀可進候、出仕方

計一切不候、連々難罷行、御邊事存藝之內、兼定上尤

奇怪、又々請奏日時等之中、奏書并上宣等文只可籠一

懸紙歟之所見候、而奏書加禮紙、上宣文又可加別禮紙

之由、式部大輔後經去々年被申候、可然歟如何、又々

主基風俗所領預親能羽林可定入之由案候、又如何者、

予答云、明日午剋可參陣、又行事始以後巨細書以書札

可遣也、又有子細之事、以夫可被示送、請奏日時等懸

紙事委不知給、但同時被覽之時、雖籠一懸紙何事之候

哉、風俗所領事尤可然歟、但可依近例、通家雅賢朝臣

等之時如何、委細於陣可申承者、

召使來問明日參陣剋限、午剋可參之由仰了、右大史中

原能光主基行事左大史大江國通來、問明日參陣剋限、

仰午剋可參之由畢、

廿日丙子 陰晴不定、今日大嘗會行事所始也、予爲檢

校、仍今朝沐浴、不及解除、爲令勘申日時、未始剋參

內、閑院、前驅二人、盛房邦長等也、盛房輕服日數內也、然而除服已了、仍相具之、直着端座令敷軾、召

頭左中辨光雅朝臣悠紀、仰云、大嘗會行事所始日時、辨

退歸、即持來勘文、有懸紙

陰陽寮

擇申、可被始大嘗會行事所日時、

今月廿日丙子、時申二點、

元曆元年八月廿日 內藏助兼漏刻博士安倍朝臣晴綱

圖書頭兼陰陽博士但馬權介賀茂朝臣在宣

雅樂頭兼助加茂朝臣濟憲

縫殿頭兼頭加茂朝臣宣憲

予披見之、置前辨退、予召官人仰外記宮可持參之由、

而外記不候云々、仍史可持參之由仰之、左大史大江國

通悠紀持參宮、直着軾、召外記常例也、而保安中御門右府彼予

取勘文入宮、付頭辨令內覽并奏聞、予問云、攝政令候歟、答

參行事所之便欲內覽、此事前後相違、強不可及沙汰之故也者、予答頭

上計之由、數刻伺(〇祇)候可無備、雖不穩便、近代之作法也、辨

返下之、予結之、辨仰云、依勘申、予又下辨、辨結

申、仰詞如先、辨退、召史、史跪小庭、予目、史稱唯來

軾、賜宮退入、次頭辨持來主典代文、有懸紙

大嘗會悠紀所主典代、

民部少錄安倍親行、

山槐記 元曆元年八月

太政官史生中原季俊、

左史生中原康貞、

右史生大江忠兼、

元曆元年八月廿日

予披見之返下、辨結申之、予目之、辨退、此文上宣也、

仍不奏、次權右中辨光長朝臣主基行事、地下人、又持來主

典代文、有懸紙

大嘗會主基所主典代、

大藏錄中原久行、

太政官史生藤井俊元、

左史生三善爲職、

右史生高階貞職、

元曆元年八月廿日

予披見之返下、辨結申之、予目之、辨退、予令撤軾退

出、辨已下向官東廳、始行事所事、

今日檢校中納言、兼參議、兼不參陣、先例或參入、或不

然、兼光卿雖被定入檢校辭申、但遂不可辭、今來月依

憚神事云々、成人云、爲修亡室周忌法事云々、仍不被補其替也、頭辨昨日內々示送曰、日時先例或載二時、或注一時、仁安有沙汰、可承存云々、今日尋其子細、示曰、寬治載二時、天仁載一時之處、故久我內大臣雅通、任寬治例可載二時之由被示、仍勘改也者、予問云、今度被用何年例哉、答曰、被用天仁例也者、予又問云、今日於陣覽文何々哉、辨云、主典代文許也者、舊例或加他文、仍所問也、又問云、主典代文隨召歟、進天獻之歟、辨云、先例不定歟、但元注風記申上、令參議被書下、而近代雖無其儀、進天獻之歟者、今日大外記賴業、大夫史隆職參陣、大外記師尙不參、申終廻兩辨、共取笏、權辨侍一人相率來、予着直衣冠、出客亭之後、頭辨副文於笏着座揖、即進來予座前、置笏授文於予、予取之置座前板、解結緒返置、披懸紙、推文於右方、一々取之披見、

一通、請印四面文、悠主基各文印一面、木印一面、兩方辨史加署、
一通、請正稅額二萬束文、兩方各一萬束、兩方辨史加署、

爲、行事所始時尅有限、仍着行事所之由可被申歟者、辨退、
權辨又副文書於笏直來予座、問在便所、授文於予、予披見之、
一通、請正稅額二萬九千五百五十束文、
一通、請錢米文、一方辨史加署、米書標不似悠紀方、並紀者米二百斛、白百斛、黑百斛、如此書之、主基者白米百斛、黑米百斛、如此相並書之、
一通、請雜物文、一方辨史加署、書標如悠紀、
一通、主基所可爲行事所諸司、大炊寮丙合、一本御書所乙下合、
可爲小忌院諸司、左膳職東院乙下合、左(○右)近衛府丙合、
可爲小忌并諸司、大炊寮乙下合、左近衛府丙合、
神祇官人三人、大副卜部兼友、權少祐大中臣有能、皇后宮宮主直是清加署、
一通、主基所可採大嘗宮料材木山、山城國宇治郡丙合、丹波國桑田郡乙下合、
可蒞萱野、山城國宇治郡栗栖野丙合、攝津國島上郡水成野乙下合、

一通、

悠紀所可採大嘗宮料材山、山城國愛宕郡栗栖野乙下合、伊賀國名降山丙合、
可蒞萱野、近江國蒲生郡蒲生野乙下合、攝津國島上郡宿文野丙合、
可採瑠尾琴料材山、大和國吉野郡吉野山丙合、近江國高島郡板倉山乙下合、
可採柏山野、河內國交野郡植(○)柏(○)原村(○)才(○)无(○)丙合、近江國高島郡美屋野乙下合、
加署同前、

已上十通籠懸紙一枚內、卜文二通卷籠、日時二通卷籠正稅額歟、尤結中、
加元結之返授辨、辨欲結申、予止之省略也、示可被奏之由、予又々奏聞之後直可被下也、又々此內有上宣文歟、辨云、皆令奏也、予曰、先例分別歟、但可依例也、予又示曰、自今以後細々事以書狀可示送、若又多子細、以史可被示也者、辨曰、參入不可有煩、事罷成未無其暇之時、可存此仰也者、又曰、日時爲內覽、以參行事所之便參攝政殿近衛室之處、渡御五條亭、東洞院仍參行事所、未覽日時、今可覽此文書等、同時覽日時之條不叶先度之案、於今者顯然可申子細也者、予曰、於今者何

可採瑪尾琴料材木山、攝津國有磨郡有磨山乙下合、
丹波國船井郡山乙下合、
可採柏山、山城國乙訓郡大原野乙下合、
丹波國桑田郡野山丙合、

加署同前、

已上五通籠懸紙一枚內結中、

兩方辨史加署文三通、日時勘文二通、悠紀辨覽
之、仍其外各別文五通所覽也、

如元結之返辨、辨欲結申、予又止之、并昨之談雜事、
去々年大嘗會爲左少辨行悠紀事、三分之二沙汰了、而
依兒光玄阿闍梨事不遂行事、今又昇中辨爲主基行事
者、又曰、式部大輔俊經卿爲辨官之時爲行事、仍相尋
奏書上宣文之處、於行事所々令勘之日時并卜定等、皆
爲上宣之由所申也、實案此事、可爲奏書者、何於陣不
勘之哉、而相尋大夫史隆職之處、皆爲奏書之由所申也
者、予曰、大卿說其理相叶、寬治八年小野右府爲檢校
大納言之時、奏印并正稅稻文、不奏行事所始并主典代
文、於陣所勘之日時猶不奏、況於他日時哉、然而於件
日時者其後皆奏之、又他事只可依近例也者、予問行事

所始次第、答曰、官東廳顛倒無實、仍立幄、間數如本、北第
二間東上面敷檢校三人座、其南東西相對敷辨座、
悠紀東、其南同相對敷史座、其南橫切東西行敷主典代
座、其南同東西行敷書手史生座、主典代座東頭西面敷
悠紀官掌座、同西頭東面敷主基官掌座、史生座西頭
敷召使座、南砌敷使部座、主基史座下南敷陰陽寮座、
同辨座後敷神祇官人座、頭辨入東方着座、光長入東
面南第二間、可有月經座末着西座、是承保元年隆方朝
臣用此路也、而天仁雅兼卿爲主基辨入東廊戶、自西面
着之、爲寬治例之由執之云々、其後人々所爲大略用西
面敷、然而用隆方例了、兩方着座了諸司兼居饗、大膳大
飲造酒
勤之、分行事所、先一獻、次成吉書、召硯筆墨等、大宣旨、
此○件書不覽上、之後國司職之、次二獻、下文等事、次三獻、申了退出、
卿、自行事所下知、此○件書不覽上、
頃之稱可參殿下之由退、抑予示頭辨曰、主基方可奏之
文、悠紀辨可奏給歟、至于內覽者、各不可有妨歟者、頭
辨曰、辨官皆奏文事也、何可然哉、予曰、權辨爲地下之
故也、寬弘左中辨朝經殿上辨也、右中辨重尹爲地下

辨、小野右府被命旨如此、但今爲幼主不可及御成敗、
只存其旨許歟、又有限可奏文可有其儀也、頭辨說此
事、同可示權辨事也、而忘却者也、臨晚二位中納言被
送書云、今日參陣之處、陣中寂寞、事已了云々、且遺
恨、且懈怠之所致也者、予答曰、無殊奉行事不可參之
由、被仰之旨、召使申之由、於陣頭辨所申也、隨尅限漸
至、仍終其事了、尤爲恐者、

今朝皇后宮權大進家實示送攝政御消息曰、來廿四日
有上表、參哉者、申承了之由、又申剋許攝政御使持來
示同旨、申可參之由、

廿一日丁巳 陰晴不定、左大辭房示送曰、故左馬頭義
朝首賴朝朝臣去頃申賜云々、件首于今在囚獄云々、
後日算博士行衛來語曰、今日攝政被始置文殿、以近衛
亭隨身所爲其所、立臺盤二脚、居飯菜各三種、皇后宮
權大進家實東帶、爲別當、助教師直爲開闔、無覆勳、本自
不置此職、
算博士行衛、主水正良業、已上三人散位信成、不參、外
衣冠、筑
前介師親、衣冠、雅樂助公邦、不參、學頭隆賴孫、
勸學院學生云々、左衛門大志

坂上明基布衣冠、可着束帶也、別
當昨日許之、猶召仕之、爲衆、雜仕女有二人、盃酌
三獻、雜仕一人居盃於折敷持來、今一人取銚子、次明
基書着到、又押張文、書別當以下各姓名、書
不被下名簿、初
度如此、仍不進名簿、於後々參之輩進簿被下也、初度
七人被召之例也、紀傳公邦爲文章生、明經師直、良業、
師親、算行衛、明法明基、于時博士章良
基廣不被召、近習者一人先々在
此內、即信成也、家實着端座、不依位次先取盃、家實
曰、祖父入道長也、爲別當之時不着之、依爲大辨歟、
今度依實範教宗例所着也者、衆等三々日參入、或又
不參、抑攝錄以後六々年于今不被始文殿、希代事也
云々、

自修理大夫許被送使式部大夫
實家云々、曰、今年可獻五節舞姬裝
束、調給哉者、賜注文可調獻之由答了、

廿二日戊寅 陰晴、已時許權右中辨光長朝臣以左大
史能光示送曰、只今參院并殿下之間、印字樣且所覽也
者、勘文二通籠懸紙一枚、入覽筥、

勘申主基所文印事、

主 莖

限 莖

依官 宣勘申如件、

元曆元年八月十三日 書博士中原季重

勘申主基所木印文事、

主

右依官 宣勘申如件、

元曆元年八月十三日 書博士中原季重

披見之返給、答早可被下之由、此文上宣文也、抑左大史可爲悠紀行事、右大夫可爲主基行事也、而今能光爲左行右、相尋子細之處、申云、左事大夫史可行也、而故障間右大史國通行左事也者、抑如此文書辨持來可覽也、而先日內々有示旨、仍或以書狀可被示之由答之故也、此事自昔有緣無內外也、

午剋許頭左中辨光雅朝臣持笏、衛府一人在共、來、予着直衣冠、相逢、辨覽印勘文一通、籠懸統一枚、

津材木點定之時印彼木也、近代無點材木事、仍此印不中用歟、然而猶同影之、文印者小、木印者大也者、件印之云々、

又曰、自國郡卜定日、家中立神事簡、止念誦、渡佛經於他所、但本自居住之厄不出之、自行事所始日、每日召陰陽師解除、月水女房殊忌之、自障出來之日過七日令歸入家中、若又引過七ヶ日者、月水止了過三ヶ日令入之家室者、移居他屋不出之、旬日并爲事日不見僧書札、輕服人除服之後、雖服日數之內、在家中不憚之、是皆隨神祇權大副卜部兼貞說也、故大納言入道光、問兼貞父故神祇大副兼康、入道雖爲悠紀行事、一切無記錄、仍思先跡問兼貞也、所召仕之雜色重服、此事都忘却、行事所始日相具之、罷歸之後鼻血出、取者久低如御教書之非常有此事、然而當潔齋之時成不審之處、思出此事、忽問兼貞之處、申云、可解除也、但件雜色不入門內、路頭相具之、不可有憚者、凡神事之體兼貞說頗違大副兼友說、殊忌之云々、

勘申悠紀所文印事、

悠 紀

所 莖

右依官 宣勘申如件、

元曆元年八月十三日 書博士中原季重

勘申悠紀所木印、

悠

右依官 宣勘申如件、

元曆元年八月十三日 書博士中原季重

披見之返下、辨欲結之、予止之、令省略也、予云、早可被下者、辨曰、先日可移兩方行事所、悠紀可用陰陽寮、主基可用一本御書所也、而近江國鑿并鋪設等頗可及遲遲云々、仍忽不急着者、覽以談雜事、辨曰、此印字以吉時於東廳行事所今日可令彫也、而隆職宿禰內々申云、近代內匠寮皆爲銅細工、彫木事不得其骨、仍兼令佛師彫也者、又曰、文印者印行事所文書等也、木印者如津

又曰、小忌院事悠紀可用大膳職西院、主基可用同東院者、

予問云、撰申本文并讀和歌事、若被仰下哉者、答曰、粗雖申出、未被仰定者、

予問云、阿波國荒妙神服事、平家在四國、仍往反不通、又鎮西不通、有限事等如何、辨曰、此事尤可有沙汰事也、未及文書沙汰之間、未注出、委注出可經御覽也者、

予又曰、近年天下逆亂、不通國々甚多、有限神供等之外、如御調度或止或減、減方尤可然上計可被申定事歟、辨曰、尤可然事也、文書沙汰之後可申定者、

今日移行事所儀可尋注、去廿日行事始者於官東廳行之、兩方行事官共着之、所司設饗、至今日造印了、請印之後兩方行事出官東門、相分各着行卜定之行事所、悠紀陰陽寮、主一本御書所、卜食國說鋪設居饗饌也、一昨權辨曰、近年諸司大略無實、左近府爲先度之行事所有憚、大炊寮去年亂逆之間皆被壞取、中歟事柱許如形立、仍點一本御書